

北

方

丰村

紙張 1.00
售價 0.40

叢文興中

方 北

著 村 豐

行 即 社 版 函 興 中

目次

回爐貨·····	一
爺 爺·····	三七
單心眼的人·····	九四
望八里家·····	一三二
北 方·····	二〇二
區長的兒子·····	二七〇

回爐貨

「叫俺「回爐貨」？呃，隨他們叫吧！朝京，俺是不好惹是非的人，俺反正啥話也不說，這種世道，嗨！……」

「這種事，你不要太在意它，家富叔！」我趕緊打斷了他的話。我看着堆滿在他臉部的惱怒的情緒，我知道他是傷心了。他的滿臉鬍楂子的縫隙裏發着石青色，兩隻好像癱呆的眼睛的周圍，現出了兩塊陰暗的痕跡。他那抓着旱煙袋的粗糙的手，痠硬地搖擺着。我繼續向他說：「同志們好叫混號成了習氣，隊長的混號不叫「鐵磨人」麼？這是常事，在這裏哪個同志都有個混號呢！」

「同志們？」在他那張大的眼睛和倔強的語調裏，我知道他一點不肯相信

我的話。「你在這裏年巴半年啦，都熟識了！俺來這游擊隊還不到五天，俺認得誰？俺跟誰連一句家常話也沒有說過，俺還能跟誰算是啥同志麼？」

「算同志！」我用着平和的慢長的聲音說。「在抗日的隊伍裏面，認識不認識都是同志咧！家富叔，同志這稱呼比啥都親密，比自己家裏人也親熱得多哇！」

他搖了搖頭。旱煙袋從嘴上拿下來。

「你說那，朝京，在咱老王灘村裏，有誰說過俺王家富一個破字麼？誰不知道俺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俺到這裏沒過五天，俺可落個「回爐貨」，嗨，當兵的人啊，嗨！……」

他搖着頭，繼續不斷的嘆息，截斷了他的話。他的眼皮重甸甸地拉下來，緊緊的扣着臉面沉默了。

「這可不帶惡意，家富叔！」我解釋着。「在同志們可只是爲的開開玩

笑，跟咱村上叫這個混號不是一個意思咧。」

「隨便說吧。」他來不及拿掉嘴上的旱煙袋，牙齒縫裏急急的透出模糊不清的聲音。「俺不管當兵做莊稼，俺可總是守本份。只有那些浪哩浪當的人，才真該回爐燒二火咧！不是麼？沒有正經心眼的人，才真該回爐燒燒咧！」

「擔在我身上，家富叔！」我想不起更好的話向他解釋，「這可真不是罵人話，難道你連我也不信麼？」

「嗨，不怨你，朝京，不過誰有心罵俺，就是罵他自己，罵他的先人哩咧！……」

他抹一把鼻涕抹在牆壁上。無光無神的眼睛閃爍了一陣。頻頻地輕微的搖着頭，他就和往常一樣，坐在牆根底下了。他把軍帽蓋在膝蓋上，兩個眼珠子沉落到懷裏，旱煙袋咬在嘴裏不放了。

他是一個非常沉默的傢伙，而且，近幾年來，在他那深沉的沉默裏面，充

溢着濃厚的傷感。他那鋪滿了一層灰塵的青鬚楂子的大臉經常緊鎖着，拚命的咬着煙袋，吸着煙。他總是孤獨的坐在樹根下或者牆角裏，像打瞌睡似的呆坐半天，他連眼也懶於動一動，或是睜誰一下子。

在我們老王灘村裏，王家富着實是一個老誠人物，老誠到能噙着嗓子吃許多虧，也不和誰打架吵嘴，對人又是那麼原始的誠實而坦摯。在過日子上也是一把好手，不用說，對於莊稼活，他是永不會厭倦的「老拿手」。

他對生活，是個十分容易滿足的人。他常常似乎很得意似的對別人說：

「您說咱，咱這少地沒土的人，還敢想踏花門？一天到晚有莊稼活做，一年到頭有稀飯喝，這就算好啦！這咱還算有福氣哩，爲人不能沒個够，不是麼？您說？啥是福氣呢？啥是福呢？……」

「有吃有喝就是福咧。」他每每接着反複的解釋着。眼睛閃爍着生動的滿足的光芒。心滿意足地輕輕咳嗽幾聲，用袖頭擦擦眉頭和嘴角，乾笑得發顫的

聲音又說下去：

「不是麼？人還不是爲的吃飯做活麼？要不是。一個人活在世上還有啥意思？所以說麼，這就是一個人的福氣咧，福氣可有個啥大小麼？是不是？……」

他在腳板上磕打幾下煙袋，裝上煙，就沉思地咬着煙袋，慢斯慢斯的吸起來。

「你有牛福。家富叔！你光有做活的福氣。」有一次我生氣譏笑他說，在我們老王灘村裏，我這類人和王家富總是合不來脾胃的。我看他，恰就是一塊「撕不爛的舊棉套」，他看我，是一個不懂過日子的毛頭小伙子，我們在行事上，說話，幹什麼也都弄不到一塊的。

「有活做還不是福麼？朝京？莊稼人沒有活路做，那還算啥呢？有莊稼活做，就不愁有稀飯喝，莊稼人光怕沒有啥事幹！朝京，……」

他嚙着口乾的聲音說着，歪着頭看着我。乾燥的樹枝似的手拿下他嘴上的

旱煙袋，洋洋得意地向我投了個苦澀的微笑。

「莊稼人沒活做，可不算是莊稼人啦！喝稀飯可也沒個指望哩！」

「你說那，家富叔！前年你忙了一年，卻得了些啥東西？你忘掉「小新發戶」把你的糧食逼個淨光麼？去年你忙了一年，可又剩了多少糧食？不是連冬天你想做個小買賣的本錢也沒有剩住嗎？這算是啥好福氣麼？這？」

他悲哀地嘆着氣，搖了搖頭。他好像很惱恨我，他那強硬的然而充滿了哀憐的目光憤憤盯我幾眼，結實的扣住臉面，不說話了。

王家富和我們每個人一樣，無聲無嗅的，默默地生活着。——日月輪轉着。莊稼收穫了又播種，播種了又收割，時光就恍恍惚惚地走掉了。……

在他——王家富那平靜的，自以為滿足的日子裏，他的大女兒梅姣長大起來了，他三十八歲那年，——去年年尾上，他的老婆又生了個男孩子石狼，這件事，正像絃琴的播棒一樣播動着他的心絃，他心的深處堆湧着小小的聽

不見的古玩的聲音。

王家富那不能控制的內心的喜悅，劃破他的沉默而隱藏着憂鬱的大臉。微笑的紋路，像一條一條爬動的蟲子一般，爬滿了他那鬍鬚子永遠黏結着灰塵的臉部。

他好像枯萎的野草遇到了溫暖似的，一身掛滿了生氣。

「這可就算個家啦！」他脹裂着兩頰鬍鬚子笑着。在碎瓦片上磕打着煙袋說。「不是麼？有老有少才算成個家，有了小孩子，大人做活才會有心勁，大人心裏也有個指望，勞碌一輩子可也不算冤呐！……」

「您有福咧，家富夥計！」「小新發戶」底老長工嬉皮笑臉地抓着鬍子，早煙袋打在肩膀上去，帶着預備走開的樣子說：「您老婆可會摸你的心啊，真知道你的心眼咧！……」

「不是那，麥忙夥計！」他的煙袋嗤嗤的響着聲音，兩道青煙從他鼻孔裏

冒出來。「有了小孩子，總算有個靠頭啦，以後可也有了指望啦！不是麼麥忙夥計？……」

「窮指望。」我難耐的在心裏說。看到他那副神氣，我心裏就只想用句話激他一頭冷水，我說：

「家富叔，這你該再多做點活咧！你該給孩子多置幾畝好地咧！」

他興奮的張大了眼睛，嘴角裏的笑紋微微的打着滾動，乾樹枝的手緊握着旱煙袋劃了一個圈子。

「就是咧，朝京！你說咱一輩子捧個稀飯碗，還得給孩子留個做活的門咧。」

說罷，他像記起了什麼要緊事似的，旱煙袋咬在嘴裏站起來，拍打了一陣屁股，在一股飛揚的塵土裏，他匆匆惶惶地走回家裏去了。

平靜的日子被惡性的風雨捲去了。七月的戰爭到來了。這戰爭像巨大的石

頭投擊在坑裏的死水上面，農村被激盪起來了，人心被激盪起來了。

日子像貧血的心靈似的在微顫着。……

夜裏，——一個恐怖而黑暗的深夜，我和王春喜，王年發去路羅鎮參加游擊隊，我們興奮得粗魯的喘着氣，脚步踏得像奔騰似的。在離開村莊很遠的時候，我們竟然遇見了王家富，他嘴裏咬着煙袋，揹着糞筐，腋下夾着糞勺子；他卻在「拾糞」呢。他沉默着，好像他什麼都不看，等我們走到他的身邊時。我譏笑地問他：

「這年頭還夜裏拾糞麼？」

「呃，呃！白天還有別的活做咧。呵，是您咧，朝京！您們半夜三更到那去呢？」

「想幹游擊隊去！」

我回答着，就向前走了。可是，他模糊的嘆息的聲音，卻是跟着我，在我

的耳朵裏飛舞着：

「嗨，年輕人幹事，總是不穩當！……」

我真沒有想到，五個月以後，他也來參加我們的游擊隊來了，而且，當我最初看見他的時候，我受到了很深的感動。以前我對他的心理，完全被眼前他所給我的印象驅逐了，重新佔據我的心靈的感覺，是我非常同情而且愛他。當我抓住他那粗硬的手時，我的心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那是一個黃昏時分，我們游擊隊昨夜襲擊黃榆關完成任務而撤退到崖口莊，天氣非常寒冷。像是虛胖的病臉的太陽剛剛被峯巒的牙齒咀嚼到口腔裏面。糜爛的血紅的雲塊，在遠處的灰天的邊沿上，不斷地擴展着。……

村莊被巨大的山底陰影掩沒了。黃昏，在村莊，原野，和山林裏默默的走着。冷風打得樹枝淒淒發響。

我正在擦槍。隊長帶着一個顫顫抖抖的莊稼人走進院子裏來。那個人肩膀

上掛着旱煙袋，懷裏抱着用藍布包着的一捲東西，他那臉面燃燒得叫人吃驚。

——我正在沉靜地觀察他，辨識着他的面影時，他忽然向我的面前走來。

「你不是朝，朝京麼？你……」

他的聲音使我的心打了一個寒顫。我跳起來抓住他的肩膀，但是我的眼睛不敢和他的目光接觸。

「家富叔，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啦？」

他悲傷的搖了搖頭，嘴巴放到胸脯上去。眼淚水注似的索索的向外湧流着。

「唉！別提啦，朝京……」

我被感染得痛苦了。我的一顆心被湧起的一股酸楚浸埋着，我的眼睛也慢慢的潤濕了。我不能說什麼話。我只能把他的肩膀更握緊一些！

我們淒然沉默着。我凝望着他那伸張的打團的頭髮。

同志們一個一個的跳到院子裏來，把我和王家富緊縮在驚得的「包圍圈」裏。這時候，若在以往，同志們是要七嘴八舌的問一通話的，可是現在，那一張一張的同志的臉，被王家富的神情弄得濃濃的陰沉着，嘴唇像臉面一樣扣得緊緊的，誰也沒有一句話好說似的，於是，愕然的沉默佔領了這個大院子。

王家富低着頭，肩膀索索抖動着，眼淚把他的一個脚尖完全浸溼了。

「老鄉！」一個和他同樣年紀的同志，耐不住地抓抓他的肩膀，帶着啞啞的聲音說。「你可是爲了啥呢？」

他那被眼淚模糊的眼睛望望他，搖着頭嘆了口氣。臉部又埋下去了。他的身子強烈的抖動起來。他的兩腿恐怖似的顫索着。

「你先歇歇去吧，家富叔！」我說。我兩手扶住了他的一條胳膊。「你一定累得不行了吧。」

「不。」他像小孩子一樣強硬的搖擺着他的膀子。「我要見見隊長。」

「你剛才跟那個人就是隊長，」我勸解着。「你啥時候都能夠見他，你願意……」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我們隊長在人圍的外邊就伸着一隻手招呼他：

「王老鄉！你有什麼話，在這兒說吧。」

他扭着脖子，眼睛張得死死的望着我們隊長。他的被淚水劃過的臉部，現着一條條灰色的痕跡。他的兩頰的鬚楂子抽跳着，他好像一個冤曲的孩子看到自己的母親一樣嚶嚶的啜泣起來。

「不要過於傷心，王老鄉！我問你，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呢？」

我告訴了我們隊長關於王家富的家庭情形，隊長問他：

「你的老婆還在家麼？」

「沒有。」他搖搖頭，咽泣着聲音說。

「那末，是叫日本鬼子搶走了麼？」

「不是。」

「是叫日本鬼子殺死了麼？」

「不是。」

隊長微微的困苦的笑一笑，望了望同志們。

「那末，你的女兒是叫日本……」

「哈？俺梅姣，……」

他抽動着肩尖，放聲大哭起來了。他用那路臂的上部擦了擦鼻子，他的嘴

張裂得像一個巨大的瘡口。

「別問他啦，」一個同志說：「他太傷心咧。」

我們隊長彷彿挑起了一絲慘痛的興奮，他扣着那困苦的臉擠進人圍裏來，

站在王家富的身邊。

「王老鄉，你家裏人是全被殘害了麼？」

他搖着頭，用力地閉閉眼睛，兩粒豆大的淚珠擠出來，流在面頰上了。

「別提啦！」

「你是怎麼又來到這個地方呢？」一個同志問。

「嗨，別提啦！」

「這真是個該回爐的傢伙！」一個臊性的同志生氣的說。他擠到人圍的外邊去。「這傢伙是道道地地的「回爐貨」咧。」

被王家富那淒慘的神情所激動而憤恨的同志們，又被他那一連串的回答弄得油滑了。有些同志，簡直就搨發出笑聲來了。

「這傢伙真是吓尿醋啦！」

「真真天生的「回爐貨」。」

「是傷心，同志們！」和王家富同樣年紀的那位同志反轉着臉。他的語調很沉痛。「他一定遭到了很大的難！」

我恐怕同志們的交談傷害了他的心，我連忙問他：

「冢富叔，石狼呢？石狼那孩在哪呢？」

「石狼，你問石狼？……」他的眼白脹出了紅線。他的兩手抖動着他懷裏所抱的那東西，他的腿顫顫索索的移動着，眼角裏淚水又集滿了。明珠似的淚線，在他的黏滿塵埃的鬚楂子上跳爬着。

「俺這一個姣兒子，獨根兒子，……」

他嚙語着，跳跳動動的兩手把那藍布解開：石狼死了！乾癟了。從那潮溼的尿布上，飛散着一股強烈的，刺鼻的臭味。

「你看，朝京！這是俺那兒子，俺那獨根兒子，……」他把那孩子的乾癟屍體送到我的胸脯上。「石狼是死啦！俺一家人都死啦！……」

「唉！」我無法表示似的嘆着氣。「生法埋了他吧。」

「俺這孩子可有啥罪？俺那一家人可有啥罪？可是，都死啦，都死啦！」

『一定替你報仇，王老鄉！』我們隊長說：『你先休息一會去吧，一定替你報仇！』

『俺這仇可大啦！』他顫動着他的全身說：『俺這仇可不能不報一報哇！』

『一準報！』幾位同志說。『把日本鬼子打跑他……』

第二天吃過早飯，我和王家富到曠野裏去閑走，那時候我才知道他那剛滿十五歲的梅姣被日本鬼子輪姦死了，他的老婆被日本鬼子輪姦，把大腿骨弄得脫了節，躺着不能活動，就燒死在房子裏，剛滿一歲的石猴，就活活餓死了。——一個整個上午，他啜泣着，說述着他的全部遭遇。最後，他說：

『就這仇，朝京！我還不報！我如今成了個絕門絕後的人咧，還怕啥？』

……

『是的！』我說。『把日本鬼子打不出中國去，咱就對不住家裏人，真也有點丟臉咧。』

「不錯，不錯。」他咬着煙袋點頭。「這話一點不會假，可是，朝京！俺沒有家啦，石狼那孩子也死啦，要不死，你看！……」

「這就是仇恨哪！」我說，我注意了他，他好像又被那慘痛的回憶攔住了。他皺着眉頭，又連連嘆了幾口氣。

「仇恨！……」我看他的興趣是轉變了，他那沉思的神氣對我所說的話並沒有感覺必要，於是，我也不得不改變我的話頭了。「家富叔，沒有家，不要緊咧，日本鬼子打不走他，有家還不是叫他毀壞了麼？」

「是，朝京！對。」他把旱煙袋打到肩膀上去。「俺跟日本鬼子的仇可不能解哩！」

在我們游擊隊裏，王家富是不大和同志們交往和談話的。他總是一個人咬着旱煙袋在田野裏走，有時爬上山坡去，或者坐在廟門上，車棚裏，一袋一袋的吸着煙，茫然地閃着帶滿星碎的光亮的眼睛。同志們看到他時，往往會開玩

笑似的問：

「剛哭過你的姣兒麼？回爐貨？」

「老兵莠子！」他心裏罵着。可是，他總是裝着沒有聽見，那麼惡心惡意地瞧那同志一眼，仍然咬着自己的煙袋，煙鍋常常吸得噴嚏響。

他一個人在我們游擊隊裏生活得很孤單，可是，這在他，彷彿絲毫沒有這個感覺。對於同志們，他心裏卻劃着一個鮮明的界限：他把同志們分成了兩大類，第一類，自然就是他心裏常常罵着的「老兵莠子」；另一類，就是和他自己一樣的老實莊稼人。對於前者，他不敢而且不願意和他們交往的，他心裏好像永遠懷着敵意，他用着白眼和沉默歧視着他們。後者一類，雖然還覺得他們合於他的脾胃，但是，別人都是那麼歡、樂、嘻、笑，而他，心裏卻老像壓着一塊大石頭，臉面緊得笑也笑不開似的，所以，仍然是很少談話。

「吸袋煙，拉拉吧，鄉親們！」他有時候開朗了他那沉默的臉，淡淡的笑

着說。「你鄉親叫啥呢？」

「我叫宋全福，王家富同志！」和他同樣年紀的那位同志答。和他表示着極度的親熱似的。

「哎，我記性不好，宋全福同，同志。」他微微漲紅了臉。「咱們拉拉家常話吧。」

他說罷，把旱煙袋咬在嘴裏，又沉默起來。他袖抱住兩手，上身挺到牆壁上。兩隻眼睛茫然地閃着，沉思着。嘴唇是那麽撲撲的吸着煙，青煙直從鼻孔向外冒。——半響他不說一句話，也不着別人一眼，帶着一副自在自得地忘記一切的樣子。煙鍋在煩燥的，噓噓的響個不止。

「這年頭要不打仗，莊稼人不是滿好麼？」話句和他噴出的青煙一齊吐露着。「這一打仗，莊稼人可放着地不能種，這還算個啥世道麼？」

「這是日本鬼子逼的啦！」宋全福同志說。「日本鬼子不逼咱，現在不快

下手春耕地麼？」

「呃，是，是。」他兩手匆忙地從袖子裏拿出來，十個手指播弄着。他皺着眉頭停一停說：「大後天是「打春」，這日子過得真快咧！俗話說過：「立春一過，麥生心」，以後，麥子要大長起來哩！」

「自古就唱着「打春四十五，小孩光屁股」，天氣不久就要熱起來啦。」
「那是不會錯咧，半月一節氣，過了「打春」就是「雨水」，一到「雨水」莊稼人就該向地裏送糞咧，這眼看就要忙起來啦。」

說着，他把旱煙袋掛在肩膀上站起來。伸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大大的呵欠，兩手擦着眼睛走開了。他帶着蹣跚的步態，邊走邊說着：

「眼看就要忙起來咧，……」

這天，夜已經相當深了。陰沉黑暗的院子裏，風撕打着用桿草所堵塞的窗洞，樹枝啾啾的叫着。——夜是十分淒冷的。

就癱號吹過好一會了，有些同志已經打起燥響的呼嚕來。可是，王家富卻摸索着又爬起來了。他碰撞得我不能安心，我問他：

「你又起來幹啥咧？」

「我出去看看。」他小聲小氣地說。「我看一看就回來啦。」

我沒有理睬他。我翻了一個身，用盡心力想睡覺，可是，當我感到模糊着向夢鄉邁步的時候，王家富又把我撞醒了。我心裏燥得正想質問他，他那接近我耳朵的聲音卻在響了：

「你還沒有瞌睡麼？朝京？」他的聲音壓在噪眼裏，沙沙作響。「你也睡不着麼？」

「不是你，我早睡着啦！」我厭煩地說。「你把我撞醒了兩次咧。」

「嘿嘿，你不知道今天是「打春」麼？」他頗有點高興的樣子。「天陰得厚實實的，我看能不能下足雨咧，俗話不是說過麼？「春雨不下難活」，今晚

上，我看還靠譜咧。」

「靠譜就好，」我說。「快點睡吧。」

我翻個身，把頭埋在被子裏睡着了。可是，忽然一支尖利的聲音把我醒驚過來，我帶着酸澀的眼睛，正要坐起來看個究竟時，王家富在我的身邊大聲大嗓的叫着，彷彿一個快活的孩子似的唱着鄉曲子：

春雨連三場，

種罷穀子種高粱；

棉籽入地不會錯，

種瓜種菜好生秧。

春雨……

同志們都驚醒而忿怒了，大家制止着他，他就慚然鑽進被窩裏去。但是，等大家剛剛平靜下來，我的眼皮沉重得又想瞌睡的時候，王家富在被窩裏叫着

悶壓的聲音，仍然小聲唱着：

「春雨連三場，莊稼不用忙；……莊稼人可不愁沒有飯吃咧。」

「你怎麼還不想睡？」

「睡不着，朝京！」他伸出頭來說。「今晚上，不知怎麼老是睡不着咧。」

「可是，那你也該吵叫。」我說。「這裏跟在家可不一樣，在游擊隊裏，睡覺就是睡覺，不興亂。這也是咱們的紀律吶！」

「哦，我不響聲啦！一準，……」

第二天，晨曦剛剛漾進了屋子，王家富就爬起來向外面走去了。太陽爬上屋頂的時候，他才掛滿了一臉歡笑走回來，很高興的告訴我：

「我到田地裏去看啦，朝京！頭場雨就下咧一犂子深，真該是個好年成呢。」

「好是好，」我說。「日本鬼子打不走，咱們可都不能回家裏去種地咧。」

他忽然沉思起來。他的臉部的喜悅，隨着他那茫然閃動的眼睛，一陣一陣消失着。憂鬱和陰沉又昂然地站在他那滿臉鬍楂子上。

「可是，要種地也不難哩！」我趕快解釋着，「我們要多多出擊，保住咱們的老鄉們的收成！打走一個地方的敵人，就可奪回一個地方，可叫咱們的老鄉們好好種地。」

「是麼？咱們要出擊日本鬼子了麼？」他緊緊地追問着我，一時，他的目光裏充滿了生機。

不久，我們的游擊隊就向前推進了。這次，我們是向敵後進發。我們的任務是騷擾敵人，和伏擊敵人的運輸，消滅敵人的小股。

「可真是打日本人去麼？」在行進中，王家富問我。

「這還是鋤田苗的麼？」我笑着說。我看了看他，他的臉色卻十分沉着堅強，他把嘴上的旱煙袋拿下來插到腰裏。擦着手掌說：

「那我見了日本鬼子兵，俺可不能饒掉他咧！」

我們進駐在小牛莊，因為我們進軍的機密，沒有很好的保持，敵人就得到了我們的消息而向我們進攻了。可是，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剛剛休息，王家富就被派去作監視哨，他攆着槍，嘴裏咬着旱煙袋向曠野裏走去了。但，不久，王家富連氣也喘不過來似的，跑回村裏來，我感覺到一陣驚奇，我問他：

「你怎麼這麼急跑回來？」

他的軍帽蓋在腦勺上，鬍楂子上滿黏着白汗粒，軍服的鈕扣解開着。他的氣喘得很響。

「見，見隊長，才說吧。……」

他把嘴張開着。呼吸衝擊得嗓子嚓嚓響。……

我覺得很奇怪，我跟着他跑到隊長那裏去。

他站在隊長身邊並沒有說話。他的臉脹紅着，他喘氣喘得不停地喘着嗓子

咳嗽着。

「王同志！什麼事？」隊長堆滿吃驚的神情問他。

他咳嗽着。用手指指着方向，被咳嗽震擊得充滿眼淚的，眼睛望住隊長不

動。

「你休息一下說吧。」

「兵！」他說。他發喘的喘着氣。「兵來啦！」

「什麼兵？」隊長笑着。「你不是兵麼？」

他着急似的搖着頭。咳嗽了一陣，說：

「日本鬼子兵！日本鬼子兵快來到啦！」

隊長沉着地加以佈置：我們一小隊給敵人以迎擊，大部分的同志繞到敵人側擊他。這樣，我們不但減少了損失，而且，我們意外地獲得小小的勝

「這你算報了仇啦。」戰事結束以後，我向王家富說。「可是，我們的勝利要越多越好咧。」

「那不錯！」他用力吸了一口煙，高興的說。「日本鬼子打不走，咱們的仇恨可沒個了咧。」

「那自然！」，我說。「當然啦！」

這以後，王家富的心裏好像消除了壓力，他的不時出現在臉上的憂鬱，被他內心的喜悅所吞蝕了，曲線似的笑紋鋪滿在他的臉面上。

王家富比以前活潑歡樂得多了，他和同志們的交往和談笑也開始了。在他和同志們的談話裏，他會帶着那鄭重的快活的口調說：

「是啦，敵人可完完全全被咱們抓住啦！」

我們游擊隊繼續不斷地戰鬪着，——勝利着，秋天默默的到來了。太陽的橙黃色的光芒，像閃爍的金粒子一樣照射着原野，原野裏肥熟的莊稼飄動着沁

人心肺的香氣，田土起着年老的暗紅的霧氣。可是，這時候，敵人又向我們圍攻了，我們保衛秋收的任務還沒有勝利地完成，我們就不得不撤退了。

我們星夜「轉進」着……

「怎麼？這是？」王家富疑慮地問着我。「這能算咱們敗下去麼？」

「游擊隊不計較進退呢。」我向他解釋着說。「游擊戰所爭取的是機會，退卻就是要找好的機會，找好的地方，找好打的時候，咱們撤退，可不是「兵敗」啦！」

「對啦！」他油然叫着。「一有機會，我就不能饒他日本鬼子兵，俺算跟他做了死對頭咧。」

我們撤退到馬嶺關駐紮下了。可是，敵人卻緊緊的追縱着我們，而且，東治頭，皋落鎮的敵人向我們實行夾擊，我們很有可能向兩側分散，側擊敵人的尾後。但是，我們在這可利用的地形的條件下，不願意也不能够放棄打擊敵人

的機會，所以，我們隊長就下着堅決戰鬥的命令。

我們連續着戰鬥了三天。在這三天裏，敵人向我們實行了無數次的進攻，但，被我們堅強的守衛所擊潰了。——敵人進攻的威力減殺了。可是，敵人並沒有放鬆進攻我們的企圖，恰相反，卻越來越凶猛，越殘酷了。

今天，敵人向我們據守的前衛陣地的山頭，打了一天排礮，而且濺雜着毒氣彈，黑色的煙柱子在整個山坡上打着滾，消散着……

正午。一陣激烈的戰鬥過去了。我們的同志從各自的掩避處爬出來，帶着一臉憔悴的歡笑談着話。王家富悄悄伏在我的肩膀上，說：

「這樣，可也叫敵人作作難哩！」

「可是，敵人不會放鬆我們，也許，……」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一支巨大的聲音，從乾燥的山石上傳播過來了。這聲音震顫着山野，震顫着人心，震顫着空間……，慢慢地，好像天板上存游的雲

片也被震顛得驚恐似的移動了。……

我們的注意被這聲音捕捉去了。

一片驚愕的沉靜。

「這是啥東西響？」王家富張大着眼睛盯住天空。「日本鬼子還會使啥「法寶」麼？」

許多隻眼睛遙望着閃光的，玻璃似的透明的天空。深湛的蔚藍的天板上，只有幾片小小的浮雲，此外，是微笑的站得高高的太陽。

「一準是飛機，」我說。「可是，也許是帶膏藥的咧。」

「啥膏藥？」王家富追問着。他閃爍着懵懵懂懂的目光看着我。「怎麼算帶膏藥呢？」

「敵人的飛機翅子上有兩個紅點子，好像膏藥，」我的雙眼搜索着天空說。「也許是敵人的飛機。」

「也好。」他說。「我看看它，我看它到底是個啥古怪樣子。」

高高的透明的天空，巨大的聲音在震顫着。這聲音好像是響在每個人的頭頂上，震顫到每個人心裏，起着蹙煩的不安。同志們的臉面上，掛滿了疑慮和焦急。

每個同志都在捉捕着這聲音；昂着脖子，後腦平放在肩膀上。飢餓的眼睛在無底的天空搜索着。

在那小小的一片浮雲的邊沿，忽然一道白光在閃動。那隻昂然飛翔的飛機急降低飛了。

「敵機！」我喊。「掩避起來！」

同志們四散着。王家富仍然站着不動，只有兩隻眼睛在追隨着那機身的白光，轉動着。凝視着。

「不要暴露目標！」我喊他。「敵機在偵察我們咧！」

「我看他能玩點啥花頭。」他強硬地說。他的兩眼不離那機身閃動的白光。

敵機傲然地盤旋的飛翔着。忽然，又一陣一陣響動着焦燥的機槍的聲音。「哦！它豈會打人麼？」他驚奇似的自語着。緊緊地摸索着他的步槍握在手裏。

「你掩避起來，王家富同志！」我們隊長急躁着聲音喊他。「敵機會用機槍掃射你呀！」

「我要打掉它喇，隊長。」他生氣似的說，「我看它是太欺侮人啦！我不打掉它，它真要上天哩！」

金黃色的陽光，滿照着王家富的明朗的影子。他用手把軍帽推到腦後去，目光凝視着敵機閃動的身影，他把步槍端到胸脯上去。

敵機盤旋着，掃射着。一道一道閃動的白光刺射着眼目。忽然，它側着身

子急降下來，低飛得幾乎擦着了左方那個山頭。

「好。」王家富瘋狂的叫着。「有種的照我來吧！」

敵機打了一個圈子，向他直撲似的飛過來。他端着槍洋洋得意地閉住一隻眼睛，向那敵機進行的前方，用着全身的力量打了一槍，他的槍栓還沒有拉開，敵機砂砂的響着破碎的聲音，掠過他的頭頂，掠過一個山頭，身後拉着一條雲霧似的大尾巴，一頭就碰到他身後那個高大的山頭上了。可是，王家富急慌着，繼續向那山頭連連打了三槍。

他驚愕着站了一會，歪着頭望着山頭上那一陣灰煙。

「看你可能再飛回來？」他自語着。又向槍膛裏上着子彈。

我瘋狂地跳了起來，我向那冒着灰煙的山頭處出着神，我的心就不覺歡笑起來。

「打下來啦！」同志們喊。「打下來啦！」

同志們望着敵機的殘骸默笑着。那一對一對被笑雲掩埋的眼睛，不時感動似的望望王家富那驚傻的身影。

我們隊長握了握王家富那興奮得顫動的手，噪眼裏叫了幾聲同志，一時沒有再說什麼。

王家富那鬍楂子的，樸實的，溫厚的默喜的臉部，被笑紋開朗着，他忘記一切似的呆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當天，我們在戰場把敵機的殘骸作了一次小小的展覽，而且，我們在戰場裏作了個沒有形式的慶祝會。

『回爐貨，我們的英雄！』同志們喊他。

他裂着鬍楂子笑一笑。眼睛是那麼感覺滿足地生動。

夜裏。當敵人的排殲的轟擊沉寂了，無邊的暗藍的高空閃爍着無數眼睛似的星點的時候，王家富橫枕着他的步槍，泰然自若地躺在一塊平滑的大石頭上。

面，破裂着嗓子，極愉快的唱着一段鄉土的劇詞：

孤家行兵殺九州，

殺得百鳥把樹收，

往東殺，

我殺到東洋海；

往西殺，

我殺到黑河頭；

往南殺，

我殺到交趾國；

北殺，胡兒敢不投！

.....。

——二十八年秋完稿於蓉——

爺 爺

一

俺爺爺，——那個五十八歲的老「夾榆頭」，到底是參加俺的游擊隊來了。

「很好。」三天以後俺爺爺張着那黃土色帶滿了飯粑的鬍子對我說。他一雙手插在褲檔裏搔着癢。兩眼笑謎得像一塊枯木板上的乾裂縫。「以前我啥都沒想到，哎，以前我啥都想偏了心眼。」

爬滿了俺爺爺眉頭的，像死過的彎着身子的蚯蚓似的皺紋，急忙地向上爬

着，堆着。向眼角邊打着結。

一顆乾飯粒黏在俺爺爺的鬚尖上，窺探，跳躍。

我不願意聽俺爺爺那家常話。我驕傲地向俺爺爺做了一個鬼臉，就慌張地跑開了。……

恰恰半年，俺爺爺就勇敢的戰死了。

一一

橙黃色底陽光，堆滿了一院子。

天氣一發暖，我底兩隻腳就鑽心癢。我腳上的凍瘡還沒好。而且，俺的游擊隊又不斷地打仗，自然，也是不斷地跑路。俺的隊長常說：「游擊隊要能打能跑，會打會跑。」俺的游擊隊也完全做到了。可是，我記得，我底鞋子老是

磨擦着我底凍瘡，常常把我底凍瘡擦破。現在，春天回來了，那笑着，一張胖臉女人似的太陽也站在我們的頭頂上了，我的凍瘡還是沒有好。昨天，我的凍瘡又破了一次。

我想，我的凍瘡什麼時候才會好呢？我的凍瘡一好，我跑路不是更呱呱叫嗎？

我的腳癢透了。我坐在浴滿陽光底屋根底下。

「一定壞事咧。」我一面脫着襪子，心裏不高興地說。「凍瘡一定又黏住了襪子。」

我的左腳的鞋剛脫掉，那五個腳趾就像解放了的甲蟲一樣匆匆地從襪子前頭爬了出來。我的襪子底又爛糟了一塊。腳跟和前腳板都露出了臉，我的襪子眼看就沒有了底。我真不敢脫掉那襪子，一脫掉不但凍瘡會黏得沒有了皮，我的襪子底也要全掉下來了。我覺得我很作難了，我慢慢地從破口裏扒進手去

摸，三個凍瘡咬着襪子。我的脚忽然癢得史鑽心了，我咬着牙關，一用勁，把襪子脫了下來，我的心裏覺得涼了一陣。

哈，在那一脚黑皺皮上，三個血嘴張着。

我真發呆了。當我說不定怎麼好的時候，隊長喊我了：

「崔保慶……小鬼！」

「等一等，隊長！」我慌慌張張。我狠狠地把我的凍瘡看了幾眼。「等我穿上襪子。」

我的左脚熱刺刺的。我搖擺着身子，緊鎖着眉頭走進隊長屋裏去。

「你的凍瘡又破裂嗎，小鬼？」隊長摸着我的頭頂說，大手掌壓得我的帽舌頭吞住了眉毛。「你不要老是摸它，它會好的。」

我翻起眼皮看看隊長的臉。

「我的瘡可真壞透啦，」我撇着嘴脣說。「我的瘡老是沒有一個好的時

候。」

「我要給你生個法。」隊長的兩道眼光掉在我的腳上。「你不要管它。……現在你趕快通知各分隊，下午在關爺廟裏開歡迎新戰士大會。」

我沒有給隊長敬禮，就搖晃着我的身子跑出來了。

「同志們！」我站在院子裏喊得很有勁。「朱隊長說咧一道命令。下午在關爺廟開歡迎新戰士大會。」

我用鼻子喘着氣，又跑到另一個分隊駐的院子裏去。

我跑到第五分隊，迎頭碰見了俺爹。俺爹正坐在那飛着陽光底院子裏擦他那枝日本槍。俺爹不聲不響地看了看我，又低下頭擦起他那枝新得好像昨天才造成的日本槍了。俺爹的工作好像很忙，很急迫呢。

「爹」我幾乎是在噪眼裏喊。我覺得我的噪眼不得勁。「要開歡迎新戰士大會啦，朱隊長說下午在關爺廟開咧。」

俺爹好像很擔心地對我說：

「你要對您爺爺說，叫您爺爺預備好，說不定要叫您爺爺演個說明。」

「我知道，」我說。「我一定……」

我沒有說完，我就好像真看見俺爺爺在演說了。

「一準壞事，」我悶悶地想。「俺爺爺那個老莊稼頭，一準不會演說得呱呱叫。」

我真擔心。俺給爺爺想着演說，去通知另外的分隊。

隨後我跑到新戰士駐的那個大院子裏去，十幾個新戰士都在閉着眼睛曬太陽，有的沒有事幹就疲乏起來，響亮地打起呼嚕來了。

「新同志們！」我驕傲的喊。我的一隻手像演說一樣，不知不覺揮了一下。「要開歡迎新戰士大會歡迎你們啦！」

那些新戰士忽然張起了眼睛，一張乾枯的，紫醬色底臉上，默默地裂開了

幾道繩，米黃的帶着一層黏性的牙板露出頭來。

「喂嘿……」

他們好像不懂。害怕地，乾澀地笑着，都沒有說話。他們都張開的大眼睛把我盯得也起不了一句話說。我的臉上忽然覺得不好受了。

「這些老莊稼人，」我不高興的望着他們想。「他們還不願意叫歡迎麼？」我忽然發覺俺爺爺沒有在這人堆裏坐，我的兩隻眼睛就匆忙的把這大院子掃了一遍。

俺爺爺把一張臉橫放在兩隻膝蓋上，正在屋後那面牆角下好像打瞌睡。

「爺爺一定是納悶哩！」我確定的想。我很快的搖晃着身子跑過去。

俺爺爺害怕似地猛力的跳了起來，傻傻地呆住了。

「啊，啊……」

俺爺爺顫着嗓子笑着，發喘的說：

「噲，小保慶，你把爺爺嚇壞啦，噲……」

俺爺爺抓住褲子搔了搔癢，那隻手又慌張的插進脖子裏去摸起來了。

「爲啥害怕呢？」

「我可覺得是朱官長，朱官長見了白天睡不打人麼？」

「朱隊長不會打人，」我很懂事地說。「朱隊長也不准別人打人，游擊隊裏不准打人咧。」

「呵呵……」

俺爺爺，那一張皺紋臉上重疊的堆滿了笑紋，那一條一條蚯蚓一樣的皺紋打起滾來了。

俺爺爺把摸着脖子的手小心的拿出來，緊緊的捏着的兩個手指放在手心裏，是兩個像熟透的芝麻樣的大蟲子，爺爺很快又放到嘴裏去。

「噲噲，摸！」

「你說朱官長也跟咱莊稼人一樣和氣麼？小保慶？」

「是咧。」我說。我又點了點頭。「下午就歡迎你咧。」

我看看俺爺爺的那張骨頭臉，好瘦呵。黃七七話筒子錯亂地張伸着，額角上伸得很長的頭髮，像凝着一層冰凍一般閃着灰白色，眉毛站在骨棱峻高起來的眉骨上。枯木的眉頭無數的皺紋擠壓着。

俺爺爺那張骨頭臉，忽然高興的跳動起來，一條條的皺紋在爬着。兩條眉毛用力向上推着眉頭，眉頭上的皺摺更擠壓得利害了。俺爺爺的臉完全被那默默的笑紋劃開了。

「還歡迎咧？呵，歡迎咧，呵呵。……」

俺爺爺把兩隻手全插進褲腰裏去搔癢。他底眉頭又慢慢的伸展着，用勁的扭歪了脖子，彎着腰。兩隻乾燥得發黑的眼睛死望住我。

「歡……迎，小保慶！你說歡迎是做啥呢？」

「歡迎麼？」我翻着眼皮想着。「真是老土，歡迎都不懂麼？」我心裏說。可是，我也覺得不好說，我用袖頭擦着眉頭說：「開歡迎新戰士大會歡迎，歡迎來打敵人底新戰士。」

「呵，呵，」俺爺爺咳嗽一樣的，高興的笑着。「一歡迎就給槍桿子扛麼？」

「對啦！」我心裏覺得很痛快地說。「一歡迎，就大家一夥打日本鬼子了呢。一歡迎，新戰士也就很高興，很願意地打日本鬼子了呢。」

「那好。」俺爺爺堅定的說，聲音急促得發喘。「命裏也該扛二年槍桿咧。……噱咧！……」

俺爺爺說着話，又嚔死了一個蟲子。

「爺爺好起來啦，」我很自滿的想。我笑着又望了望俺爺爺的臉色，我覺得俺爺爺又可愛了。

「俺爺爺也能成一個打敵人底戰士啦。」我想。我不覺握緊了拳頭，我的胸脯也慢慢的直挺了。

在以前，俺爺爺可死不肯加入游擊隊的。俺爺爺常常瞪着他底乾燥的眼睛，鬍子氣得打跳。那一隻硬滿的乾枯的手抖動着，喘息着說：

「一個人活一輩子還不是爲了個家麼？您說，莊稼人離開家可怎麼活？活可有個啥活頭？您說，嗨，……」

「不是說日本鬼子快到了麼？」俺爹那張臉陰沉得像要下雨的一塊雲采，很生氣地咬着旱煙袋說。「日本鬼子要來，咱就得先預備預備，怕的是等棍打到頭頂上，想破也破不開，就晚啦。」

「不要想那麼多。日本人再壞種，能把莊稼人殺完麼？您說？他日本國裏就沒有莊稼人麼？莊稼人守在家裏犯法麼？您說？不要胡想，大成！咱一老本份過日子，說別的都是傻話。能把孩子養活大，能把日子過旺一點就行，大

成！不管他日本人來不來。」

這以後，惡劣的消息就天天飛開了；大名失守了，龍王廟失守了，茶河嘴失守了，南樂縣失守了，……

村莊嚇得打顫，天氣被恐怖變做了一張難看的臉。

「您不要躲躲麼？老實叔？」

「俺不躲，二恩普！」俺爺爺說。「日本鬼子想咱，咱躲哪去都不會躲開咧。」

「哎，」二恩普憂愁地說。「那也該叫大成嫂子跟小保慶躲躲啦，聽說日本人對婦道人家可真不好咧。」

俺爺爺半笑不笑的搖搖頭，摸了摸鬍子。

「那可少趕到咱窮人身上。」

韓張鎮失守底消息忽然走到俺家裏來了。

「爹！」俺爹把旱煙袋插在腰裏，抖擻着嗓音說。他底臉色變得發青了。那張黑黢臉上掛出斑斑塊塊的白色來了。「咱待在家裏也不靠上計，行串該隨街坊的路條走。」

「啥是上——上計？您說？」俺爺爺發氣得喘不過氣來，伸張起來的黃土色底鬍子又在抽跳了。「你光會說閑話，你不知道把咱那地契匣藏個好地方！」

「保慶他娘！」俺爺爺慌張地喘着氣，大聲地喊。「小保慶他娘！」
俺娘緊張的整理着自己的東西，沒有聽見。

「保慶他娘！」俺爺爺底眼忽然張圓起來，他底全個身子氣得發抖。「你光知道你自己的東西，你不先把咱那驢套放到柴草堆裏去，那叫日本鬼子拿走，明年春上，咱還有屁用？您說？」

俺爺爺慌亂地在炕洞裏摸着，嘴裏還不斷地怨恨地說着話：

「婦道人家心眼小，總是不知道賒東西要緊。……」

俺爺爺容易才從炕洞裏拿出一包東西，他底臉色忽然覺得輕鬆了。俺爺爺慢慢的透了一口氣，他抖動着兩手解開那被煙灰燻染得發黑的布包，那是摺疊的黃土色的草紙。俺爺爺小心地把那煙黃的草紙剝開，從那閃光的油紙裏透出了紅綠底顏色。俺爺爺默默地笑了笑。

「大成！」俺爺爺帶着高興的嗓子喊俺爹。「你把這票子放到屋簷縫裏去！可不准動一指頭，這是咱賈小驢底錢，明年春上咱得放着買驢用。」

「錢都帶到腰裏吧。」

「帶腰裏叫日本鬼子翻走麼？」俺爺爺的眼又張圓了，他底兩頰的皺紋和鬍子都急燥的跳動起來。「買不上小驢可得餓死！」

無邊無際的曠野顫抖着，村莊顫抖着，人心顫抖着。……

夜，走來了，黑暗恐怖地堆滿空間。

世界是死靜的。

人心的弦緊繃着，卜卜的發響。

冷冷的槍的叫嘯，從緊張的人底心弦上劃了過去。……

俺爺爺嚇得祇是發呆。張大他底眼睛凝滯的望望屋裏各處，望望每一件東西，俺爺爺沒有說出話來。

「從後牆走！」俺爹的聲音發沙的，單純的響着。「從後牆走！」俺爺爺忽然哭着聲音，顫抖着他底手，望望屋裏說：

「東西能都帶走麼？您說，東西能都帶走麼？東西……」

「人走掉是萬福！」俺爹說，「只要人無災無難……」

「你不知道治家業難，大成！」俺爺爺痛心得幾乎要哭了。「您不知道我是怎麼置了咱這窮家業，我吃不肯吃，穿不肯穿，弄下這點產業能丟開麼？您不想想我的心……」

嗚呼……

「幹！」俺爹呆呆地，驚慌地說。在黑暗裏，俺爹那副粗大的硬身影在挺立着。「待在家能保住產業麼？」

「總是好點。」俺爺爺固執的說。「哀求哀求總是好點。」
槍聲和夜底交談緊密起來。……

「躲，」爹爹慌忙的叫。「一定收斂……」
我和俺爹跳出了後牆，在沒邊沒際的曠野裏跑着，在被黑暗塗染得漆黑的曠野裏跑着。我和俺爹跑到那宋家大墳上，他們才敢歇腳。

「您爺爺那老糊塗！」俺爹喘着氣說。他底粗大的手掌卡住腰，立在墳頭上向着村子看。「能拿人命玩麼？」

這一次，俺爺爺就被日本鬼子殺傷了，俺娘失掉了下落，——俺娘叫日本鬼子搶走了。

「日本鬼子這野性種！」俺爺爺握着拳頭罵。「總得生法跟日本鬼子拚，總得報報這個仇。」

俺爺爺翻翻他那沉重的眼皮，顫抖着他的手說着：

「大成！這咱也算好！咱的東西還沒有拋捨多少！你看別人家裏房子燒成個啥樣子？您說，咱還算好，大成！……」

「人都搶跑啦！……」

「唉！」俺爺爺搖着頭，兩隻眼睛掉在地下。「咱就遇巧咧那幾個壞種，咱也算該倒霉。……」

日子不安地過着，兩個月混亂地過去了。

俺爹緊緊地繃着他底醬色臉走進屋裏來，他底旱烟袋硬挺挺地咬在嘴裏，很堅實的站在俺爺爺底面前。

「我要走啦。」

「上哪走？」俺爺爺用力的張着眼睛。「你上哪走？」

「幹游擊隊去！」俺爹的聲音急促的響，臉色繃得像鐵板。

俺爺爺那眼睛從頭到腳的割着俺爹，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像老瓜皮一樣灰白。俺爺爺全身打着戰。

「你要當兵是不是？」俺爺爺用勁的顫着他的嗓子。「你嚙不想幹，你想當兵！你想學壞蛋！你想跟槍火睡覺！……」

「打日本怎叫算學壞蛋？」俺爹惱怒的說。「叫日本鬼子隨便橫行麼？叫日本鬼子無法無天鬧翻世界？……」

「那我也不該當兵！」俺爺爺決斷地說。他底手抖得很利害，他的臉上的皺紋起着瘦瘻的抽跳。「不能叫你去糟塌莊稼人，不能叫你當壞蛋！」

「打日本怎麼算糟塌莊稼人？……」

俺爺爺惱恨地望了俺爹幾眼，乾燥的眼睛裏，混黑的目光起着凝結。

「你說當兵還有好人麼？您說，你說南軍，北軍，日本鬼子兵，中國兵還會有好人麼？哪個不糟塌老百姓？那個軍隊裏有好種？您說，……」

「這是打日本人！」俺爹不耐煩的跺着腳。

「日本人用不着你打！」俺爺爺用着多量的鼻音說，眼睛用力的瞪出眼白來。「你能保住咱這窮產業就行啦。……」

「日本人不打走，我不要家！……」

「你，小大成！……」俺爺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把小保慶也帶走！我這條命也不打算要啦。」

「你，大成！你瘋……」俺爺爺底身子打着抖顫，他那黃土色的鬍子直跳。俺爺爺的手臂起着強烈的痙攣。兩隻眼睛瞪得發着光亮，兩注淚水默默地爬出來。……

可是，現在，俺爺爺也將成一個打日本底戰士啦。我真想抓住俺爺爺的

手，我想和俺爺爺行親熱的握手禮啦。

「爺爺——我高興的喊出來了。」在歡迎新戰士大會上你還要演個好說哩。」

「演個啥？……呵，大成！你爹來啦，保慶……」

俺爹掂着他那枝日本槍走過來，俺爹把那枝槍緊抱在大腿根，俺爹的臉上掛滿了高興。——他底一張黑紫色的笑臉裂開着。

「大成！這是……」俺爺爺笑着，默默的伸着他底一隻手。「這是你得那日本槍麼？」

俺爺爺慢慢地彎曲着他的身子，他底脚步不知不覺移動了幾下。

「這是那枝新日本槍？呵呵，這是……」

俺爹那醬色的臉暗暗的笑着裂開了，俺爹想說話。

「呵，大成！這是那日本槍？這……」

俺爺爺自語似地驚喜着。小心翼翼地摸住那槍身。……

朱隊長講演完結了。現在，朱隊長把那揮動的大手拿到腰裏停住了。朱隊長的眼睛放射着寶石底暗藍色的光，石頭臉上像秋水的微細的波紋一樣露着笑痕。說：

「請崔老伯，崔老伯，……」

俺爺爺緊緊的靠着俺爹的身子，脖子死死的挺着。鬍子嘴默默的笑開，眼睛盯着朱隊長不動。俺爺爺的嘴唇慢慢地動着，響着模糊的小聲音：

「俺叫崔老實，俺叫老，——實，……」

朱隊長跳下講臺，一直向俺爺爺走去的時候，俺爺爺緊緊的靠了一下俺爹的身子。兩隻眼睛慢慢的呆起來了。

「你要講講演崔老伯，」朱隊長笑着，揉擦着手掌說。「一定要講個

演。」

「呵呵，」俺爺爺傻傻地笑着。「哎？叫俺……」

俺爺爺不知不覺地，惶惶地望望俺爹的臉色。「你就說幾句話去，」俺爹不好意思地說。「你去說話吧。」

「說話？」俺爺爺盯住俺爹的臉不動。「大成，您說，咱說啥話好呢？」

「說你爲啥參加游擊隊。」俺爹煩煩地微紅起臉來了。

「呵呵，朱官長，我可說，說不成啥好話咧。嘿……」

「歡迎崔老伯講演！」一支洪大的聲音爆響了。

「哎，這是？」俺爺爺那興奮得凝滯的目光劃着那一堆一堆古銅色的人

臉。「這是？……」

朱隊長扶着俺爺爺的手臂慢慢走上台去，俺爺爺慌忙得兩手無聊起來。像哭一樣的聲音一直在笑着。

俺爺爺彎腰向大家作了一個揖，馬上，又索擺着兩手，搖着膀尖又行了個鞠躬禮。

俺爺爺揉擦了一下眼睛，臉肉忽然跳動起來了。

「俺爲啥加入游擊隊？俺不加入游擊隊俺真是沒法過日子啦，您說，俺的屋子叫日本鬼子給俺燒啦，日本鬼子一燒俺的屋子俺就沒法過啦！您說，俺來年沒法種地啦，俺連種地的傢伙都叫日本鬼子燒啦，俺不加入游擊隊，俺也是過不成，您說，俺在以前……」

俺爺爺的演說突然停止了，俺爺爺用力望着俺爹的臉色。俺爺爺的眼睛好像向俺爹使眼色。

「俺以前，俺以前叫日本鬼子殺過一刀！」俺爺爺說着話解着他的鈕扣，扯住衣領，把他底黑瘦得發乾的膀尖露出來。俺爺爺那露出來的乾黑的膀尖吃勁的向上挺出着。

「您看，看這刀疤痕！看這刀印！您說，俺……」
幾百個鐵色臉上的眼睛向前伸着，目光集中了。……

三

黃管理主任是一個胖得很好看的女同志，經天紅着她底兩頰笑。兩個酒窩陷得很深。

黃管理主任走路像個小孩子一樣跳着脚步，小聲小氣地在嗓眼裏唱着歌。她好像每天都很高興。

黃管理主任唱着從隊長屋裏跳出來，她底兩手插在大衣口袋裏。

「小鬼！」她唱歌似的喊我。「咱們去看看你爺爺去吧。」

「好，」我說，「你等一等，一起走。」

我抱着黃主任底胳膊，我和她一樣地小聲唱着歌走到新戰士那個大院子裏

去。

俺爺爺正低着頭坐在屋子裏，他把兩腿圍住他底大包袱，檢看着他底東西。

「黃主任來嘍！」我在門外說。「黃主任來看你。」

俺爺爺驚恐的猛力的扭轉頭來，他忽然慌亂起來了。俺爺爺的兩手趕緊包着那包袱。俺爺爺紅着臉，乾笑着，就一屁股坐在那包袱上。

「哦，你正忙哩！」黃主任笑着說。她底酒窩忽然陷得很深，緋紅的頸膀上顯出了兩個大痕跡。

「沒有，黃主管，沒有，……」

俺爺爺像哭一樣匆忙的笑着。他很想彎着腰站起來，可是，他沒有。俺爺爺不住的用眼角偷掃着她的身邊。目光惶惑的上上下下的看着黃主任。

「你來這兩天，過得慣吧？」

「你說在這過？在這過得好不好麼？」俺爺爺費力的圓張着眼睛，鬍子硬硬地伸張開。他底手比着一個死的不動的姿勢。默默地點着他底頭。說：「好，很好咧。」

「能過慣就好啦。」黃主任親熱得只想拍拍俺爺爺的肩膀。「你跟我到我屋裏去談談吧。」

「哎？」俺爺爺歪着頭看了我一眼。「你說到哪去？黃主任？」

「到我屋裏來談談你的工作。」

俺爺爺呆呆的看了我一會，顫着他底聲音說。

「你走先一步，黃主管，我馬上就追上你。」

俺爺爺滯呆的望着黃主任走出去。

俺爺爺彎着腰把臉部放到我的肩膀上。他底伸張的鬍子刺得我的耳朵發癢。他的聲音在噪眼裏打着呼嚕問我：

「她是一個啥女人呢？她叫我到她……」

「她是管理主任，」我打斷俺爺爺的話，抓了抓我的耳朵說。「她要分給你事做咧。」

「呵呵。……」

俺爺爺高興的笑着，把那大包袱放在陰暗的屋角裏去。擔心地望了幾眼，才肯走出去。

「你到屋裏來吧！」黃主任笑着說。「不要站在門外。」

「好，好咧。」俺爺爺望望我才顫動着脚步走到屋裏去。「你要給俺事做麼？」

「要看你高興作什麼呢。」

「當兵只有扛槍桿咧，不扛槍桿還有做啥呢？」俺爺爺忽然覺得隨便起來，他說着話，一隻手又插在褲揣裏去搔癢。

「哦，想拿槍也容易呢，得到日本槍底時候，一定給你。」

「給我日本槍更好。」俺爺爺要跳起來似地說。他高興得像個小孩。「那才好咧。」

「我看還是幹個輕巧事，」黃主任安慰地說。「年紀大啦。」

「我的力量還很大，」俺爺爺的兩腿踏開，作了一個堅實的姿勢。「我攆我那個大包袱，我半天就跑五十里咧。」

黃主任笑着點頭。她忽然站在俺爺爺的身邊。

「你那個包袱可太大，」黃主任驚嘆地說。「那裏是些什麼東西呢？……」

「啥東西麼？您說？……」

俺爺爺吃驚的呆了一刻。乾笑着。閃着他底乾燥的眼睛，搖晃着膀尖。顫着聲音說：

「黃主任，請個便！我先請個便。等等我一準對你說，一準，……」

俺爺爺慌張的走出黃主任底屋子，深深鎖着眉頭。惶惑地小聲對我說：

「保慶！你去問問您爹，看咱那地契能不能對黃主管說，你去，保慶，你快……」

我跑了好遠，俺爺爺又喊住我。他運氣也喘不過來的跑過來，他兩眼望瞭四周，鬍子嘴又對住了我的耳朵。

「你好好地問問你爹，你說黃主管問我帶些啥東西，看看我帶咱那鋤頭能對他說不？你問問您爹，黃主管是安了啥心眼。你可要問個清白，別粗心……」
聲音沙沙的，響得我心裏很煩。我跑開了。……

四

俺爺爺做了伙夫的工作。

「還好吧？崔同志？」黃主任常常拍着俺爺爺的肩膀問。「你覺得這個工

作合適嗎？」

「你說這個活路麼？」俺爺爺有氣無力地搖搖頭。他不敢看黃主任那笑着的臉似的，只是偷偷的用眼角瞟了她兩下，「反正不如扛槍桿槍！」

黃主任有趣的望着俺爺爺的臉。她的兩個酒窩默默地，匆促地向兩邊走着。

「一樣，崔同志！你這工作也是抗日底工作。」

「俺這也算打日本話，俺崔老實也知道，黃主管！俺大成給俺說過多少回數啦，可是，黃主管，你不知道，俺還有俺不能說的話咧。」

俺爺爺一隻手插進褲斗裏搔着癢，他底一隻眼睛舒服的縫縫起來。俺爺爺的臉都，卻嚴肅地放在黃主任底兩隻被熱笑所拉長的眼睛裏。

「什麼話你都告訴我說吧，崔同志！我一定生法把你底困難解決。」

俺爺爺勉強強強的不願意似地笑了笑。可是，他內心的嚴肅卻馬上把他底

一張笑臉掛壞了。

「有幾個老總，俺看着可不順眼。」俺爺爺擔心的望望黃主任，臉上的皺紋默默的動了一陣又停止了。「有幾個老總可光給俺爲難咧。」

「哦，……哦，」黃主任驚笑着。「同志們怎麼樣？」

「呃，同，呃，同志，」俺爺爺慌張的說着咳嗽起來了。他的乾燥的臉上紅了一陣，「有些同志倒了香油走，有些同志又抓了鹽，俺可說不了，您說，黃主……主……主任！同志們有私菜，可都是吃公家裏料物，您說，可不是顯得俺在老實不好麼？……」

「你不准許他們就是啦。」

「我不准許？」俺爺爺用力的張着眼睛。「他媽個甬子俺這個活……」

「你放心 崔同志，」黃主任高興的跳着她底脚步，「我一定給同志們解釋，我給同志……」

「你給同志們？」俺爺爺的臉忽然陰沉得像一張乾枯的老樹皮。「你可不要給同志們說，黃主任！我可不能落那反舌婆的罵名。」

黃主任笑着兩隻眼睛，親熱地抓住俺爺爺的一隻手臂，兩腳不住的跳動着。她好像一個撒潑的孩子，慢慢的拉着長長的聲音說：

「我不會說，崔同志！」

俺爺爺不安地笑裂了他底瘦臉。鬍子默默的在顫動着。

黃主任走開的時候，俺爺爺呆木的望着她底背影不動。可是，俺爺爺好像要說話，好像要追上去似的。他底眼珠子膨脹着，嘴唇微微的不停的在顫索。

我去傳達一個命令：爲了回答老百姓底慰勞與熱望，俺的游擊隊必須繼續不歇的襲擊敵人，擴大俺們的勝利。下午，隊長召集小隊長們的戰鬥會議。

「指揮員同志！」我興奮的喊。「咱們的時候又到啦。」

「馬上要出襲敵人麼？」一個同志匆急地抓着他底紅纓槍問我。他底眼珠子忽然紅脹起來，臉色沉重了。

「不知道。」我說。「下午要開小隊長戰鬥會議。」

我高興地望着無極的深天的邊沿，我在笑着的陽光裏走回來。我在我的心裏唱着一支強壯的歌。

「小保慶！」俺爺爺的臉從鍋上的蒸氣裏擡起來喊我。他好像忙得流了好多汗水，他的一張乾瘦的臉上抹着一層油光。俺爺爺的兩個袖筒捲到臂肘上。露出的那段黑皺的胳膊上面，一條一條的乾瘦底皺皮枯結着，油星底水花，繁星似的爬滿在他的手臂上，點子的星光在閃動。

「做啥？」我說，「有事麼？」

「有個要緊事，」俺爺爺高興着。「你跑過來再說。」

「咱們又要出發了！」我站在俺爺爺身邊說。

「又要去摸日本鬼子麼？」俺爺爺鄭重的問。他的眼睛張得很大，眼珠子也不動了。「是摸日……」

我咬着嘴唇，嚴肅地點了點頭。

「那好咧。」俺爺爺握着一隻拳頭叫起來。「這回得了日本槍，我可真要扛扛槍桿子啦。」

燒火那位伙夫同志死死的盯住俺爺爺發笑，火舌抖動着，好像也在發笑了。一股濃烈的香氣刺着我的鼻孔，我用手揉了揉鼻子，兩個眼珠子不覺放到鍋裏去。

「肉麼？」我高興地叫。「一鍋肉麼？」

俺爺爺用眼角望望那位伙夫同志，然後對我說：

「慰勞來咧，清早慰勞來咧。」

「呵！」我從心底裏叫出一聲。「那咱可該過個小八月十五咧，咱們又該

過……」

「財主家過年能吃這麼多肉麼？」俺爺爺沉思地說。「莊稼人家誰過年肯吃這麼多肉？您說？」

「咱游擊隊可常常吃！」我驕傲的點着頭說。「要得了日本底罐頭，咱們還要過洋年哩！」

俺爺爺並沒有被我的話打動，他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只是偷偷的望着那位伙夫同志的臉和動作。

「你說有啥事？」我突然想起似地問。盯住了他的眼睛。

俺爺爺恨恨的望了一眼那位伙夫同志，壓着聲音說：

「你等一會來，我有事給你說。」

我像飛鳥一樣的向外跑。可是，俺爺爺卻大聲喊一句：

「叫給您爹！……」

太陽站在我們底頭頂上。絨絨地暖氣好像飛舞的棉絮一般，到處在飄動，在流走。

大約離吃飯時間還有半點鐘，我和俺爹就走到俺爺爺那裏去。我們心裏，總是覺得高興着。

俺爹吸着旱煙袋，一股一股的青煙從他那兩個鼻孔和嘴角裏抽出來，打着盤轉飛走了。他底那枝日本槍貼緊在他寬大的背上，一動不動。

「您餓啊麼？餓啊麼？」俺爺爺說着，用眼厭惡地望了望那位伙夫同志。
「快吃飯啦。……王同志！你弄點水去吧，弄一擔水就行啦，一擔水。……」

那位伙夫同志伸着脖子望望水桶。自得地說：

「還有水哩！」

「一會就得刷鍋洗碗，王同志！早弄晚不弄，去吧！」

那位伙夫同志拍手拍打着屁股，一陣塵土像煙一樣飛開了。他懶懶的伸着

腰走出去，在院子裏，他伸直着兩手打了一個響呵欠。

俺爺爺慌忙的從堆着雜物的屋角捧出來一個小罐子，一臉笑紋送到俺爹的胸口上。

「啥東西？」俺爹不明白地問。「啥東西？」

「我從咱家裏帶來的小菜罐」。俺爺爺高興的頓索着聲音。

「裏邊裝着啥東西？」

「您拿去看吧，快點拿去看吧。」俺爺爺慌張的說，抖顫着他底兩隻手臂，他底眼睛不安地望着門外。

俺爹接到手裏，把那蓋子揭開了，一股熱氣像煙柱子一樣上昇着。

「怎麼裝一罐肉？」俺爹發呆似地瞪着眼。

「別裝傻啦！」俺爺爺不耐煩地，性急地說。「拿走放着吃去吧。哎，

……」

「這不對！」俺爹的臉忽然陰沉下來。「在咱這革命底隊伍裏，不准有偏心眼！革命底隊伍裏要一模一樣看待！」

「革命？……」俺爺爺呆木的瞪着兩眼，他底手和身子打着顫索把那小罐接過去。「打日本不興這樣麼？……」

「不興。」俺爹堅決的說。「誰有偏心眼，隊長會罰誰的。」

「別？」俺爺爺抖動着兩手把肉倒到鍋裏去。「你看，我都倒鍋裏去啦，大成！您可不要裝傻！您可不……哎，……」

俺爺爺把那罐子擦乾淨，懶散散地放到包袱裏去。好一會，俺爺爺又望了那包袱一眼，微搖着他底頭自語着：

「俺那東西也沒啥用處啦，……」

五

俺游擊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是無憐惜的浪費物資。戰鬥員同志一接觸戰鬥，總是喜歡放空槍，他們在激烈的戰鬥的場合上，好像忘掉了彈藥的缺乏。勤務員，飼養員和伙夫同志也都有着許多不應該的浪費，比如，飼養員同志老是嫌他底馬吃得不得肥，馬身不發耀眼的光芒，卻盡量的喂着糧食。……這個缺點，是俺這游擊隊底大危機。可是，我們隊長多方的向這缺點進攻了，企圖一鼓消滅它呢！

「同志們！我們本身有一個可怕的缺點，」朱隊長在全體同志的大會上，響着他底聲音，他底堅硬的手臂揮着，眼睛瞪得像發着青的石子。「這缺點，能制我們游擊隊底死命。……」

被夏日的陽光所烤黑的古銅色的人臉，帶着汗水的油色光輝。從各色各樣的帽舌所透射出來的一對對的灰眼睛，大針一般盯住隊長，很靜肅。

「一定節儉我們的彈藥，節儉我們的犧牲，擴大勝利！」隊長最後喘息地

說，「不管飼養員同志和伙夫同志，只要是我們一個同志，都要造成熱烈的節儉運動！我們一定做到不浪費一粒子彈，不浪費一個銅板，一粒糧食，一滴油星！同志們，要以勇敢的堅苦戰勝困難！……」

「好。」俺爺爺在噁眼裏打着呼嚕叫。他抖動着他底兩手和嘴唇。「可不能亂拋捨東西，過這日子不能……」

那個伙夫同志顫索着嘴唇，很自滿地搔搔俺爺爺的肩膀，嗚聲嘆氣的說：

「咱廚房裏可沒有不儉省咧。」

他自得地閃了閃眼睛，用袖頭擦了一下鼻子。

俺爺爺望了望他沒有說話。俺爺爺的臉回憶般的沉思起來了。

「菜太鹹啦，」吃年飯的時候，我帶着難熬的神氣對俺爺爺說。「菜鹹得沒法下嗓子眼咧。」

「鹹麼？」俺爺爺不耐煩地說，「你在咱家就吃啥啦？」

我很生氣。我說：「那也不能太鹹哪！」

「將將就就吃點吧。」俺爺爺用袖口擦了一下鬍子嘴。「你沒聽隊長說麼？咱游擊隊過這算啥日子？您小小的孩子就不會想到難處，隊長那話可是過日子話，可不能不記在心裏咧。」

每到吃飯的時候，俺爺爺總是把他底臉再探到菜鍋上去，用手指點進菜湯裏，把那手指拿到嘴里去嘗嘗，然後，他惶惶地把大家看一眼，偷偷的又加了一把鹽，於是，一連五天，我們的菜鹹得沒法放到嘴裏去。

「打死賣鹽的啦？崔同志？」一個大個子同志惱怒的說。「你嘗嘗比吃鹽還鹹哪！」

「同……志，」俺爺爺笑裂着鬍子嘴。「多喝點湯，少吃點菜就好啦，同志。隊長……」

「隊長沒有叫你跟鹽拚命！」另一位同志瞪着大眼，吵架似地打斷了俺爺

爺的話。

俺爺爺頭索着兩手，滿帶着飯耙的鬍子在跳動。

「這小子！……哎，您這年輕人，……」

傍晚，一陣一陣的黃昏，向着空間擁擠。廚房早已被那暗淡的顏色填滿了。

俺爺爺在院子裏搔着癢，喘氣。

「崔同志！」黃主任跳到俺爺爺的身邊叫。「這幾天的菜真是做得太鹹，鹹得簡直沒辦法吃呢。」

「我知道，黃主任。」俺爺爺沉着面平和地說。「反正年輕人哩肚子沒底，多吃少吃都不大緊咧。」

黃主任底酒窩默默地陷落下去，她底眼睛拉長了。

「那也不要太鹹，總要大家吃得合意呢，崔同志！」

黃主任拍了拍俺爺爺的肩膀，就要跳着脚步走開了。她底一支歌已經響在

淚眼裏了。

「我有事，黃主任！」俺爺爺說着跑回廚房裏去。

「你來，黃主任！」俺爺爺高興的站在廚房門裏，向黃主任招着手說。「我有要緊事。」

黃主任笑着兩個紅頸膀站在門外，俺爺爺獻媚似地靠住黃主任底肩膀，一隻手抖抖跳跳地伸到黃主任底胸前。

「給你一塊錢，黃主任。」

「什麼錢？」黃主任吃驚的問。「是什麼錢？」

「嘿嘿，你不知道，黃主任！」俺爺爺勉強地笑裂了他底乾瘦的臉。「這是菜錢。五天我剩下一塊錢咧菜錢。」

「哦！」黃主任驚愕的，下意識的挺直了她那肥大的胸脯。她底眼睛的笑意忽然消失在眼角裏。

「你怎麼把菜錢扣下來呢？」

「隊長不是說過麼？省一個銅……」

「哎，你鬧錯啦！」黃主任急燥而沒辦法地說。「無論如何你不該扣菜錢呢。」

俺爺爺打着顫抖，乾澀着嗓子說：

「這不是儉省麼？隊長不是說要儉省麼？隊……」

「這是同志們應該吃掉的菜錢！這不叫儉省呢，崔同志！」

俺爺爺傻傻的瞪着兩隻眼睛，戰抖着兩手不敢說話。

「哎，你把這錢明天全部買菜用，以後可不准再……」

「這裏邊有二毛七分錢是柴錢咧。」俺爺爺失悔的聲明着。

俺爺爺夜裏閃着眼睛睡不着。俺爺爺翻着身自語着。

「他娘個哨子！俺崔老實一輩不幹這抗日活啦，俺還是一心想扛槍桿子

咧。」

第二天，俺爺爺在隊長底屋子外邊打着旋轉踱步。兩手在屁股上攢着。眉頭上的皺紋劃着深深的，重疊的弧線。

「小保慶！俺爺爺小聲的喊我。『朱隊——呢，隊長可在屋裏麼？』

「在屋裏，」我說。『隊長剛剛接待過三個報信的老百姓。』

俺爺爺蹣跚的走到窗根下，皺着眉頭向屋裏望了一陣，又失望地退下來。他好像害怕似的沉思着，喘着氣。一會，他又摸着牆根站在門口，小心翼翼地向屋裏探望。

「誰？」隊長在屋裏問：『請進來！』

「我。嘿嘿，不礙事麼？」俺爺爺惶惶的退了兩步，顫着聲音說。『我。

嘿嘿，我要見見朱……隊長咧。』

「崔同志，你進來坐吧。」隊長站在門口招呼着。

俺爺爺的眼睛不敢離開隊長底臉部。身子顫顫抖抖的走進去，一張臉呆木木的笑着。

「我一心想扛槍桿子咧，隊長！」俺爺爺好像喘不過氣來似的，用力的抖着他底兩個肩膀。「我一準扛槍桿子，隊長！俺那抗日活，俺真幹煩啦，俺一天也不想幹下去咧！」

「有什麼困難麼？崔同志？你有困難儘管說給我聽，我一定想辦法。」

「困難？呵，隊長！俺有很難說的話。」俺爺爺抓着袖頭上乾飯糰的手，忽然又搔起癢來。「俺不用對隊長說，反正俺不幹啦，我一心一意要扛槍桿子咧。」

「你說有什麼事？」隊長擔心地問。

「不是什麼事，」俺爺爺說，「你隊長是個明白人，你一準會知道咧！就俺那抗日活，俺怎麼也幹不對。」

「誰說不對？你給我說，崔同志誰說不對？」

「俺不能給你說，隊長！俺給你說，俺就作咧反舌婆啦！俺不能說，反正俺要扛槍桿子就是啦。」

「你知道，崔同志！咱們隊裏連大刀都不够用呢。」

「我有錢！我再打一把刀，」俺爺爺興奮得跳起來，堅毅的目光從他底乾枯的眼睛裏射出來。「俺有三個鋤頭，俺那鋤頭準够打一把大馬刀咧。」

「不要固執，崔同志，」隊長笑開了他那青石臉。「你的工作也十分重要。」

「那話俺早就知道，隊長！俺……」

「朱同志！」黃主任底唱歌的聲音淹沒了俺爺爺的話。黃主任高興的跳着脚步走進來。

俺爺爺的臉色忽然像鉛塊一樣的沉住，擔心地望望隊長底臉色，搖顛着身子就想走出去了。……

六

激烈的戰爭在每個人心裏，刻劃着一支有力的標語：保衛秋收，武裝粉碎敵人底大圍攻！

俺的游擊隊參加了反圍攻的戰鬪已經十天，可是，戰鬪形勢卻越來越惡劣，我們眼看就被緊縮在包圍圈裏。

這時，俺的游擊隊正駐扎在鞏營集。

在俺的游擊隊底北面，有三百敵人向我們實行主力的進攻，我們五個分隊已經在理安村外的沙地開始了戰鬪。我們底東面，我們五個分隊與三百敵人戰鬪在老鴉窩。西南，清豐縣底敵人一百人已開始向我們移動，我們用三個分隊去截擊，現在，東，北兩路戰鬪在激烈的進行着。……

誰都知道，因為戰爭情況的混亂，我們的主力可怕地被敵人分散了！願

然，這種情況，使我們難忍的吃着虧。戰爭底形勢於是更顯得惡劣了。

北路，……理安村，我們的同志在掙扎的戰鬥着。……

惶惑從人們的內心，默默地爬上了人們的陰沉的臉部。

秋風傳播着使人心顫的消息；北路，我們的同志戰死了半數，敵人把我們壓縮到一個死亡圈裏。

因為這，俺爺爺的臉被憂慮扭壞了。

俺爺爺痛苦的沉默着，眉頭深深的鎖緊，眉毛伸張的站起來。他不安地到處搖晃着那乾瘦的身影，背脊更利害的彎曲着。他底兩手死死的攢在屁股上，沉重的頭部幾乎垂直了鼻尖。

俺爺爺的嘴唇和鬍子顫索着，好像不住的說着話。常常默默地搖頭或者嘆息。

俺爺爺帶着卜卜跳動的心，走到隊長底窗根下邊，他底乾瘦的爬滿了皺紋

的臉部，好像剛剛痛哭過一陣，他把全身的重量靠住牆壁，帶着極度不安的神情探頭到窗櫺邊。他靜靜地張大眼睛聽取了一會，又垂頭喪氣地走回廚房裏去。

「不好啦。」俺爺爺微搖着他底頭部向那位伙夫同志說，「同志死了一半多。」

「這是第一回打壞仗，」那位伙夫同志很隨便地說。「在以前可沒有打過這壞仗，半回也沒有咧。」

「同志們死了，槍能丟給日本鬼子麼？」俺爺爺忽然脹大了力氣。他的眼睛用力的望住那位伙夫同志不動。

那位伙夫同志輕輕地瞟俺爺爺一眼，不在意的說：「那可不知道，可是，總是不會保住險吧！」

俺爺爺焦燥的離開了廚房，啞默默地搖着頭向外走去。

「那些槍可真能丟給敵人麼？……」

俺爺爺嘆息的自語着。兩眼像是冬季凝霜的舊玻璃。

俺爺爺戰戰兢兢地站在隊長底屋門口，僕槍的響着砂硬的聲音：

「隊長很忙麼？」

隊長那鐵的面孔從剛剛劃妥的「配備圖」上拿到門口，粗大的手，把那地圖掩蓋起來。

「什麼事？崔同志？」

「我有幾句話要問你，隊長。」俺爺爺陰沉着臉部，顫顫抖抖的走進屋裏去。「我問問你才能安心，隊長。」

隊長的臉緊繃得像塊大青石。眼睛閃爍着寶石底的暗藍色的光輝。

「什麼事？」

「您說，隊長，」俺爺爺想把他底臉部放在隊長底肩膀上。「咱那槍能丟

給敵人麼？」

「什麼槍？……」

「咱死那同志，隊長！同志打死啦，您說，那些槍能丟給日本人麼？」

「不會。」隊長堅硬的笑著，搖搖頭。「我們還想把日本人的槍全數繳下來呢。」

「啊，那好，隊長！那好咧。」

俺爺爺忽然生動得像孩子一樣裂着嘴，他的眼睛在閃爍着充滿了生機的光芒，可是，不久，他又默念似地沉默起來了。

俺爺爺連續不斷地皺着眉頭，眼睛底凝聚的光輝不安的閃動着。他底枯瘦抖動的手扭着伸張紊亂的鬍子。

「可是，隊長！我想去探個信！」

「探什麼信？」

「到理安去！」

「理安方面正打得不好，崔同志！」隊長那青石臉上劃着一道一道的笑紋。「你去不得。」

「打得不好？」俺爺爺的眼珠子就要膨脹出來了。他底鬍子在一陣陣的跳着，臉上那死的蚯蚓似的皺紋默默地在爬動着。「不好，不好，隊長！不好就叫我去吧！」

「你去做什麼？」

「你說我去做啥？」俺爺爺把眼皮翻動得露出了眼白來。「我去向同志們說：「同志們！咱們一準勝利！咱們人死掉不要緊，咱們還有許多許多莊稼人來補咱們的缺，可是，咱們可不准把槍丟給日本人！」這話我打算每個同志都對他說，隊長！」

隊長忽然滿足地笑開了臉都，拍拍俺爺爺的肩膀說：

「你年紀大啦，崔同志！這不是你的工作！」

「是。隊長！我一準，……」

「你不要擔心，崔同志，日本人底槍枝，我會想辦法叫他們給咱們丟下。」

「好。那好咧。」

微笑的影子出現在俺爺爺的眼睛裏，喜悅消滅了他臉部的憂慮。

俺爺爺興奮得歪歪斜斜地走出了屋子，可是，很快地他底眉頭又深深的鎖起來。

俺爺爺沈思的走進廚房裏，他底平靜的心弦又默默的緊張起來了。他堅毅的點着頭，顫顫抖抖的手伸進他那包袱裏摸了一陣。就匆忙地向外走去了。

油黃色底秋陽撒滿了俺爺爺的全身。他那隆起的脊背上，繁星似地閃耀着光點。……

俺的游擊隊以疾速的行動，集中主力，運用戰役的各個擊破，在理安我們獲得了預期的勝利。

夜，逃遁似地奔走着。黑暗從牆角下向曠野裏流滾。

黎明在遠天的一邊笑開了朦朧的眼睛，一道道飄動的光芒把無極的高空劃破了。暗藍的天板上，無數的星點閃着嬌羞的眼睛，向着晨曦告別。

同志們興奮的談笑在飛揚。……

我和隊長向村外走。我用鼻孔喘氣喘得很利害。

「你爸爸帶傷了，」隊長望着我說。他安慰我似地，投給我一個模糊的笑

臉。「不過，很輕。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說。「俺爹可成了榮譽戰士咧。」

我並沒有感覺俺爹帶傷有多麼嚴重，所以，我不願意去想，我心裏就油然唱起歌來了。

「唉呀！」我驚狂地叫。「俺爺爺！……」

我嚇呆了。我死盯着俺爺爺那張被痛苦扭壞的臉部。

俺爺爺懷裏抱着五枝槍，躺在凝結的血灘上。……

在俺爺爺的身邊，三個饑頭被發紫的血液浸潤着。地契匣在俺爺爺的懷裏探出來一個大角子，幾道血蹟已經乾結了。

隊長像鐵柱子一樣樹立在俺爺爺的身邊，眼睛瞪得發餓。臉肉一絲一絲地在跳動。他底喉嚨好像乾結住了。

我慢慢地，害怕似地走過去，一股一股的心的酸楚襲擊着我，我感覺到，我哀痛到了極點，我不能支持我的身體的重量，我蹲在俺爺爺的身邊，默默的熱淚，向外鑽爬。

痛苦把俺爺爺的歡笑困死在嘴角上。……

「爺爺！」我的眼淚鑽進了俺爺爺額角的灰日的頭髮裏「爺爺！……」

陸寂的痛苦。我和隊長都浸在這樣的苦痛裏面。

「俺爺爺死了！」我想。我默默地望了隊長一眼。

隊長凝固似地一動不動。眼淚逗留在他的嘴角上。

一支強壯的歌聲從村裏飛出來，在我的耳邊打滾。……

一九四〇年末於成都

單心眼的人

一

老包緊扣着那張橫寬的堆滿着肉結的大臉，重甸甸地埋着頭，在屋門背後躡着步，寬寬的肩膀，扭着身子擺動着。他的兩條粗烏的濃眉所掩藏的兩隻眼睛，放射着好像永遠都是警戒着敵人似的飢餓的光輝。

老包那從小就養成的深沉的沉默的神態，彷彿時時在說：

「掩不用說話，掩的心態總能看得見吧！」

魏善修——那個已經去職四年的區長，在烏亮的方桌前面過足了「料面」

癱以後，一股暢心的然而煩惱的情緒耀在鬚尖上了。他細謎着深陷得起着黑色印跡的眼睛，把一個乾瘦手指在鼻孔上揉擦一陣，說：

「老包！這天下又將成咱們的啦！」

「嗯。」老包答。他的兩條目光撲過去。「又要當區長喇麼？」

「比十個區長都好！」魏善修撇着下唇，噴着紙煙的烟氣說。「這以後，我就要當個小霸王啦！」

老包面對着魏善修站住。他的冷冷的石板似的臉面被笑紋劃開了。

「好！那好咧。」老包用着讚佩的聲調說。「那我以後還得把你保護得更嚴緊一點哩！」

「你聰明，老包！」魏善修歡叫着。「我一定提拔你。老包！」

「囉。」老包的心響的聲音。

「以後你不要離開我，有生人，你先用眼睛捉住他！」

「嗯。」

「你真聰明，老包！我一定給你想法娶個好老婆！」

老包的臉上起了一陣激動的紅潮。興奮的血流衝着他的心絃發跳，一股深心的感激的摯情，把他的喉嚨封結住了。

「不是那，區長！」老包響出了羞澀的聲音。「您從小就養活俺，俺不能忘掉這個恩，您就叫俺死，俺還能冇第二句話說麼？」

「單心眼的傢伙就有這麼個好處。」魏善修歡欣着，撫摸着鬚子心里說。

「真情實話，區，……」

屋外一聲乾乾的咳嗽把老包的話打斷了。他忽然掛出一臉警惕的神色，兩眼投射到屋門口去了。

風門一聲急叫，朱笑甫惶惶地走進來了。

「事情不好，區長。」朱笑甫還沒有坐下，就用手帕擦着眉頭說。「事情

不緊握在手里，就要壞！啦」

魏善修打呵欠似的驚叫了一聲。但是，他忽然感覺這種驚愕對他有失體面似的，他帶着不勝惋惜的神氣沉默了一會，就用平靜的淡然的語調問：

「是咱們的計劃出了毛病麼？」

「出毛病倒好辦，可是，有人就想一手推翻哩！」

「誰？誰有這個大腦瓜，老弟？」魏善修用着不能壓抑的慌張聲氣說。「我知道你老弟有幹才！」他縱着兩肩加說一句。「啥事？老弟？你原原本本叫我聽聽！」

朱笑甫點着頭，裂着得意的嘴角沉默着。他的眼睛頻頻地閃動着，盯着魏善修的臉面，好像在質問：

「你不是說過，這事情連老包也不讓他知道麼？」

老包緊繃着那張橫寬的蒼色臉，結實挺矗的樹立在門背後。他的兩隻眼睛死盯住朱笑甫的後腦勺。高出在他臉部的那兩個深寬的鼻孔，好像灼燒似的不

斷喘一聲粗氣。

魏善修從朱笑甫的眼神里，彷彿看到了他的意思，就連連擺擺頭，說：

「你說是老包麼？……」

老包的呆木的心里吃了一驚。眼睛望望魏善修的神色。用着結實的步態走到他的背後去。

朱笑甫一聲笑沒有響出嘴唇，兩隻愕然的眼睛就老包吸去了。

「這般憨勁，可怕人哩。」他想。

驚奇的沉默，爬到每個人的臉面上。

魏善修困苦着眉頭，眼睛茫茫閃視一陣，心里的疑惑攪做一團了。

「老包！你出去一會！」他表示着不得已的神氣說。

「嗯。」老包響。他歪着頭向朱笑甫審視一刻，扭搖着那寬肩膀，默默地走出去了。

黃昏開始從牆角向上升騰。灰暗的氣流，匆忙地在流動。玻璃窗上那閃爍的平滑的反光，慢慢消失了明朗的顏色。黃昏散佈裏混濁和陰暗。

朱笑甫扭着身子把那屋里掃視一遍，窺探一眼消沒在門外的老包的身影，他圓圓張着眼睛，嘴巴幾乎放在光耀的桌面上。

「是老趙那傢伙拆咱們的台！頂咱們的盤子！」

「呵！……」魏善修的內心驚叫的聲音。

老包猛然拉開了風門，臉色是那末驚心地緊張。

「老包！……」魏善修煩燥地斥責他。

老包的堅實脚步踏得很響走進來，挺直的身子像一個粗石樑柱似的站在桌子面前。

「我叫你走開一點！」魏善修拉長着聲音說。

老包的目光從朱笑甫的臉面上移開，粗聲粗氣的說：

「俺能離開你這點麼？」

「你看朱老弟是外人麼？」

「嗯。」他響。他的渾黑的目光從朱笑甫的臉上劃過，就埋着頭走出去了。朱笑甫很吃驚。但，他努力堆着笑紋說：

「老包忠誠而老實啊！嚶嚶，……」

「就這一點長處。」魏善修不耐煩地說。「老趙那傢伙的腦瓜要想玩陰花頭麼？」

「陰花頭？區長老哥？」朱笑甫加重着語氣說。「小林宜撫官親口許給你老哥出頭來幹咱們魏縣鎮的維持會長，老趙那傢伙可紅了眼咧！」

「他把眼睛紅瞎，還不是看着咱們兄弟們上台麼？」

「不，區長老哥！」朱笑甫憤憤反駁着。「他就是耍頂咱們弟兄——不，耍頂你老哥的盤子哩！」

魏善修的充滿了輕渺的聲音大笑了一聲。說：

「他老趙沒有長着會見小林的腦瓜子！」

「誰知道小林實撫官也是個大混蛋啊？」朱笑甫帶着十分憤怒的神氣。

「小林就答應叫他幹咧呢。」

「有這回事麼？」魏善修不相信似的。

「咱弟兄們，我的嘴巴說出來還不是和你老哥的嘴里說出來是一樣麼？」

朱笑甫的臉淡淡笑一笑。「我騙你老哥，不是比騙我自己還傻麼？」

「呵！」魏善修驚叫的聲音。

「我是早把老趙的心都看扁了的——那個陰謀多端的傢伙！他今天清早從大名回來，我親眼看見他，他在商務會里說這個事，我又是聽得一清二楚！」

魏善修緊緊皺着他的眉頭。他好像很激動。但，他卻掛出一付沉思的神氣

說：

「他只要幹得了，咱們就讓他幹吧，老弟！」

「我老朱不答應！」朱笑甫一隻拳頭擱在桌子上。「有我老朱在，決不能叫老趙爬到你老哥的頭頂上！」

「所以麼！嘿囉。」魏善修高興着。「我知道你老弟有辦法！」

「不是那，我的區長老哥！我看見老趙那股勁，我就有點嘔心！」朱笑甫那嚴重的臉色笑裂着，「老趙那是個啥傢伙？有中國軍隊的時候，他出頭露面，幹什麼募捐，慰勞，他仗着他是商會會長，他有幾個屁錢！現在，日本「皇軍」來啦，他又想當維持會長！哼！妄想！」他大聲狂叫着。「我決不答應！像咱們弟兄，哼！……」

這些話使魏善修感到歡快和滿足，他的笑謎的兩眼不離朱笑甫的臉部。他的一顆心可始終像石頭壓積着似的，憂悶而且難受。心房里他覺得積淤了過多的血液，心絃不住地卜卜的跳着。在短短的一個時間裏，他思索了不少的事，

並且擬就了許多的應付辦法，他顯然是被這事件所嚇住了。但，在他的臉上仍然滿滿的掛着笑容，極力的保持着他的呼吸的均勻和如常的態度。

「這就用着你老弟的計謀啦！」魏善修聳着兩只肩膀說。「又該顯顯你老弟那聰明的威風哩！」朱笑甫的目光機動的生着變化。他的臉部的表情閃露着堅決，謙虛，害怕和喜悅，他的話不能一下說出來。他乾乾的咳嗽了一陣。

「你老哥肯信任我，嘿嘿，我就有個小辦法！」

「咱弟兄們還會錯麼？」

朱笑甫幾乎興奮得臉色都變青白了。好像凝滯的他的目光，癡癡地向室外望着，心裏不安地跳動起來。他慢慢站起來，鬼悄悄地走到魏善修的面前。用那伸得平直的手掌擗着桌面，他的話像是擠出來似的乾澀的說：

「宰掉他！」

魏善修吃驚得心跳了，他的全身好像受到了一股陰慘的氣流的逆襲似的，

他暗暗打了一個寒噤。

朱笑甫那豎立的平直的手掌，默默又把桌面劈了三次，眼睛呆木若盯住魏善修的臉面，那時間他的呼吸是停止了。

室內顯得愕愕而沉悶。

渾黃顏色的氣流，偷偷地爬滿屋子。牆角下，陰暗的夜色在窺探着。

魏善修惋惜他沒有想到這辦法似的沉默着。他暗暗的咬着他的牙齒，對於這辦法他忌妒而且敬佩。但，他的鼻孔笑響着，遲遲地說：

「能够麼？老弟？是十全十美的辦法麼？」

朱笑甫那垂下來的一隻手又拿到桌面上來。

「乾淨利落的辦法！斬草除根的辦法！可以除掉永久禍患：保險你老哥的事業永放光芒！……」

「你老弟真真能幹！一點不錯！我決不會忘掉你老弟呀！」

老包在窗台上咳嗽了一聲，就搖幌着肩膀走動起來。

夜，慢慢的迫近了，濃密了。黑暗到處堆滿着。風和夜的交談親密而響亮，黑暗喜悅得一陣一陣的在舞蹈。

靜默吞食了一切的聲息。

夜如嬰兒似的沉沉的入睡了。

冷噓的槍聲把夜的寂靜劃得粉碎了。黑暗，恐怖得戰慄起來。……

老包兩眼對住黑暗，努力辯識着一切，黑暗在他的眼前默默的閃動着。他抓住手槍跳起來，悄手悄腳的從門縫裏向外望望，室外的夜色一無邊際。黝黑的天板上，無數星點的小眼睛好像向他發着迷戀的微笑，他那被驚恐捏緊的心絃慢慢鬆緩着，心的跳動的速率也沉悶起來。

他默想了一刻，深深的喘了一口氣。

他不禁打了一個疲乏的冷戰，他又想睡覺了。但，他不放心似的，又從門

縫裏向外望了一刻，就把門悄悄的打開了。他把那堆滿黑暗的院落搜索一遍，輕聲輕氣的從牆根下走到魏善修的窗口，竭力向黑洞洞的屋裏望了一陣，屋裏像死過一樣寂靜。

「區長！」他不安地試探着喊。

遠遠的，好像啼哭一般的幽涼的聲音回答了他。

老包的心裏頓時充滿了一團疑慮。

他走到門口，輕輕拉開風門，兩扇屋門張裂着一條刀割似的長縫，他並沒有推開它，只是那末沉思的對着門縫站着不動。

老包得意似的連連點着頭。揹着兩隻手走回自己屋裏去。當他關扣着門門的時候，他響着夢囈一般的聲音自語着：

「囑！是。準是咧！……」

太陽把屋裏填滿了紅通通的光輝，從窗口透進來的陽光裏，沐浴着像子子一樣游泳的微塵。

魏善修牙咬着下脣，靜默地睡在烏漆的金花大床上，帶着水脹的眼睛望着陽光裏飛舞的塵砂，內心裏蠕流着那末一股輕盈的舒暢。

「絲風不透，」他笑颯着想。「用「人民抗日除奸團」的名義幹掉老趙，確實是高明不過的好辦法。」

他滿足的微笑着，重新又閉住了眼睛。

老包提着脚步，悄悄地走進來，呆着一張醬色的肉結大臉，站在魏善修的床前不動。他的眼睛盯住魏善修的臉審視着。

魏善修有所警覺似的猛然睜開眼睛，心裏恐怖得起了一陣狂跳。

「你做啥？老包？」他的聲音抖顫而驚惶。「有啥事！」

「沒有事，區長！」看着魏善修那驚懼的顏色，老包很想走出來。「咱鎮上死了一個大角色哩。」

「誰死啦？誰？老包？」

老包孩子一樣歪着頭，沉默的大臉笑裂着。好像說：

「你還不知道麼？你那樣子裝那末好做啥呢？」

「趙大善人，」老包閃着兩眼說。「趙會長。」

「他怎麼會死呢？還大善人？」

「嘿嘿，槍打的哩！」老包輕淡着答話。「可是，人家都說死得好，他一死，咱鎮上又少一個漢奸哩！」

「你不要說那臭話，老包！」魏善修斥責着。「不要學那些壞蛋放屁話。」

「噯。」老包響。

「你聰明又老實，老包！」魏善修打了一個呵欠說。「可不能聽那僂話，學那壞蛋事哪！」

「囉。」

魏善修接連打了幾個深長的呵欠，眼淚就慢慢從眼角裏擠出來。

「癱來了。」他揉擦着眼睛自語着。他披上衣服，匆匆忙忙起床來了。

老包在門背後埋着頭踱步，一聲不響。

「區長老哥！」是朱笑甫的興狂的聲音。接着，風門的滾輪尖叫着。「事情一點不差！」

「你老弟，噠……噠，來得巧！」魏善修貪饒地吸着「料面」說。「好，你在外間坐坐，等我過過癮。」

老包腳踏着風門的聲音，走到外間去，在朱笑甫的對面默默站下，眼睛詢問似的盯住他。

朱笑甫坐着，好像被老包的審視弄得拘謹起來。

「老包！你忠厚老誠，區長老哥一定要提拔你哩！」說後，朱笑甫用手指打了一下桌面，就聳着臉肉笑了笑。

「區長說過咧。」老包收緊了眼角說。

「是麼！區長老哥不會虧你的！」朱笑甫笑裂着牙齒。「你好好幹，區長老哥還會給你娶個小老婆哪！」

「區長說過咧。」

「呵哈，有辦法！……」

「啥辦法？老弟？」魏善修帶着滿臉興奮的油色光彩，眼睛生動地笑着走出來。

「是您有辦法，區長！」

「是呀！區長老哥有辦法，你老包也就有辦法呀！」

魏善修心裏一呆，一股疑慮侵襲着他。他想：

「這話是從哪說起？這傢伙想壞我和老包的感情麼？」

魏善修苦重着眉頭望望朱笑甫，失望似的坐在椅子裏，沉默起來。他的平靜而喜悅的心絃，彷彿被恐懼的鐵錘敲擊着，他的心窩裏，一時湧滿了沉悶和疑惑。

「在對老趙的手段上看，這傢伙毒辣無比！」他意識裏深深顫抖着。「老包那個單心眼的傢伙可受不住他那一翻嘴！這個人，我一定得嚴防他！」

「嚴防他！」魏善修心裏決定着，隨後他說：

「老包！你出去！」

老包望望朱笑甫那驚呆的神色，沉默着走出去了。

魏善修用冷冷的目光把朱笑甫瞷望一下，那意思是說：

「你老弟的毒辣手段，可別瞎打了算盤哪！」

「你老哥不舒服麼？」朱笑甫用裝滿了驚異的鬱悶聲音問。

魏善修輕輕的搖了搖頭說：

「吸暈了烟，不痛快。」

朱笑甫用着奇疑的眼睛瞭望他一刻，心裏覺得重甸甸的，是那麼淺覺鬱悶，失望，空虛而驚訝。

「怎麼？大包袱還沒有到手，你就想一個人措到您家裏去麼？」朱笑甫心裏疑測着，「捉住了野兔子就想剝狗皮麼？這傢伙手段可算殘酷咧！」

屋裏是一陣濃濃的沉默。

魏善修深深感覺到死沉的冷漠的痛苦似的，他故意裝作了喉咽的神色咳嗽了一陣，揉擦着鼻子說：

「老弟！外面的風聲怎樣呢？」

看着魏善修那神氣，朱笑甫忽然感覺自己的推測是一場可惜的大誤會，內

心深爲惋惜似的，疑惑的面孔馬上被興奮淹沒了。

「和咱們想的是一樣，區長老哥！」朱笑甫的興高彩烈的聲音。「叫他死掉。還得叫他挨罵，老哥！」

「怎麼挨罵？」

「白白落個大漢奸！」

「真真造成這風聲，對咱弟兄……」魏善修閃動着憂慮的眼睛，苦澀着聲音說。「對咱弟兄有利麼？」

「當然有利，區長老哥！」朱笑甫堅決說。「保險那些膽小的傢伙不敢再紅你老哥的眼！」

「是。」魏善修心裏說。「這傢伙手段的確高明！看這樣子，玩計謀，我可和他相左十里路。」但是，魏善修擺動着膀子把右手大姆指拿到嘴巴上，說：

「你老弟計高謀高，真真算是大幹才呀！」

「過獎，老哥。可是，和他們那種傢伙鬧，咱們可保險不吃虧咧。」朱笑甫縱情地興奮着，望着魏善修那微笑得滿足的面孔，繼續說：

「老趙死，叫他死得闖王爺也找不出凶手來呀！」

「怎麼？」

「怎麼？我大清早跑到商務會，我帶着比他們更痛心百倍的嘴臉，我說：『趙大善人救了咱門魏縣鎮一輩子，日本人要來，他要出頭維持地面，那些抗日的雜種小子就謀害了他，這不是給咱們魏縣鎮老少加災麼？咱們要不生法給大善人報仇，咱們還算有良心麼？』我這話一說。連老趙那『大跑脚』就眼花腦脹，他們說：『抗日那些壞蛋，一定得生法殺乾淨！』你說，區長老哥！他們的手，這不是又給咱們弟兄開路麼？」

魏善修深深的感覺敬佩的感動。他覺着朱笑甫這對付政敵的方策是他所未聞的高超和絕妙，於是，他滿足着。他滾動着滿臉皺紋歡笑着說：

「有你這才幹，我決向小林保薦你個好差使，老弟！」

但是，此刻在他的心裏，那被敬佩所理植的忌恨與恐懼的種苗，卻被他的感動的血流澆洗得清新而茁壯了。

「是的！該我去說的話，他倒搶先了！」他惱恨着他。「這條伙確實是想壓倒我呀。」

朱笑甫那興緻勃勃的臉色，忽然鄭重着說：

「咱們想把這事抓得緊，區長老哥！必須快快去請日本「皇軍」來！」

「哦！」是魏善修的吃驚的聲音。

「老趙死，就是給了咱們這方便哩！」朱笑甫的聲音響着。「老趙一死，咱們就說地方治安不穩，只要日本「皇軍」來上一小隊，區長老哥，」他得意地幌幌膀子，停了一會。「咱們維持會馬上成立，你老哥就會牢牢坐在寶殿上啦！」

魏善修心滿意足的笑一聲，馬上又皺緊了眉頭。

「能麼？老弟！」

「我情願替你老哥跑腳！」

魏善修帶着鼻音笑了一聲，話語被忌恨結噎住了。

「你是」黑嘴抽向鷄拜年，沒有帶着好心眼「啦！」他的心裏下着斷語。他暗暗切着他的大牙決定着：「你要想向我下黑手，我就借借你老弟的刀吧！」

「又是你的高明辦法，老弟！」魏善修帶着狂奮的笑聲音。明天我寫信你去見小林吧，我決保薦你老弟個好差使！」

魏縣鎮的公事人誰都曉得朱笑甫由魏善修區長的保薦去大名會見小林宜撫官去了，但是，已經十天沒有消息了。

「老包！你去朱笑甫家問問他回來了沒有。」魏善修帶着焦躁的神氣命令他。

「他還會回來麼？」老包反問。

「他不回來，能在大名府作官麼？」

「嘿！」老包的冷笑。

魏善修天天在鎮上宣佈道：

「趙大善人一死，鎮上就只有朱笑甫一個幹才，我決保薦他作維持會長！」

第十天的傍晚，朱笑甫被殺死的消息傳到魏縣鎮來了。

「是真麼？能是真麼？」魏善修焦急地到處問着。

「有人親眼見過，你那封信還在他的錢包裏。」

「一定又是那些反日的壞蛋下的毒手！」

魏善修帶着哭喪的慘痛面容跑到朱笑甫的家裏去，用着咽泣的聲調說：

「笑甫老弟的死，是割掉了我的大膀臂，我決替他老弟報這個冤仇！……」

老包的沉默更深的，埋着頭，在他主人的身後走着。

魏善鎮的維持會長，到底還是魏善修就職了。就職那晚上，他帶着半醉的神態走回家裏來。

魏善修那高起的兩個額骨起着潤紅的光彩，黑印跡的眼睛掛着一個幸福的圈子。他的鬚子不住游動在嘴唇上，好像他始終偷偷的不能壓制的暗笑着。

他坐在圈手椅懷裏，兩眼望住棗紅的燈光，彷彿在發呆了。但是，他的神色宣佈着：在他的內心裏，着實是飽滿了興奮的。

老包的沉重的脚步在他身邊踱響着。搖擺着他那寬闊的肩膀，粗氣喘得分分鈔響。

魏善修高興着聲音唱着一支淫蕩的小曲兒，望了老包一眼，他對老包那種沉默神氣感到了濃厚的趣味似的，他帶着一顆狂熱的調戲的心情，想和老包談

幾句話，但是，老包看也不看他，粗大的身影流動在牆壁上。

「老包！……」

老包默默的走到他的身邊，一張嘴緊扣着，臉色很沉重。

「老包！沒有事，你就不會說句話麼？」

「說啥話呢？」

「隨便說啥都行啊。」

老包的一隻手拿到頭頂上搔抓起來。他的混黑的目光，忽然生動了般的轉動着。但，他仍然沒有說什麼，只是鼻子像笑似的噴了幾下響氣。

魏善修望望他，自己覺得好笑。

「俺想說話，區長！」老包遲慢着聲音。「俺可怕你不願意。」

「什麼話我不願意？說吧！你說啥都行哩！」

老包歪着頭望望他，說：

「我不願意幹這個差使啦，區長！我不想幹啦！」

魏善修忽然掛出一臉驚愕和疑慮。紅着眼睛說：

「爲啥不想幹？老包？這江山到了咱手上啦，爲啥不幹？」

「就是爲這咧。」老包響。「俺光怕人家罵俺咧。」

「誰敢罵？誰敢不要命？」

魏善修憤怒得拍了一下桌面，鬍子氣得顫索着了。

老包裂露着米黃色的牙齒，默默的在笑着。

「那，我問你，區長！咱不是給日本鬼子幹事麼？」

「誰說？誰說？」魏善修圓張着飢餓般的眼睛追問。「咱們作官拿錢，爲

了咱自己，老包！」

「人家說，日本鬼子騎着咱們的頭哩！」

老包說着話，用力地膨脹着胸脯，一雙手很想作手勢。

「那都是放狗屁！」

「不是放屁不放屁，區長！給日本鬼子作事，人家都叫咱們漢奸！人家說，漢奸比罵祖宗都利害咧。」

「誰叫漢奸，就用槍打死誰！」魏善修暴叫，竭力注視老包。然後，他覺得他應該說服老包似的，他微笑說：

「爲你老包子爲了你老包娶個好老婆哩！」

「可是，人家都說是賣國賊咧。都打死他！」

魏善修惡罵似的大叫一聲，一股深長的悶氣從鼻孔裏衝擊出來。

他站起來，帶着一身煩燥掙起兩手躡着步。他的眼光溢滿了怨恨和惱憤，彷彿餓狗似的盯視老包幾眼，一張乾臉上的皺紋顫跳了。

「把人家打死，咱也是要落罵名咧，」老包扭轉着他的背影說。「當漢奸就抹上粉白臉啦！上下三代都不會乾淨咧。」

魏善修停住步，忿怒使他濃重的沉默了一會。看他那神氣好像要對老包惡罵一頓，但是，他沒有。他帶着乾澀的心平氣和的聲音說：

「老包！你不要聽那些閒話！咱們作事可都是爲了咱們自己，咱們給咱們自己打江山！以後，我要有了辦法，還能少你老包一份麼？是不是？誰有咱親近？」

老包的沉默的大臉好像裂開似的，勉強地笑一笑。之後，他輕輕的搖了搖頭。

「你不信麼？老包？」

「我看，你是不信俺咧，區長！」

「我怎麼不信你？你保護我，我還不信你麼？」

「那話我也能說在當面麼？」老包笑着。手又在抓着頭皮了。

「有啥不能說？」魏善修又恢復了高興似的坐在椅懷裏。「咱們還有不能說的話麼？」

老包的心絃被興奮的熱流衝擊着，全身緊張透了。他兩手下住腰，鼻孔分響了好一陣，才吐口唾沫說：

「說實話，你一有作官上的盤扭事，你就不叫俺在你的跟前啦！」他喘急着聲音。「俺覺得，你是怕俺聽見丟你的人，你就攢俺到屋外邊去！」

「哈哈，這都不對！」

魏善修用縱情的笑聲表示着這種推測的粗淺可笑。但，在他的心裏，他卻覺得猛然的沉重。他竟然驚奇着老包的這種聰明，他不禁嚴正的望老包一眼，心裏想：

「這傢伙還有心眼！」

老包說着，忽然把他的臉都放低下來，用力壓擠着他那粗粗的悶聲音說：

「趙大善人不是你殺死的麼？」

「胡說！」魏善修幾乎要跳起來，一隻拳頭用力打在桌面上。「你是胡說

八道！……」

老包挺起身子，又默默的裂開了他的笑臉。他搖擺着臉面繼續說：

「別發急，區長！那事我知道咧！」

「你知道什麼？」魏善修圓張着眼睛盯住他。

「我知道你和朱笑甫兩個打死了趙大善人哩！」

「不准你瞎說！」

「瞎說？不是瞎說，區長！」老包淡淡笑一笑。「你們在屋裏說這個事，俺在外面窗台上聽見啦！一點不錯，區長！俺怕朱笑甫向你下毒手，我在窗外看着他，您的事俺聽得一字沒跑！那天夜裏，你，……嘿嘿，……」

魏善修忽然皺着眉頭站起來，他的嘴巴復想放在老包的肩頭上，小聲小氣的聲音幾乎是乾結在喉嚨裏。

「那是朱笑甫一個人幹的啦！你看，我像一個殺人的人麼？老包？」

「嘿，……」

這一聲冷笑，使魏善修的心裏不覺卜卜的跳動起來了。他細心察望着老包的神態，內心的疑懼使他發着呆木。

「我這人殺雞都不敢看一眼，我能殺人麼？老包？」魏善修試探着說。

「你跟我十幾年，你不知道我是和平對人麼？」

「俺知道，區長！」

「那你還冷笑呢？」

「咱笑你幹事幹得巧妙！」

「哈哈，老包還有這聰明！」魏善修單調的笑聲音。「你說，陪事我幹得巧妙？」

「你幹事，絲風不透！區長。」

「哈哈。……」魏善修笑着心裏說：「這傢伙不可輕看！」

老包把他那橫寬的肉結大臉對着魏善修的面孔說：

「朱笑甫不是你殺的麼？區長！這事幹得不妙麼？」

魏善修心裏一跳，打了一個冷戰，臉色馬上蒼白了。但，他用着那充滿駭懼的聲音笑了一聲。

「說來說去，你又成了個大傻瓜！老包！俺們弟兄是兩隻手，我還能殺他麼？你真是沒有半個心眼！」

「我親眼看見你，區長！」老包堅持着。「那天你叫朱笑甫拿你的信走，你就慌着要出去，我能不能跟你麼？你發氣的說：『你不要跟我！我用不着你！你守在家裏就行啦！』俺想：俺真不能跟你麼？萬一你遭了毒手，俺不算對不住恩人麼？俺不肯！俺在你老遠老遠的後邊望着你，你打他還能夠過俺的眼麼？可是，這事誰都不知道，你幹得不妙麼？」

「妙，妙，你不要說啦，老包！」魏善修顯然是憤惱透了。「反正都是爲

了俺們的江山，爲了我。」

老包勉強強地裂開他的臉，兩片嘴唇在打着緊緊的收縮，黃色的牙板跳出來，在臉面上。

「可是，俺不願幹這差使啦，區長！」

「不要胡想，老包！我一定提拔你咧……」

老包的蒼色臉陰沉下來，不再說下去了。

黑暗站在窗格上。站在窗玻璃上。黑色的發黏似的夜，吊在屋簷上，窺探着。

屋子裏響着一個單調的愁苦的踱步聲；脫脫，脫脫……

老包站着不動。眼睛死望着那移動的枯瘦身影。

「睡去吧，老包！」魏善修響着痛苦和煩燥的聽音。

老包默默的走出去。在堆滿黑暗的院落里，他連連打了幾個呵欠，伸着懶

腰，走進他的屋子。

「一定不能幹。」老包睡在被窩裏悶悶的想。

今夜，內心的鬱悶使老包連眼也閉不住了。

老包張着大眼睛對住黑暗，瞧望着塗抹得薄薄光亮的窗戶洞，一顆單純的心忽然覺得不安起來。

「一定不能幹！」他煩亂的翻着身子說。

夜在窗外走動着。風，不住地吹拍着窗紙。

老包帶着紊亂的心情坐在床頭上，臉面深深的埋在兩隻膝蓋裏。

「一定不能幹！」他反覆着。

老包悶苦着心兒走出屋子來了。在黑夜塗染得墨黑的牆根下，他輕輕的踱着步。他好像要用一夜的工夫，把他的心事想個透徹似的，埋着頭，渺茫地走動着。但是，魏善修屋裏一陣陣飛出來的被風撕碎的聲音吸引了他，他的心一

沉，輕輕的像隻做貓似的走到魏善修的窗下，跳着心魂窺視着。

屋裏一時靜寂得使人恐怖。……

「我一定不能叫那個單心眼的傢伙破壞我的秘密！」屋裏忽然響起了一支決然的聲音。「我要殺死他！」

老包不覺嚇得一呆，一顆單純的心忐忑的跳動着。他的呼吸忽然也粗暴起來了。

他想逃走。但是，他沉毅的緊緊的扣住了牙關沒有動。

老包深埋起兩眼向屋裏窺望着，大床吱呀呀的操叫一陣，魏善修起床來了。他嘴裏好像從牙齒縫裏擠出一支聲音說：

「我要殺死他！……」

魏善修抓住手槍摸索着向外走。此刻，老包的單純的心被恐怖，激動，和憤惱襲擊着，下脣要被牙齒咬破似的堅硬的呆木着。

「我要殺死他！」老包那單純的心窩裏沸滾着。

門門響動着……夜，死沉沉的靜默了。

老包兩步踏到門前去，心裏暴叫着：

「我要殺死他！」

魏善修被這意外的鐵的一擊，呆木在門內了。

「是誰？是誰？」

「我！」老包大喊着。

「你在做什麼？」他驚慌得跌在那裏了。

一股仇恨的血流衝擊到老包的臉面上，他的全身肌肉起着激動而興奮的抖

顫。

「我要殺死你！」

此刻，老包的手槍把那黑油油的屋門擊開了一個圓圓的小眼睛。

夜紊亂地爆發了！一陣狗聲瘋吠着。……

老包的緊張的脚步，向着夜的遼闊的原野走去了，消失了。……

——二十九年冬完稿於蓉。

望八里家

一

在俺那，俺伯伯程大方家，是個數一數二的大主戶。他家裏，老產業，老產業，錢窖連着錢窖，在俺伯伯程大方手裏，他自己也摸不清他能盛起好多錢了。

他滿心覺得他是個一等一的大財主。

「荒月亂年……」他憂慮着。「蓋樓！」他決斷說，「把樓蓋得多多的！把樓蓋得高高的！」

於是，一片發青的，四合頭樓院，在俺村子當中，威風風的，嚇森森的站起來了。

俺伯伯程大方家的樓蓋得鑽天高。上到樓頂上，爬住樓垛口，好像能望到遠遠的，黑糊糊的雲彩一般的山，好像能望到天邊，望到地沿，天邊和地沿，劃着那麼一道圓圓的，藍藍的，水的波紋似的顫顫動動的大粗線。站在樓上，好像也能望到城裏，黑黑的大城牆，死死的鐘樓，熱鬧的大街和縣衙門。……樓一高，看啥，啥都小起來了，光面面的，沒邊沒沿的天，和平坦坦的，沒邊沒沿的地，也都小起來了！好像一眼就把它們看淨了。

俺伯伯程大方家的樓房，好像幾個掙裏扒拉的孤漢子一般，氣虎虎的在俺村子的頭頂上站着，彷彿是掛在半天空裏似的，把俺村裏的太陽，星星，月亮和天都影去了半破。在村裏，俺伯伯程大方家那幾座樓，就像是把俺那村子佔滿了。不管是在哪，一抬眼，就看見這幾座樓，樓頂撐着青天。

莊稼人，好像人人眼氣俺伯伯程大方的家業，人人感嘆他家的幾座高樓。常常，很容易，很順嘴的說道：

「程家，誰能比上程家？」聲音慷慨着。「人家那樓，人家那樓能望八里地！」語氣響響的敬佩着和羨慕着。「去城裏納銀子回來，一出城門，就清楚的望見程家的高樓！」

樓，傲橫橫的，硬挺挺的站着。

俺伯伯程大方家的樓，高得直吸人的眼睛。

「大財主。」莊稼人裂住嘴角，點着頭說。「望八里的高樓。」

民國三十年的秋天，眼看要走完了。

日本鬼子兵嘴裏喊着「治安強化」，拉起傷天害理的人馬大隊，把禍害堆在家家的門口上。……

俺伯伯程大方，一心死抱住他那個四面光的想頭，覺得自己安份守己，總

不會有啥差錯。

「誰利害，不惹誰。」他常常說。

但是，日本鬼子手製的，早早埋在家門口的災害，好像天上掉下來似的，突然落到俺伯伯程大方的家裏了。

俺伯伯程大方家，叫日本鬼子滅門了。

「唉，望八里家……」

二

俺伯伯程大方是和土頭財主一數的。他雖說在年輕的時候，憑着他的錢買過一個秀才，但他不識幾個字。他大兒子程天河，流流噹噹唸過幾年私學，笨，流水蛋，心裏裏只知道寬唐，跟沒有唸過書是一樣。他二兒子程天洲可在

保定上中學，精細，老誠，很多成人的心眼。但，他年輕。在俺伯伯程大方家裏，他還沒有間事，俺伯伯程天方想看重他，自己也覺得太早。

他家沒有間過公事，好像他一輩子也不想間公事。他覺得一沾公事邊，不會有啥好事。他也看不起公事人，在俺伯伯程大方眼裏，公事人都是些流氓混鬼幹的，間公事就是跑窮腿，吃光棍飯，他用不着。「人人都有一種事，」他說過。「事事都是老天爺命定的。」他只守住他的大產業，就滿够了。

在村裏，俺伯伯程大方凡啥事，他好像都沒有一個一定的主意，游游忽忽的。並且，還掛出一個作難的樣子。對人，他直想落個四面光，誰都不願意得罪。他怕事，也不想跟別人多打交道。他的日子，他想過得跟他的樓一樣：硬挺挺的，平靜靜的，孤零零的，誰也不沾他的邊，他心裏才舒坦。

他常常罵他大兒子程天河是敗家仔，他看見他就生氣，沒有一個好臉色。他看他好像看成了對頭似的。於是，俺伯伯程大方看到他大兒子那一股——天

河媳婦，她的孩子，他都沒有好聲好氣。他埋怨她，說她不會看守他兒子天河，她是個窮命鬼。他看到他那兩個孫子們，他也覺得他們是命裏生的窮孩子似的，他看見他們就心煩。

「要不是您爺爺死時說過不叫分家，」俺伯伯程大方說，他帶着氣壞了的樣子斜一眼程天河。「我早把您這一股人分出去啦！看您以後可怎麼過？……」實際上說，程天河確實不像一個大財主家的少當家，也不像一個正經莊戶主的少掌櫃，她是一個不成財的浪噏蛋。在村裏，他天大打着閑蕩錘逛街，穿一身不整齊的綢緞，帽子歪着，嘴裏唱着戲，或者吹着口哨，浮蕩蕩的眼睛睜着別家的閨妮和媳婦。

他一年四季喂着四條攢野兔子的細腰狗，等到莊稼一淨地，他會天天帶着狗向漫地裏跑，傍黑的時候，帶着汗道劃滿的泥臉，掂着一兩隻野兔子回家來，把野兔子向牛屋院一去，對大掌櫃，二掌櫃和三掌櫃的說：

「好好把狗喂一喂！——兔子肉給您喝酒吃！」

他喜歡喂鴿子，他在堂樓上，東樓和西樓上，看家的翠樓上，他都喂滿了鴿子，飛到天上，是那麽亂鴉鴉的一大羣。落到樓上，就站滿了樓垛口。每到一個驃馬大會上，他都用大價錢買些自己心愛的鴿子，大紅眼，短粗嘴，黑眉頭的，瓦色白尾，大個雜毛，白脖老鴉，紅毛筋斗，……他心愛它們好像比心愛什麼都利害。於是，因為鴿子的事，他常常和人家吵嘴，打架。

「你是啥沒出息，你幹啥？」俺伯伯程大方吵着他。「喂鴿子攢兔子還會發家嘍？」

程天河怕他爹，他一聽他爹說話，就低拉起頭，苦着臉不答腔了。

「你個敗家仔，天生是個窮命！」俺伯伯程大方連着罵道。「您沒有事作，就會死啦！你在家閑不住！」

在村裏。程天河是個鑽女人的好拿手，他有很多女相好：小十媳婦，二亮

他妮，新德他妹妹，花布衫子，郎家大梅，大寡婦許玉珍家，都是他的老相好。他給他們買着洋襪子，耳環子，胰子，香粉，兩開扇子和頭繩子。在這上邊，他有膽量，也有智謀，不管她們家裏的家教多利害，門戶多嚴，他都會睡到她們的床舖上。比如，那一年他得了下淋病，瘦得像骨架一樣。

「我有個法，」一個看病野先生說。「你得的那個身上的？」

程天河臉上紅了一下子，羞得不願說。

「是誰給你的，你還去找她，」野先生又說。「你天天晚上泡到那裏邊，一連泡七天，保好！」

「真吶？」

「你試試去！」

這事，程天河作到了。但是，俺伯伯程大方也知道了，他生氣又害怕，心裏一直打着跳頭，想罵也罵不成了。

「你真是，……」他顫抖着手想罵程天河。「你真是，……這要叫人家知道，這要叫人家捉住，看你怎得辦？……敗家仔，不成器，……」

俺伯伯程大方心愛他的老誠，精細的二兒天洲。他把他的希望全個放在他身上，他一心想把他栽培成一個出人頭第的人。他覺得他二兒程天洲像他，他和他生着一樣的眼，一樣的鼻子和嘴。他說話，行動也像他，他看見他心裏就覺得高興，他願意天天看着他，他願意他一輩子都守在他跟前。

程天洲從小就聽俺伯伯程大方的話。他生得免強強，斯斯文文。在他那年輕輕的年紀上，他辦事就像一個大人樣，說個家常話也有條理。

「天洲這孩子像個作大事的人，」他姑夫有一次誇獎說。「好好巴結他唸書吧。」

俺伯伯程大方，先裂起嘴角，蹙起眼睛笑一下，說：

「他想唸到哪，我已結他到哪，」他望望天洲，又是笑。「他總算從小就

不份外，咱還能指望啥？」

俺伯伯程大方，把他二兒子程天洲看成了掌上珠，要不是他正年輕，要不是他滿心希望他上學以後得個好差使，支一支家戶頭，他真願意把這大家業交給他來當家，問事。在他心裏，他覺得他會比他當家當得好，因為，俺伯伯程大方每人都吃驚程天洲對啥事的意見：持重，周到，又能面面顧到情理。

「俺天洲，……」他往往想着想着，自語道。「俺天洲，可得算有天份的數咧。」

俺伯伯程大方喜歡跟他二兒子程天洲說些啥話，商量些啥事。他總是說：「你給我想個條理，天洲！」他像一個孩子想聽故事似的坐下來，「這宗事，你說怎辦好？」

程天洲也真算能幹，在學堂裏，常常聽說他抓頭等。學堂裏一年兩季給俺伯伯程大方來信誇獎他，說他用功夫，德行好，給他一個頭等甲。俺伯伯程大

方一接到這信，喜得臉就縮不住了，他喜歡得沒法把高興裝在心裏了。

「好好幹吧，天洲！」他對他二兒子說。「只要你願意，你想遊洋也不費難！」

俺伯伯程大方摸着嘴巴上的長鬍子，靜靜的沉默一會，忽然說道：

「你還有錢化沒有？」

「有。爹。」天洲說。

「沒有，叫賬仙拿給你，」他說。「沒有，你跟賬仙要！」

俺伯伯程大方總不肯說他二兒方程天洲的整路話，他心愛他，看重他，也信得過他。他覺得他的噲事，不會叫他心裏難受。而程天洲也不願意和他說整路的事，縱有時候他心裏也不痛快，他嫌他不懂得人情禮道的事，不懂得唸書時興的新條路，但，他不願意整他，他尊重他，敬愛他，他恐怕他生氣似的，他很聽從他。

「爹，」有一次天洲說。「我想到城裏去。」

「有啥事麼？」俺伯伯程大方靜默默的問。

「沒啥事。」他說。

俺伯伯程大方現出很爲難的樣子，沉默一會。

「不去不好麼？」他說。好像他覺得這話說錯了似的，他趕忙又說道：

「不是不叫你去，天洲！我覺得城裏那地方，要多跑幾趟，總對你沒啥好處啊。……」

程天洲也覺得很作難似的，沒有說什麼。

俺伯伯程大方，攢着手，望住他二兒子天洲，趕緊又說道：

「你去吧。」他眯眯眼。「我總覺得進城沒有在家好。」

一說到這話，俺伯伯程大方就會對着天洲埋怨天河，他會把天河那許多許多不能見人的壞事，從頭說到尾，他生氣發惱，他罵他，說他是個城裏的可惡

的街混子。

「像您哥，可怎得去教他？」他又生氣又作難的樣子。「他，幾十歲啦，沒個過日子心眼，以後可怎得辦？」

天洲對他哥天河的事，他不愛說什麼話，雖說他對他那些陰事也看不上眼，心裏也生氣，但，他覺得不該在他爹臉前道嚕弟兄們的是非，如果這麼作，他會感覺不是好弟兄的路道。而想向他爹說他哥天河幾句好話，又有啥話好說呢？他知道他爹是個明眼人，他爹把啥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爲啥肯惹他爹生氣？

就是爲着這種事，程天河對他兄弟程天洲看不入眼，他和他心裏早就劃了一條分家溝。他覺得他兄弟天洲是生來專向他爹買好，並且，常常扒他的灰，抹他的好白臉。他又生氣又惱，並且，他覺得他兄弟上學他並沒說句差話，從小他對他也很好，而這回，他兄弟天洲好像跟他不是一個娘的親兄弟，

他凡事不幫他的忙，他對他自然沒有親熱話和親熱臉色了。

「這種日子，過得真够受，」程天河常常帶着氣憤的勁頭想着，有時候，他不覺就說出來了。「老人家一去世，那時，才能見着各人的本事哩。」

俺伯伯程大方，這一天難捨似的跟他二兒子程天洲說着家常話。那是過年不久的時候，屋背上，樓頂上，牆角邊上都堆着雪，太陽照得天空發滑，暖氣不住地飄游着，涼氣一直向人的袖筒里鑽。

程天洲在前些天就該上學走了，而俺伯伯程大方難捨難離的，恐怕他受苦受罪似的留着他，叫他再打一封信去告幾天假。

「再多住上兩天也不行麼？」俺伯伯程大方問。

「人家都到校啦，爹！多耽誤，……」程天洲說，他覺得爲難而擔心的樣子。

俺伯伯程大方不說話了，他笑迷迷的，好像又想到了程天洲的頭等甲，想

到了他的遊洋和好差使，忽然，他說：

「你，二綿羊，你見過火車沒？」

「沒有。」俺搖着頭說。「那你送天洲去吧，送到邯鄲火車站上，」他說，很高興的樣子。「你也好好看，……」

俺伯伯程大方的話沒有說完，西村二社長彎着腰，笑着臉走來了，俺伯伯程大方迎新客一般把他迎到客屋裏去。自然，程天洲作了陪客的好手。

俺不知道二社長是爲啥事來的，但是，當他剛剛走出大門以後，俺伯伯程大方就氣憤憤的喊道：

「二綿羊！把天河找來！」

俺跟程天河走到客屋門口的時候，程天洲想躲避似的，正要從客屋裏走出來。

「你別走，天洲！」俺伯伯程大方說。「看看他有臉見咱父子倆沒？看看

他有哪一點像咱父子倆沒？」

程天洲那臉上笑也不對，哭也不對，害羞，作難，生氣，或者同情也都不好似的，他就那麼站住了。

俺伯伯程大方眼都氣得死瞪瞪的，一提袖子，說：

「給我跪到後門邊！」

程天河一句話沒說，一個愣沒打，冤冤枉枉的跪下了。

俺伯伯程大方的臉上，一會一陣紅，一會一陣白，瘦皺紋連着鬍子一抽一抽的跳着，嘴唇顫顫的，手抖抖的，他好像得了急病似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他的鼻子長出了一口氣，像哭一般說：

「你把我的臉丟淨啦。……」

他忽然站起來，狠狠擺着頭說：

「你幾十歲啦，還會作一點人事不？」

「別說啦，爹！」天淵說。「別生氣啦。」

「我不生氣，我要生氣早把我氣死啦！」俺伯伯程大方說。「可是，我得問問他，爲啥半夜裏去偷人家的鴿子？」

俺伯伯程大方氣得啞了一聲，又坐到椅子上去了。他真不要他這大兒子，他心裏也有許多惡毒的話，想臭罵他一頓，但，他一下說不出，他氣壞了。

「半夜三更作賊偷人家的鴿子，」俺伯伯程大方自語着。「人家要不是看着您爹有這兩畝地，人家早送你衙門裏去啦！可是，」俺伯伯程大方像做夢似的，慢吞吞的說着，一直自語着。「人家看您爹的面，人家不送你，不破你的風，人家叫二社長來對我說，這叫我的臉放在哪？還叫我給人家說好話？俺哪一輩作了壞事，叫我擺個這兒子？……」

程天河低拉着頭，一動不動的跪着，他的臉扣得很緊，一對黑色的眼睛好像發僵似的，不斷偷偷掃視一下他兄弟天洲，他好像生他的氣，他覺得是他壞了他，他覺得他站在那裏是向他使傲氣，是欺侮他。於是，他掛出一股頑強勁，好像跪三天三夜他也不怕。

俺伯伯程大方駭人心抖的一拍桌子，說道：

「你對住牆碰頭！我叫你自己碰死！我不要你！」

這時候，大個子丫環站在二門上在喊俺，她一手扒住門框，一手抓住她那大辮子上的紅把子，說：

「二綿羊！老奶奶叫你去找個算卦的，她想替天洲叔叔查成人的八字！」
俺走得老遠了，還聽得俺伯伯程大方說：

「我叫你死！……」

大個子丫環，瞪着那一雙驚疑的眼睛，發楞了。

三

這一年，春天來得很早。

正月裏天天是好天氣，天高高的，靜光光的，好像一塊剛剛洗過的大鏢布。太陽天天掛在半空，活似一個好頑的孩子，笑迷迷的，親熱熱的，好像它天天都很高興。細風偷偷的吹着，偷偷的擦着發乾發燥的人臉，人人心理覺得舒鬆。

在往年，這時候還要下大雪，還要刮那老北風，所有的東西都會凍得死硬的，但是，這一年，冬天好像早已走完了。絨絨的暖氣到處在冒着，流動着。

村莊顯得暖生生的。

漫地裏，泥上叫雪水浸得肥飽飽的，鬆虛虛的，懶洋洋的躺着。黃色的泥

土染上了暗黃色和暗紅色，溫氣溢冒着，地底下的老香氣好像也流出來了。

春打六九頭

正月裏遍地曬黃牛

但是，過了年，家家忙着串親戚，老門親戚剛走過一遍，正月十五又到了，人們忙着花燈，娘兒們成羣結隊的忙着踏青，忙着送祖宗上墳，……莊稼人過年還沒有過完似的，一見好太陽，就說：

「今年的春天，來得真快！」

正月二十來了，家家戶戶扎着花燈，忙着迎接今年的好財神了。俺伯伯程大方家由大個丫環領頭，做了跑馬轉燈，妹妹燈，元寶燈，龍鳳燈，……。人掛着滿臉喜氣，等着傍黑，等着花燈一掛出去，財神一接到家裏，就是一年安福了。

程天洲正月初八以前就該上學堂裏去了，可是，俺伯伯程大方留着他，叫

他過十五，因為在俺那，十五是個小年節。過了十五，他又叫他過十七，說是十七該送祖宗回坟上，不能說爲上學不孝敬老的一回。程天洲作難一般答應了，可是，十七一過，接財神的日子又來了，俺伯伯程大方一心留他接過財神才走，俺伯伯程大方說：

「一年一回接財神，天洲，」他帶着很嚴重的神氣，並且，在口氣上，他顯得是那麼戀戀不捨。「過年的好東西再多吃幾天，一上學又是半年不回家咧。」

「就誤得太多，爹。」天洲說。

「那不能怨你。」俺伯伯程大方說。「這怨學堂與這規矩不好，上學爲啥不過了大年正月？像以前……」

他不勝惋惜似的，嘆了聲氣。把自己的話打斷了。

程天洲很想對他爹說一片話，說一說現在這世道，和這新世道上的新事

情，取一駁他爹那個說法，那已經不合時勢了。太舊了。可是，看他那作難勁，他不願意說，他從不想跟他爹說一句贅路話，他好像怕他生氣。於是，他沒有響聲。

俺伯伯程大方家。天天吃着年節剩下的酒和肉，好像要在程天洲上學去以前，完全吃掉他的所有似的。

「好好吃幾天吧，天洲！……」俺伯伯程大方每每吃飯的時候，恐怕程天洲受委屈似的，親親熱熱的對他說。

接財神這一天，俺伯伯程大方拿出來家裏的所有的好東西給程天洲做了大桌席。吃晌午飯的時候，他又對程天洲說：

「好好吃一頓吧，天洲！……」

這時候，老眼仙帶着嚇破胆的樣子，走進來了。他的老花眼鏡擱在鼻尖上，眼睛繃成白色，從眼睛上邊向外望着。他的兩手不住的發抖，脖子幌着，

他站着。後來，又着急得蹀腳了。

「有事麼？二同生？」俺伯伯程大方問他。

老眼仙身上抖了好一陣，嘴唇打着結似的嚙嚙着，說：

「人，……」他的手又狠狠抖了兩下子。「洋人，……」

俺伯伯程大方跟他那一家人都楞了。

誰也猜不透這是怎麼一回事，就連程天洲，他在大地方唸高等中學堂，他也沒猜透這回事。他那正嚼着香臘肉的嘴也不動了，眼睛一直凝望住老眼仙。

他跟別人一樣吃驚，一樣呆愕愕的。

誰都心裏驚愕得忘了再問一句話。

老眼仙狠狠的一抖膀子，說道：

「日本洋人，」他氣喘着。「巡警官帶着日本洋人來啦。」

日本洋人這名子，在這幾年，莊稼人聽熟也說熟了，正因為這，連老眼仙

也知道他們壞，他們可惡，平平和和的世道，他們好窮兵贖武。他們把高麗人當成下奴，台灣人當作下奴，把關外人當下奴，又打進關來，想把中國人都變作他的下奴，這種事不通天理，但是『他們的國強盛哇。』老賤仙常常說。『像秦始皇一樣，國一強，再壞，再不好種，也沒有人敢擋呀？』

老賤仙心裏很怕這種人。俺伯伯程大方更怕這種人，一下子，他好像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了。

『爹，我先去看看吧。』程天洲說。

『很好，』老賤仙說，『你是個唸洋書的人，你先去支應支應去吧！』

俺伯伯程大方望住程天洲，傻愣愣的望一會，搖着頭，說：

『不，不能。』他的聲音壓得低低的。『日本鬼子一來，準會沒有好事。』

人人心裏慌慌亂亂的，沒有好法可想，大家發着楞，一聲不響的呆着。

『你先去抓抓風，二綿羊！』老賤仙對俺說。『不看到底是做啥的？』

俺望了望俺伯伯程大方兩眼，他不動也沒響聲，俺走了。

巡警官帶着十幾個巡警，和兩個日本洋人早就坐到俺伯伯程大方家前院客屋裏了，俺在門口幌了一下子沒敢進去，村長就喊道：

「您望八里財主在家不？快叫他出來！」

俺在牆角裏一站，小聲問他：

「他在家，可是，這是做啥的？」

「外國日本洋人，」村長忙着答，「洋人要上到您望八里財主家的大高樓上去看看，」他很覺得光面的樣子。「去！叫您望八里財主快出來！」

俺回到家院裏，俺伯伯程大方帶着想拉住俺的手的樣子，駭聲駭氣的問俺，俺說：

「吃了您這大高樓的虧！」

「什麼意思？」程天洲問，他很着急似的。「快說清楚！」

「日本洋鬼子要上到大高樓上去看呀。」俺說。

「那叫他看看怕啥？」程天河插嘴說。「他還怕……」

「怕啥？」俺伯伯程大方幌着脖子反問他。「別說那敗家仔話啦！」他翻他幾眼珠子。低着頭沉默一會，又說：

「他要上樓去，做啥？老太太不下樓，誰不知道？」

俺伯伯程大方帶着唉聲嘆氣的樣子走進堂樓裏去，不用說，他是和老奶奶去商量這事。他對老奶奶，是誰都知道的大孝子，他尊重她，孝敬她，他什麼事也不敢瞞着她。而老奶奶又是個大家出身，講究家規，她把對人的界線，人和人的高低劃得很清。自從她過門來，她很少走出過她的大門樓，她娶了兒媳婦，她又不走出她的堂樓了。她在堂樓裏天天修福修道，燒香磕頭。她的兩個丫環守住她，她的兒媳婦守住她，而她的孫子媳婦又得分出早晚去問安好。她好像不問家裏事，但是，俺伯伯程大方凡事也不敢不跟她商量。她對家裏

人，如果有人作錯事，她都是說俺伯伯程大方不對，家裏娘們要有錯，她就罵她兒媳婦，除了她兒和她兒媳婦，好像誰都跟她沒干涉似的，她對誰都是那麼又大方，又親熱，又關心，又和氣，可是，人人怕她。——她那一套家規利害。

俺伯伯程大方從樓裏走出來，搖了搖頭，用那心疑的口氣對程天淵說：

「您奶奶說，他們找咱無非是想要錢，您看這宗事該怎麼辦吶？」

程天淵掛着一臉懦心的沉默站着，他好像又擔心，又怕，又生氣。他的心緒一點也不安定。他好像想着很多的事，沒有一宗事他能拿出主意來似的，他苦着，憂慮着，駭懼着。

「爹！」他那兩眼不定的光輝飄了幾飄，聲音很猶豫的說。「日本人是咱們的敵……」他沒有說完又停住了，好像一塊大石忽然壓住他的心，叫他喘不過氣來一般。他搖了搖頭，改換了口氣說：「單看是來做啥的吧！恐……」

「還能有好鬼點麼？」

「怕會是作特務事！」

「特務事？」俺伯伯程大方很勁問道。「特務事？」

「就是刺探咱這的情形，」程天洲說。「日本人到中國來，沒有一個會作好事。」

「對，對，」老賤仙連連點着頭，「怪不着村裏人都說大名府飛機場裏前幾天落了日本洋鬼子的飛機，說是送下來十幾個人，一定是這事！」

「要真是這事，」俺伯伯程大方很爲難的樣子說。「要真是這事……」

「咱不能落壞名，爹！」程天洲擺着臉。

「是，」俺伯伯程大方點點頭，但是，他扣住臉沉默一會，又說：「可是，這會咱敢得罪他麼？」

這時候，村長帶着巡警官到家院裏了。村長說：

「望八里財主！公安局長來會您啦！」

巡警官帶着那心燥又想笑的神氣，走到俺伯伯程大方的臉跟前，說：

「鄰邦人到咱這來遊玩，希望大家好好招待。」

俺伯伯呈大方想笑，想說話，但，都沒有辦到。老眼仙歪着鼻子，眼睛從眼鏡上邊向外望着，問道：

「是來做啥的？」

「想到您這高樓上，看看四外的風景。」巡警官答。

「恐怕不是，」程天洲用很嚴肅的聲音說。

「那有啥辦法？」巡警官說，「我也明明知道他不是光爲遊玩，要光遊玩，北平上海不比咱這小鄉村好麼？可是他有護照，上邊也有命令，叫保護他，這有啥法？得罪了他還能得了麼？」

俺伯伯程大方望望程天洲，程天洲一句話也沒有了。

日本洋人扛着大皮包，橫哩橫氣的，像鴨子似的，一搖一擺的，板着沉重的脚步，上到那望八里的堂樓上去了。

俺伯伯程大方站在樓門口，把臉面埋在懷裏去了。

程天洲像有一條大蛇咬着他的心一般，他一點也不能安靜。他的臉色一會發紅，一會發白，好像他作了不能見人的虧心事。他對俺說：

「你去看看，他們到底作些啥事！」

俺偷偷爬到樓梯上，站在樓門口向上一看：兩個傢伙都用着一個四方黑東西對住城在照，一會拿出紙來用鉛筆劃着，一會又照起來。

俺把這事對程天洲一說，他的臉馬上變白了。他的上牙狠狠的咬一陣嘴唇，搖了搖頭。

「爹！」他說。「他們真是在照像！這咱可……」

站在當院裏，和村長大談大論的巡警官興緻勃勃的大聲說道：

「沒有辦法，準備點飯吃吧！」

俺伯伯程大方長長嘆了一聲氣，搖搖頭，自語似的說：

「這不能怨咱！……」

俺走出家院來，老賬仙像有什麼要緊事一般等在二門上，他看見俺，把臉一歪，眼睛斜楞着從眼鏡上邊望出來，對俺說道：

「嗨，這種事，程天河再浪嘴，在這事上俺跟他是一個心眼——日本洋鬼子非打是不行啦！」

大秋天的連陰雨，莽壯地下着，……

水把平坦坦的田野佔滿了，把村子填滿了，把村子包圍了。

莊稼人悶在家裏，坐在車屋裏，牛屋裏，磨道裏，門樓底下，擦着鋤，釘着鏟，望住屋簷滴拉拉的流水，人人說着：

「跟日本打起來啦！……」

四

程天淵從保定學堂裏回到家裏來，把北邊打仗那事說得坍塌地一般利害，把打仗說得那麼血火。可是，在俺那，還是沒有聽見過砲響，沒看見過一個老繡，也沒有聽說要催銀了，要糧草，雖說聽見過一回飛機，但是，滿村子人，滿滿的站在街上，空場上，高土堆上，樓上和屋頂上，誰也沒看見一個飛機的影子。

村裏人提心吊膽的乾乾的說着：

「這仗能打到咱這兒來麼？……」

俺伯伯程大方覺得不能。在他覺得，自古以來，打仗不是這麼容易的事，再說，在老關東不是沒有打起來麼？前年在老長城，熱河古北口，那仗不是也

沒打起來麼？這回，還不是鬧些天就算完事麼？

「我看還是打不成，……」俺伯伯程大方固執着說。

「不，爹！這回一定要打啦！」程天淵說。「抗戰是全國人的願望，抗日戰爭一來，就非打到底不行啦。」

「別跟您爹抬槓，天淵，我說這話你放着！」俺伯伯程大方說。他那神氣還是把天淵看成一個年輕人，他那從學堂裏學來的話，總不會有他的話有根其似的。「要抗日不早抗了麼？……再說，日本那飛機大砲，咱有麼？」

程天淵不反駁他爹，但是，程天淵也因執他那說法。他常常跟俺，老販仙，大堂鞭，二堂鞭和三堂鞭說那打仗這宗事，他三番四複的說這場仗要打下去。像鐵板上釘釘一樣牽頭老靠。他不說他爹不對，但，他總是表示出他不跟他爹抬槓是他懂禮，在這事上，他爹沒他知道的多！他的說法不會錯。他的結尾總是說：

「您看吧，這次抗戰，是爭生存的戰爭，決不會半路妥協，非把日本鬼子打回去，總不會完。」

果然，這場仗是一天一天的緊了！村裏雖說還不見過兵，雖說還聽不見砲響，看不見飛機動，但是，風頭一天緊一天，駭人心頭的消息，好像繼續不停的從城裏向外飛，村裏一會傳個這事，一會又傳個那事——戰爭真要打起來了！日本鬼子真要打過來了！

風頭來得越緊，程天洲心上就像壓了一塊大石頭，而這石頭天下沉似的，他的臉上一絲歡氣也找不出來了。他好像不願意這仗打下去，雖說他明明知道這場仗一定要打到頭，雖說他知道咱的傢伙不如人，最初一定打不好，但是，這仗一緊，他好像糊塗了。這場仗好像是打在他的心裏，他自己不知道到底怎麼好了。

他很擔心打仗這事，要有一天不跑到城裏去探探風聲，他連覺也睡不安

身了。

俺伯伯程大方也覺得不安心了。他天天憂心的說着這場仗是出了他的打算，以後，到底會打成個什麼樣，他也不敢想，實際上，他是想不出來了。他活到五十幾歲，從沒見過也沒聽說過這樣的仗，從東海邊一直到老山西，大半月天的地方都在打仗。這算一個啥年頭？

「六十年一輪，天下又該亂啦！」他說。

但是，俺伯伯程大方把打仗這事和自己的心事一見面，他的臉馬上就拉緊了，頭也低下來了。他掛出一付攪心亂意的作難樣子。有時候，他搖頭，他發呆，好像把他的心給駭壞了。

程天河用着他那老樣子，不在乎這事，好像世界上的什麼事跟他沒關係似的。於是，他還是遭俺伯伯程大方的惡罵。

「你有個大人心眼沒有？世道亂成這樣，你能安份點不？」

「打仗他打咱！」程天河憤氣着。「咱還能不叫他打麼？世道亂，還能不活麼？」

這一天程天洲帶着格外的興奮勁從城裏回來，好像他帶回一個說給誰誰都高興的好事。但是，他一見他爹，那股勁就眼看消下去了，慢慢又變成他心裏一樁大心事似的，他的面容也叫這心事壓住了。

他眼看着他爹，人人都能看出來他有一件事要跟他爹商量，但是，他不敢說，他難出口。他隨着他爹從家裏走到前院，走到客屋裏，從客屋裏又走到家，他還是沒有說。等到天黑盡了，燈點上了，他又跑到他多住的東樓裏，這才慢吐吐的說道：

「爹，我想走啦！」

俺伯伯程大方非常的吃驚，好像他聽到第一聲的大砲響，他的心都震顫起來了。

「你向哪走？」他的聲音顫着，眼珠就要瞪出血絲來了。

「向河南，」程天洲說，他的聲音很低。「先到鄭州去，再到西安或者漢口。」

俺伯伯程大方死死的望住他，沒有說話。

「十幾個同學一起走，」程天洲又說。「趙家，田路村的張家我們一起走！」

俺伯伯程大方，不動也不說話。

東樓裏，只有燈頭在動。只有燈頭燒油的聲音在響。

半天，半天，俺伯伯程大方慢慢的搖了搖頭，眼眶裏慢慢的發亮，淚水默默的閃動了一下，趕忙爬過他的臉：鑽到他的鬍子裏去了。

程天洲的臉沉沉的，一下低下去了。

俺伯伯程大方用着那嘎嘎的，顫顫的，哀痛的，像哭得沒有一點力氣的聲

音，說道：

「你走，天洲，我的好兒子！咱還過不？」

俺伯伯程大方用袖頭擦了擦眼睛，嘆了口氣。

「天洲！您爹就指望你自己，」他自語着，眼睛盯在桌面上。「你從小，天洲，您爹就覺得你是個好兒子，不管怎得，你可該把您爹守到老！」

他又嘆了一口氣。

「您爹依着你的意思，叫你上學，又費心給你選了一門親，您爹把所有的指望都放在你身上哇？你成人不到一年，你又想走啦，你更不要家啦！你想想天洲！你叫您爹難受不？」

「爹！」程天洲慢慢的抬起他的臉，他覺得對不起他爹似的。「你別說啦，爹！……」

俺伯伯程大方望住他，那眼睛放射着又親又痛，又歡喜又悲哀的光輝。他

很想把他兒子程天洲抱在懷裏，他很想親一親他的臉。但是，他單單望住他，默死死的一動也沒動。

「天洲！我的好兒子！」俺伯伯程大方沉默了大半響。「要好，咱家一家人都好，要死，咱也死到一堆吧！」

程天洲那閃着光的淚水，帶着一斗勁，簌簌的從眼眶裏滾出來了。

大礮聲顫猛猛的，日夜的響着。北邊和西邊，好像整個半月天上響有陣雷，地也搖顛了。

軍隊把大小村莊都駐滿了。大路上，填塞着馬，大礮，汽車，老總們的大隊，給養車和子彈車，有的退卻，有的前進，浮土來回隨着大路飛着。

莊稼人摸不清前邊打成了啥樣子，摸不清這場仗會打成個啥樣子，看着軍隊，聽着礮響，心裏一直是悶悶沉沉，恐恐懼懼，眉頭皺得展不開了。

俺伯伯程大方這些天，顯得老多了，他的兩道眉上堆着愁悶，眼睛裏揷着憂慮，臉上和嘴角上的皺紋堆滿着，腰伸不直了。

「日本鬼子真能打過來麼？」他常常自己問自己。

程天洲眼看着瘦下來了。他帶着不安的和沒有睡醒的樣子，連話也少和別人說了，他好像心裏填着一塊大石頭，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似的，他又疲累，又煩躁，心焦得連飯也吃不夠數了。

「噯，日本人要過來……」他愁苦苦的自語着。

漳德府那邊大砲響得正緊的時候，在俺那，不管窮富，人心全給打僵了，誰也摸不清自己應該作個啥打算，人們就那麼等死似的等着。可是，這時候，軍隊忽然開北邊走了，人人說：這一下要打到北京城了，這一下要打到關外去了。

人心像驚羣的鳥一樣的歡躍。

俺伯伯程大方帶着興狂的樣子在村裏說：

「打仗這事，自古以來『以逸待勞』都是沾光的啦！這回，日本鬼子犯了『勞師』病，他不敗，我不信。」

他對程天洲說：

「這次仗，不會錯，天洲！」他的聲調很快活。「日本鬼子要不败，算我沒有眼勁頭！」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程天洲壯着勁說。「只要打，日本就得敗！」

「是哇！」俺伯伯程大方說。「他那個小國……」

老眼仙說有人來找程天洲，俺伯伯程大方說：

「你去，二綿羊，看看是誰？」

客屋裏坐着的是程天洲幾年以前的老同窗，俺在三年前常常看到他，他那一對大眼，一個大嘴和一個高鼻子，還是以前那老樣子，他那一張好笑的臉也

是老樣子，只是他的個子大了，長粗實了。他好像也認得俺，他問道：

「天洲在家麼？」

俺還沒有答出話來，俺伯伯程大方和程天洲都走來了。程天洲上前抓住他的手，他那粗大的嘴臉笑得整不住了。

程天洲帶着驚喜的樣子。說：

「幾年不見了！」他停一下。「你也沒有走麼？」

客人的大嘴很平板的笑一笑。

「走哪是家？」

「對呀！」俺伯伯程大方說。「走哪去，也沒在家好。」他的眼睛忽然帶着擔心的樣子望一望客人，問道：「軍隊向北一開，日本鬼子想退不是也退不走麼？」

「是哇！」客人說。

客人默默笑了一陣。

「不過，這是一種牽扯。」客人說。「真正的勝利，恐怕還得一個時間！」

俺伯伯程大方漲起不服氣的大眼，連連問着：

「這是誰說的？這話怎麼講？」

俺伯伯程大方總覺得客人是嚇他或騙他。

於是，客人就從頭至尾來說這場仗，說得他嘴角裏的唾沫都發乾發黏了。

俺伯伯程大方聽着，想着，慢慢的消着勁，慢慢的沉着心，頭低着，她，
不下去了，他嘆了口氣。

「這個世道！」他埋怨着。

俺伯伯程大方一聲不響，攢着手走出去了。

「去叫賬仙，二綿羊！」他對俺說，「您倆都到我東樓去。」

俺跟老賬仙到東樓裏的時候，俺伯伯程大方正孤單單的坐在那裏納悶，他

看見俺倆，動不願動的樣子抬着臉，很敗興的樣子說：

「這世道是不會好嘍！」

老眼仙像豬擦癢一樣，那麼難受的笑了一聲。

俺怕伯程大方望他一下，又說：

「您倆都在我這村裏幾十年嘍，您又都是在我這門裏長大的，您作事，當然不會錯！」他又望望俺倆。「可是，世道很快就壞啦，日本鬼子要過來啦，以後作事，千萬得小心！凡啥事，得想了又想，想透才能辦！」

老眼仙歪着鼻子，兩眼從眼鏡上邊望住俺怕伯程大方，他想說話的時候，

程天洲走進來。

程天洲帶着一身興沖沖的心勁，站在他爹跟前。他爹問他：

「朋友走了麼？」

「沒有。」他答。

一眼可以看出，程天洲有重要的事要跟俺伯伯程大方商量，但是，他的心勁提得使他一下不能說出來。

「有事麼？」俺伯伯程大方又問。

「我想去參加工作！」程天洲說。

「啥工作？」

「咱這救國會的工作。」

俺伯伯程大方沒有聽懂似的，低着頭沒有回答。

「救國會要發動莊稼人，來組織武裝，」程天洲又說。「要組織游擊隊保

衛家鄉，保衛祖國！」

俺伯伯程大方抬頭望望程天洲，問道：

「你那朋友不是說，咱這難保住麼？」

「就是因爲這，才需要游擊隊呀，爹！」

俺伯伯程大方連連擺一擺頭，說：

「瞎想！天洲！軍隊要是選走，救國會能當啥事？」

「東三省到現在還有游擊隊呀！」

「我沒聽說。」俺伯伯程大方用友厚的口氣說。「不管啥，天洲！莊稼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年頭，自己可不能找麻煩事，天洲！」

程天洲很生氣的樣子，扣着臉，看他那勁頭，他好像下了決心，他想倔強的搖搖頭，說一個不字，但是，他終歸沒有說出來。

「你知道您爹的心，天洲！」俺伯伯程大方說。「您爹一輩子不好惹事，您是您爹心愛的兒子，你不能背着您爹的心意走！」

程天洲死死的站着。俺伯伯程大方又說：

「你好好想想，天洲！你願意離開咱家，你願意離開您爹麼？……」

客人要走的時候，程天洲對俺說：

「你去找賬仙拿五十塊錢，就說我要！我去送客，在村頭上等你。」

俺拿着錢攢上程天洲的時候，他正和客人在村頭上那棵白楊樹底下坐着。看他的臉和眼睛，他好像哭過一場。

「這錢給你，」程天洲對客人說。「這算我捐給救國的經費，算我也盡了一點心！」

客人傻傻的笑着，說：

「我代大家謝謝你，天洲！」

這話好像罵了程天洲，他忽然掛出了難過的面容。臉上很難看的抽動一陣，說：

「不，」他搖着頭。「我只希望大家不罵我，我只希望大家不把我看成沒有血氣……」

他說不下去了。

客人走遠了，只剩下那麼一個黑點子了，程天淵還站在那裏死死的望着。

黑森森的雲影壓着地，雪的鵝毛大片眼看就要掉下來了。

傍晚的時候，軍隊裏的司令還發着誓，貼着告示說：誓死不離河北父老！但是，天還沒有黑盡，老鴉還沒有宿窩的時候，一個風飆飛着：日本鬼子到南樂縣了。

突然間，一聲大礮響在頭頂上似的，人心嚇死了！好像天和地崩裂了！

黑暗驚惶的擁擠着，堆着。雪片像震落的塵土一般，混亂的飛開了。

俺伯伯程大方把家裏所有的人都喊到堂樓上，撕着啞裂的嗓子，擠着低沉的聲音，說：

『只要把良心拿正，只要不虧心！槍彈會有眼睛，大礮會有眼睛！……』
大礮震得堂樓發抖。

空樓裏，黑暗擠着黑暗，恐怖的寂靜，飽脹得叫人發悶。

俺伯伯程大方嚇人心跳的忽然又說：

「壞世道行事，要看風使舵，和平處世，誰利害，咱不惹誰！……」

「阿彌陀佛！……」

老奶奶掉床一般，格哼一聲，跪到床下邊，眉頭磕得樓板咯嗵咯嗵的響。

五

日本鬼子自從佔了縣城，作陰事，就好像劃着圈，一下告示，就是：十里以內……。

俺的村子離城八里地，俺伯伯程大方家的高樓，從城門上，從城牆上，一眼就能看到，所以，日本人作陰事也脫不了俺伯伯程大方家。他，又是那麼一個怕事的四面光的人，陰事，他都不敢不依着日本鬼子的話去行。每每他都是

這麼說：

「專肯得罪好人，」他搖搖頭，「不要得罪壞人！」

日本鬼子兵常常排着隊，扛着機關槍，拉着大礮，來村裏「徵發」，「徵發」的時候，往往打人和殺人，有時候，他們還示威風似的燒燒房子，但是，俺伯伯程大方家算沒有遭過這宗事，因為，他照數「徵發」給日本鬼子糧食，錢和東西。

「你好，望八里的，」日本鬼子用蹩腳的中國話誇獎他，「望八里大大的好人！」

俺伯伯程大方一聽到這種話，他就低下頭，他的心裏像扎着一把刀子似的，他回到家裏，會皺住眉頭，嘆氣嘆半天。

他的手按在心門，搖着頭，問自己：

「他們一誇獎俺，別人不會罵死俺麼？唉。……」

別人罵不罵他俺沒聽說，但是，俺知道俺伯伯程大方很聽中國縣長的話，聽中國軍隊跟游擊隊的話，並且，他很願意給他們作事。

那時候，縣長退到縣東五十里以外的大鎮上，而中國正式軍隊離俺村上至少也有卅里，但是，只要有中國的公事人到了俺村上，只要縣長偷偷下過來一個告示，俺伯伯程大方會把他家應出的錢和糧食，全數送去，就在以前平和時候，他上銀兩也沒有這樣爽快過。並且，那是多麼危險呵！要經過日本鬼子的兵營，要經過日本鬼子的盤問，但，俺伯伯程大方都作到了。

「送到了麼？」

「送到啦！」

「好。」

忽然間，俺伯伯程大方的臉又扣緊了。每每都是這樣：給中國政府和軍隊送東西的時候，他有點奮狂，而東西一送到，人一回來，話一問過，他的心就

像壓上一塊石頭似的，心情沉重的癡呆了。

他默默的，沉沉的，驚呆的對家裏人說：

「一點風也不能透，咱給中國軍隊送東西，可誰也不能說出一個字！」

俺伯伯程大方，對游擊隊有個很古怪的看法：他覺得他們出身不正常，就一眼看定，他們不會作出有益他的辦法，雖說游擊隊裏的啥辦法都定得好，公道，正當，要緊，但，他總是心裏怕他們。可是，他佩服他們，佩服他們打仗打得好，打得巧妙。他們叫日本鬼子鬧不清是哪來，到哪去。日本鬼子怕他們，他就佩服他們。

俺伯伯程大方家的日子，過得像一個窮苦的病人一樣，一年到頭憂憂愁愁，戰戰兢兢，心根上的病沉得沒有醫生敢下手了。

但是，俺伯伯程大方家的高樓，仍然是那個老樣子：硬硬氣氣的，高高的，扛着青天，頂着太陽，傲傲氣氣的永遠的站着。

秋莊稼眼看要收完了。太陽照着那乾巴巴的漫野，照着黃拉拉的村莊，秋天默默的，驚惶的走了。

一到這時候，莊稼人，人人嚇得心慌，因為，日本鬼子要大喊「徵發」了。幾年以來，他們都在這時候「徵發」莊稼人的糧食，棉花和錢。並且，要開始「清鄉」，要拉起毒蛇一般的軍隊到村裏來「宣撫」，這就像他們的皇帝定下來的老規矩。自然，這一年也一件一件的作了。

人人知道，接着來的就是他們所說的「軍事掃蕩」，但是，他們卻忽然喊出了「治安強化」。最先，是那個在以前領過戲班子的縣長召十里以內的村長開會，後來，又是扛着機關槍，拉着大礮的隊伍出城「宣撫」，——就是罵人，嚇唬人。緊跟着，領戲班子的縣長把告示貼出來了：村裏的年輕人都得去修碉堡，修路，修城，挖戰溝……。

這一天，太陽落下樓頂的時候，俺伯伯程大方接到了日本鬼子的一件公事，公事上說：爲了軍事上的需要，一定要「徵發」俺伯伯程大方家的高樓，好修城和碉堡！並且，命他立刻搬空。

俺伯伯程大方，一下可嚇楞了。他拿着那公事去找他二兒子程天淵，他大兒子程天河，俺和老眼仙。他連連躁着腳，擺着頭，一句話也說不成了。

「這，……這，……唉！」

他跑到堂樓裏，去找老奶奶去了。

俺伯伯程大方一家人都集在堂樓裏，瞪着傻眼，哼啞着，納着苦心的悶。

老奶奶跪在菩薩前邊，磕着頭，說：

「無非是想要咱的錢，無非……，保佑……」

程天河氣憤憤的自語說：

「日本鬼子，不管他想啥，依我，就不受這份悶氣！」

「呃？」老賤仙歪起賴子問。「有啥法？」

「把游擊隊叫來！」

「別說傻話！」俺伯伯程大方暴怒着。「你再胡說，我可要打歪你的嘴！」

「那就別想要樓囉？」程天河倔強着。

「唉！」俺伯伯程大方搖着頭，狠命嘆了一聲氣。

第二天一清早，日本鬼子兵帶着機關槍，大礮，壓着幾十個木匠和瓦匠，

拉着成百的騾馬大車來了。

俺伯伯程大方，帶着磕頭跪拜的樣子，哀求日本鬼子兵的官長說：

「不要拆俺的堂樓！俺請……」

日本鬼子兵的官長，望都不望他，說：

「拆完的！都拆完的！」

「請不……」

「別說啦，爹！」程天河說。「反正不當事！」

俺伯伯程大方望望他，他頭也不回的，氣憤憤的走了。

太陽爬上樹梢，爬上樓頂，冷淒淒的站在中天上站了一會，很快就落到西天邊上了。

老奶奶坐在堂樓裏，神情恍惚地的說：

「給他錢也要拆我的樓，叫我到死也不能死在樓房裏！……」

「一勁說那做啥？娘？」俺伯伯程大方說。「命裏該咱到哪，咱到哪，還說那作啥？」

說話之間，槍聲在村裏響起來了！老眼仙氣虎虎的跑進堂樓來，說：

「游擊隊，」他激着咳嗽。「游擊隊來到啦！」

「好！」俺伯伯程大方狠狠點一點頭。「來得正好！」

俺跑上樓去。哈！日本鬼子跑得是那麼快！他們像蹣跚的豬一般蹣跚出村子，慌慌忙忙的向城裏跑。而游擊隊的人是滿村滿野，他們攢着和截着，槍聲急成一片了。

在村裏，游擊隊的人把大車拉到村外，點了火，烟氣像昏天的黑旋風似的頂着天。

村西，驛馬大羣，揚着塵土，搖着尾巴，擺着頭，向西走着，這大羣的後邊，兩個伸着脖子的大礮，跳跳動動的緊跟着。

忽然間，驟雨似的槍聲停止了。游擊隊裏的人馬好像一下埋到地下似的，一個人也看不着了。

俺望住城打楞，樓下，在街上，有人說：

「都給打跑啦！……」

俺回到堂樓裏的時候，程天河也好像剛剛走進來，站在門口大吵着：

「人家算給咱除了害，咱能白着人家麼？」他發着氣，又自語似的說：「游擊隊真能爲莊稼人出氣，游擊隊真算是跟莊稼人一家……」

「不准你瞎說！」俺伯伯程大方說，他狠狠瞪了他兩眼。「這話對咱沒好處咧！」

「這爲啥算瞎說？」程天河倔強着。

「你，」俺伯伯程大方說，他氣壞了。「要不是在這種時候，我得罰你跪一天！你再多說一句話，我叫你跪一天！」

堂樓裏，一下沒有聲息了。

老奶奶用舌根嘆了一聲。程天河用鼻子嘆了一聲。就在這個時候，俺伯伯程大方也用深深的嘎嗓子唉了一聲。

「咱總得給游擊隊送一些錢，爹。」程天洲不安的說。

俺伯伯程大方搖一搖頭，望他一會。

「不，天洲！」他低低的說，「這不是時候！」

「這還論啥時候？」

「你年輕，天洲！」他又說。「在以前，在以後，你給游擊隊送錢，我都願意！在這時候，您雖說游擊隊好，我也要打您的嘴！」

「那，……」

「不要再說，天洲！」他又說。「你要想有咱這個家，想叫咱家裏老少都安全，你得聽您爹的話！」

程天洲臉上緊緊抽了幾下子，兩眼的眼淚，亮晶晶的擠出來了。

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竟有這麼一回事：日本鬼子兵排着隊，拉着驛馬大車和槍礮，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而巧碰巧，游擊隊截了他們，得了他們的槍礮和驛馬，並且，游擊又要打城了。

叫日本鬼子嚇破了胆量的莊稼人，對於這事，都害怕得搖頭和嘆氣。有些

人家，乘着黑天拉着東西，帶着人都逃走了。村裏人，各人有各人的猜想，每種猜想都駭得自己的心裏抖跳。

俺伯伯程大方心安意泰，他不害怕，他對村裏逃走的人家，提起來就搖頭，他覺得他們可笑，於是，他囑咐他家裏人，囑咐俺和老賬仙，說：

「這幾天，誰也不能離開家！」他很理壯的樣子。「不虧心，不能心虛。」俺伯伯程大方的老相好，親戚，和俺村裏的老鄰居們，都帶着憂心的樣子，勸他說：

「躲躲吧，望八里財主，日本鬼子會疑心你通游擊隊哩！」

他輕嘲嘲的笑一笑。

「我不怕！」他說。「日本鬼子再不通人情，有俺這地土，他不會信我通游擊隊！」

「別說那，望八里財主！」勸他的人都說。「日本鬼子可不會管這一套！」

「唉，天說，」俺伯伯程大方頑強着。「天說，……」

程天河反對他爹。他生氣着說：

「看吧！不把游擊隊叫來，咱還得受氣！」

俺伯伯程大方。惱惱的盯他兩眼。

「你胡說我打歪你的嘴！」

「我不願意對日本人低三下四！」程天河說。「發了急，我就當游擊隊

去！」

「唉？」俺伯伯程大方氣得說不出話來。「你說啥？你當游擊隊去？」他氣喘着連連問道。「你想叫家裏遭禍？你想叫老少都死在你手裏？」他全身抖顫着。「誰叫你生成我的兒子？……我不要你！……」

程天河氣得跺着腳，一頭跑到自己屋裏，好像永遠也不想出來了。

程天洲望住他爹，唉唉的嘆了幾聲氣，說：

「爹！俺大哥也不能算錯！在這時候，爹！咱不能不……」

「你不要說叫你爹難受的話，天洲！」俺伯伯程大方擋住他的話。「你爹拿的主意沒有錯！你聽你爹的話就够啦！」

「可是，」程天洲苦苦的說：「咱小點心，也不能算不對呀！」

「怎麼小心？」

「叫二綿羊哥常去城裏探探信，」程天洲說：「要是日本人真有動靜，咱也好預備呀？」

這一句話好像填了俺伯伯程大方一肚子心事，他苦苦的沉思着，一聲不響了。

天黑的時候，俺伯伯程大方把俺叫他屋裏，他一直說叫俺小心，叫俺學一點精明，叫俺學一點大方派頭，最後他才說，明天起早叫俺到城裏去。

天剛濛濛亮，俺起來了。那時候，很有幾個公雞還在叫着。月亮帶着一張

灰白的臉，星星閃着那賊眼睛，好像世界上的所有都在做着害怕夢似的，冷抖抖的，淒迷迷的，駭頭顛的，都是那麼提心吊胆的樣子。

俺要走到村邊上的時候，拾囊的老發驚嚇得像個野兔子似的從村外跑進來，連跑帶咳嗽着，說：

『鬼子兵把村子圍嚴啦！』

俺給嚇呆了一下子。

老發又說：

『一車是劉您望八里財主家，你跟我跑吧。』

『不管怎得，』俺說，『俺也得給家送個信呢！』

老發拐到一個深蘆葦裏，不見了。

俺跑到俺伯伯程大方家的門口上，忽然有兩個日本鬼子兵擋住俺，並且，打了俺幾槍托。

「滾你的蛋的！」日本鬼子兵用咱的話罵。

俺沒有辦法，俺搖了搖頭，心裏嘆了一聲。

太陽遲鈍的爬上樹梢的時候，心裏嘆了一聲。俺聞到俺伯伯程大方的家裏，那已經晚了！俺伯伯程大方給打得看不出是個陰模樣了，程天河給打斷了一條腿，程天洲給割了鼻子和斷了一條胳膊。一根繩子和兩棵樹綁着他們父亲和他家的娘們，小孩，老眼仙跟掌鞭的伙計。

俺搖着頭不敢看他們。但是俺心裏，俺想和他們說幾句話。俺的眼淚衝着眼眶子向外流。

一個漢奸（俺認得他也是個唱戲的。）走近俺，說：

「你可憐他？你叫他說實話去！」

俺顫顫抖抖的走過去。俺伯伯程大方把那打爛的頭臉搖一搖，對住俺，說：

「二綿羊！咱要是真過過游擊隊，咱沒有話說，」他低下頭嘆了一聲。

「可是，咱沒有。……」

「這會，還說那做啥？」程天河說。他那臉緊扣得像一個惡性子的神像。

「二綿羊！」俺伯伯程大方又說。「你排門去串串，叫村裏人給咱求個情

吧！」

「不，爹！」程天洲連連擺着叫痛苦扭壞的臉，說。「那沒有用。」

「用啥法能救咱一家人？」

「唉！……」程天洲埋下臉去，不響了。

俺知道村裏人不會有這個情面，俺也知道村裏也沒有人敢露頭，但是，俺

趕緊走出去了。

俺排着門去說好話，和磕頭，人人說：

「唉，遲啦，二綿羊！咱村裏都去磕頭也不行啦！」

俺跑了不到半個村子，俺到了程二牛家，程二牛正掉着眼淚和俺說着話，猛然間，在俺伯伯程大方家冒出一股沖天的黑煙。村裏人是誰一聲驚叫，這聲音帶着恐怖，帶着抖顫，馬上傳遍了村子，村子也給嚇得呆顫了。

村裏人都跑到街上去了，人人睜着那駭然發傻的眼睛，死死的顫着嘴唇，望住俺伯伯程大方家圍着高高的堂樓燒起的烟火，發傻了。

是誰帶着哭聲喊道：

「咱們都跪下，咱們都求情。……」

滿村滿街的人，默默的，誠實的，哀痛痛的跪倒了。

撲天蓋地的烟火，圍着那鑽天高的堂樓燒着。

「日本鬼子不通人性的情理！……」從二層樓上，從那噴射的熊熊的烟火裏，響着俺伯伯程大方那嗚破嗓子的聲音。

跪倒的人忽然站起來。烟火照紅的他們的臉，朝向堂樓發死了。

俺伯伯程大方爬上樓頂，伸起兩手向着天，向着太陽，他好像在呼叫，但是，聽不見他的聲音，他的聲音彷彿是乾在嗓子裏。他家的一家人都在望着天，望着樓下，死死的打楞，誰也發不出聲音來了。

樓下，滿村滿街的人發着死僵

俺伯伯程大方和他二兒子程天洲抱住脖子，他的頭壓住他的肩膀，死死抱了一會。

程天洲扒住樓垛口向下望一望，回頭望望他爹，他奶奶和他那年紀輕輕的媳婦，他向他們慢慢的點了點頭，用他那剩下的一隻手拉住他爹，從樓垛口下到「滴水」上。他驚心胆怕的向下望一會，臉又對住他爹去了。

「跳下來！」街上的人忽然喊道。

他站在那伸着硬挺挺的脖子的，鴨嘴一般的「滴水」上，受到了這聲音的感動，他的眼睛像老鷹捉食似的，明瞭的望住下邊，但是，日本鬼子狠心狠

意的對他打了一槍，他連忙又爬到樓頂上去了。

冲天蓋地的烟火，很快把那鑽天高的高樓埋沒了！村子裏被烟火罩着，太陽也被黑濃一團的烟火衝不開了。

滿村滿街的人楞楞着，乾乾的，顫抖的嘴唇上不自覺的嚙嚙着：

「唉，望八里家！……」

說話之間，好像是頭頂上響着一支半拉的聲音：

「游……擊……」

這時，一支皮開肉爛的嗚嗚的聲音響過來，人人緊張的心頭震顫了一下子。

人人的眼裏像閃電一般閃過了程天河的影子，果然！程天河從鑽天高的堂樓上跳下來了。

滿村滿街的，死呆的人羣波動了一陣。

滿村滿街的，凝結的人羣駭呼了一聲。

俺跑過去。俺忽然覺得和他姓兄弟，親父子似的，俺不能不去看他和他衝護他，但是，他動也沒動，黏黏的鮮血從他嘴裏，鼻子裏，眼睛裏向外爬流着。

「救治他！」村裏人傻楞楞的喊。

他活不成了，但是，俺把他抱到一個廣寬的地方，俺想叫他喘口氣，再活過來。

滿村滿街的人低下了頭，眼淚從人們的心裏湧出來了。

單調調的，冷冷的槍聲，好像穿着人心似的響了！

滿村滿街的人頭，硬挺挺的伸起來，一對一對的眼睛，明朗朗的張開了。

太陽從那冲天的黑烟的邊沿上，望到村裏來。

這會子，俺伯伯程大方家那一望八里的鑽天高的大堂樓，和那紅磚朱瓦的老古坟是一個樣了。

磚縫裏沒有規矩的生着綠草，綠草寂寞而又親熱的總是向着太陽點頭。

——四三年初夏，在渝郊。

北方

北方底深冬的夜，煊染着濃墨的黏性的黑暗，把那一張一張古銅色的，緊扣得彷彿神像似的沉啞的人臉埋沒着。

風，驚懼似的喘息地吹着。一陣一陣的和黑暗一起飛奔的塵砂，好像荆棘的掃帚一般，冷冷地刺刺着緊嚴的石板似的人臉。

黑暗和塵砂到處在走動。夜，沉寂，緊張。——黑暗戰慄着。

人們，誰都是肅穆穩穩的，用着堅硬發僵的姿勢站着。凝滯的有幾分蠢笨的眼睛，對着黑暗愕然圓張着。心裏——那一顆顆浮撲而固執的和每個人的生活一樣沉默的心，卜卜的跳得發響。

老社長，——那個綽號「老洋刀」底五十幾歲的人，蹈着堅毅的腳步，站在人們胸口以上的廟台上。他底漠黑的身軀和堆積的黑暗溶合着。但是，人們好像漸漸地看到了他那張沉毅而急躁的面目，特別是他那一對好像多水的明朗的眼睛。於是，人們的胸口感到了一股緊壓，緊張的沉默更加濃厚而沉重了。

鼻門裏躁急地喘息和風一樣的響着，繼續着。……

「走吧。」老社長用那過長的曹現時代底洋刀，從腳下揮到頭頂上去。他底聲音響得很堅硬。

「還有人沒有來，」福祥響着惱憤的聲音說。聽那話頭，他是預先就準備好了的。「二包皮子」還沒有來。」

「雞毛能够擋住大車不走麼？」秋貴說。他把漢烟袋綁在槍托底頸子上。「啥串指望「二包皮子」那西瓜還不會爛掉在炕頭上麼？」

「您不能那樣說，」福祥放着嗓子，倔強地聲音響着。「咱們都發過誓，

咱們也立過咱們底規矩！您說那，那咱們底規矩不成了空葫蘆了麼？」

福祥放開鼻門喘了一口氣。他很緊張。他覺得他恰恰說到理上，他勝利了。他像一隻雄雞一樣挺着脖子，把大槍從這個肩頭換到那個肩頭上，眼睛攏捕着堆積着的暗黑裏的人臉。

「您又是爲了您那一點仇，福祥叔！」二昌性子發着燥。「這是啥時候？這時候還能斤斤兩兩的麼？」

福祥忽然覺着一陣頭木，兩隻眼睛發着乾燒，他憤怒透了。他底聲音抖顫着說：

「你從哪知道，二昌？你從哪知道俺是爲了俺有仇？」

「聽我說，福祥哥，」清和在黑暗里皺着不耐煩地眉頭。「您們先鬥什麼，嘴？爲啥要像爭着一堆牛鬃一樣爭一句話呢！是不是？」清和喘着氣乾咳了一聲，繼續着。「有老社長在，老社長就會有辦法的啦。」

「看，二昌就說那刺耳朵話。」

「我說話你就耳朵疼麼？」二昌連飄帶氣，聲音裏充溢着躁性子。「先人們留過一句話，「自己底臉不能夠叫人家打」，「二包皮子」來不來——不管他盟過哈誓，回來才能說，現在，誰知道日本鬼子來到什麼地方？咱們能叫日本鬼子撲到窩裏來麼？」

「那話……」

「啥話？」

福祥緊扣住了牙關，沉默了。他底惱憤的眼睛帶着很濃的憂鬱，心裏想：二昌又和我作對了。

「走吧！」二昌吵叫着聲音。「英雄不死在炕上」。

「對啦，走吧！」混亂的大聲音爆炸着。風把那聲音衝擊着，撕碎了。

「不要慌！」一支喘得發噎的聲音在黑暗的背后叫着。「等俺一等。」

「是「二包皮子」麼？」

「是俺。」「二包皮子」停止在人堆的邊沿上，他底聲音響得好像有幾分得意。「俺覺得這會您們也走不了咧。」

老社長把握着的手槍裝進槍套裏，帶着洋刀響着那刀鞘的破鏽的聲音，他就走下廟台來了。

「「二包皮子」！你第一回犯了規矩！」老社長說這話時，神色十分嚴肅。「二包皮子」那一顆興旺旺的心，一下萎縮了。他望着老社長，他覺得老社長那一雙多水的明朗的眼睛從頭到腳透射着他，他驚呆起來了。

「我給你說，「二包皮子」，不準你再犯第二回。」老社長那急躁的臉頰冷靜着。「你爲啥來這麼晚？你能叫全村里的事耽誤在你自己身上麼？」

「嘿嘿，俺，社長！」「二包皮子」顫索着發噎的嗓子。「俺擦擦槍，俺又掘了一點子彈出來，再整理整理俺家裏的東西——不是麼？社長！俺家裏人

早上親戚家走啦，掉下來的東西俺能不管麼？」

老社長好像並不聽取「二包皮子」的述說，他轉過臉去，眼睛對住黑暗，對住那一張張的古銅色的人臉，他好像在努力辨識着什麼，沒有說話。

大個子金寶從人堆當中擠開一條胡同，走到老社長面前去。硬着他底聲音說：

「社長！咱們還得定一下咱們打仗的規矩啊！」

「不是早就是定過麼？」清和搶急的插嘴說。他馬上乾着聲音笑了一笑。

「社長作咱們底頭目，——在打仗上，社長沒有一回錯過——社長喊一聲衝上去，看哪個敢不上去？」

「我是說，咱們萬一打不過日本鬼子該怎麼辦。」金寶很少表情地說。「咱們打不過日本鬼子還該有個啥辦法？」

「打不過日本鬼子？」清和反問着，他望望老社長。「社長就會有辦法，

只要社長站在咱頭前，咱啥都不用擔心啦！」

「金寶說得對。」老社長壓低着聲音，把那過長的洋刀又揮了起來。「都聽着！」老社長那聲音破裂着。「咱們要是打不勝日本鬼子，非天到傍黑不能退！天一到傍黑就到趙家坟上去聚齊，到那時候，咱們就當起游擊隊來算咧。」

「要是……」

「日本鬼子過了趙家窪！」一支模糊的有力的聲音喊叫着。人心忽然沉澀起來，緊張和恐懼堆滿在皺緊的臉面上。跳動的心好像在默默地問着：

「是探信的劉成麼？」

劉成在人堆里站住腳，頭上冒着蒸騰的熱氣，鼻孔里粗氣喘得分分響，一口唾沫在喉眼裏打着呼嚕。

「日本鬼……」他着急地咳嗽着。「過了趙家窪！」

老社長底洋刀在人頭上飛舞了一個半圓，閃爍的光亮把黑暗劃開了一道

繞。

「衝上去！」老社長響着堅毅的聲音。「一齊上！」

一陣如流水的波浪似的脚步，向着堆滿了黑暗的曠野湧奔過去。……

一一

老社長把他底隊伍擺開，佈成一個V形陣線，前進着。

「這算是一個「布袋陣」，」老社長想。他底得意的笑紋在乾枯的嘴角裏縱動了一忽兒。「敢保日本鬼子不會掙開口。」

但，他一面禿禿的踏着脚步，一面在壓擠着聲音說：

「看不見我底洋刀，可都要聽準我底喊聲！」

「是啦，社長！」清和慌張着聲音說。他好像跑步似的緊走在老社長底身

邊。「沒人敢不聽社長底號令！」

老社長並不理睬濟和底話。他只是帶着洋刀，握着手槍，努力扭動着身子前進。一雙多水的眼睛不斷掃着那V形的鬼影似的斷斷續續的黑線；心裏有一股滿足的喜悅充盈着。對於眼前正要來到的血戰，他好像並不像別人那樣提心吊膽，他覺得這會和往昔任何一次血戰一樣，很快就會取得完全的勝利的。於是，他底心裏就有那末一股喜悅湧流着，他底前進的脚步踏得快捷多了。

「社長！」金寶用着發怒的聲音說。「就這樣接火麼？」

老社長用着邊就金寶底腳調，微微彎着上身，明朗的兩眼細細把金寶望了一遍，沉重地點了點頭。

「那，這不行！」金寶嚴厲的低聲說。「這樣咱們會吃虧的！」

「你放心吧！金寶！」濟和說。他輕卑地望了金寶一眼，很想把老社長底戰法釋給他聽，但，他聽到了老社長底聲音，他底話就馬上收住了。

「不要緊，金寶。」老社長驕傲地說。「只要日本鬼子進了咱底陣勢，咱

們是不會吃虧的！」

「在關東——我不是早就說過麼？游擊隊打起日本鬼子來總是把隊伍散開，總是藏躲在大路兩邊的。」金寶喘息着，出汗的手把提着的紅櫻槍扛到肩頭上去。「咱們就該散開大路兩邊，伏在坎頭上，糞堆上，地溝溝裏，護路溝裏，這地方都埋伏下咱們底人，咱們才能得個上風頭站。」

清和偏着臉望着金寶，和脚步一樣慌張的兩眼閃動着。心裏覺得一陣好笑，——這叫什麼戰法？這是小孩子捉迷藏麼？於是，他不由「嘿嘿嘿」笑出聲音來了。

老社長卻始終在嚴肅着。他那滿含着自信的明朗的兩眼望着金寶，說：

「你說那戰法叫「化整爲零」，我聽說過。」老社長好像思慮地停止了一會。「咱這戰法就叫「聚零爲整」吧？還不是一個樣？要像你說那，金寶！接起火來，你一槍我一槍能當什麼事？還是一擁齊上！不管怎麼說，這戰法沒有

錯，金寶！」

「那不行！」金寶帶着憂慮的堅決調子。「咱們一定要吃個大虧！」

「吃虧，……你看！」老社長在擰起的洋刀指着，狂喊着。好像同時有無數的人喊着同一的腔調和同一的聲音。——前面，黑暗被一陣雜亂的閃光撕碎着，金屬底輕輕的聲音響着，沉重的馬蹄聲，大車聲和不可分辨的混成一體的一切的聲音擊顫着人心響動過來。

人心一陣緊張，心弦卜卜的動彈着。抖顫着壓在噪眼里的聲音在自語：

「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真來啦！」

老社長把下脣扣在牙關裏去。多水的他底明朗的眼睛凝視着前方，呼吸幾乎是緊壓在鼻門里。

「你說，金寶？就是這時候！咱們還能論啥吃虧不吃虧？人家要用拳頭打你底臉，你想叫人家打屁股，那能行麼？天上的星子能拿到地上當燈用麼？」

老社長喘着氣，按着手槍槍套底手，摸索着把手槍握在手裏。「話說一百個，打仗就是拚命，硬對硬來幹，沒有巧門！……走吧，向前上吧！」

這時候，是誰冷冷地響了第一槍，這槍底聲音好像慌張似的顫索着慘然地音調，帶着多水的陰啞，在人們底心坎裏留下了那麼一聲強大的回響。這聲音就慢慢地，靜穩穩地，彷彿蝶蛾輕輕飛舞似的消沒了。

夜，冷清清地戰慄着，……

「×他小娘，這是誰？……哎，上吧。」老社長自語着，發呆的眼睛忽然生動起來。他站住腳，一隻胳膊從袖子裏脫出來，把洋刀揮到頭頂上，用那壓在心下的，好像始終不曾用過的滿含着力氣的嘎啞銳昂的聲音喊：

「一齊上。誰不上，不是他親娘養……的……」

老社長把洋刀指向前方，扭動着身子，向那被斷續的火線所割裂的黑暗裏，撲奔着。……

老社長作人和他作戰是一樣的坦白，率直，忠耿而勇敢的。他出生在一個貧農家里，學會了跑路，那黑刺刺的兩腳就在田野踏得爛熟了。十四歲底時候，他就作了一個正式的莊稼手，十八歲那年是一個見血的壞年成，父親因為還不上財主趙老七底欠債，就被「衙役」老爺抓到「班房」裏，嘔血嘔死了，他就拾起了他父親底生活重擔子，擔起了母親和兩個小妹妹底生活。

二十五歲底時候，——那時候他是一個茁壯的小伙子。太陽，把他那曠臉砥得激射着黑漆的油光，肩膀結實得像岩石一樣，可是，曹琨大總統起了作戰的興緻，仗就打起來了。於是雙井集被派了官車，趙老七——他正作着地方官，就把他派作了趕車手。

「新元！這事不用我說，你也知道的啦！」趙老七響響的叫着他底名字。好像不高興看他一眼似的，用着眼角掃視他。「人不回家不用說，只要人回

來，車馬就得齊全，要不就要包賠啦！」

新元——老社長並沒有響聲，坐在車棹上，一隻手搭在韃騾子底屁股上，瞪着奮然地兩隻沉默的大眼就走了。

新元跟着灰色的人羣流埋在塵土，飢餓和槍彈里，耳朵里鳴叫着那千篇一律的槍砲的同一的聲音，日日夜夜，時光慢慢給送走了。他瞪着兩隻憂慮的茫然的眼睛，皺起眉頭看看蔚藍的天板算一算，半年了！牲口瘦得像害了肺病似的，只有一身皮毛顯得那末蓬鬆，但是，仍然沒有放回來的希望，就那末眼看着車馬在等待着。

夜裏，這隊伍忽然退卻了，新元底大車載着洋麵軍火，上面又是兩個傷兵和一個帶着洋刀的軍官，但是，他們都睡着覺，響着沉重的鼾聲，於是，新元底心抖跳了一陣，大車就拐了彎，他回家來了。

後來，村裏傳着他發了洋財，果真，他買起土地來了，日子在蒸蒸地興旺

着，他變作了雙井集二三等的人家，於是，他也在村裏間起公事來了。

有一年，忽然有人說「奉軍」不行了，革命軍就要過來了，新元底心於是又衝動起來，他拿出他那掛在床頭上的曹錕時代的洋刀和無論如何也沒有肯賣掉的枕頭下面壓着的那支手槍，就和村里人說：

「革命軍不要苛捐雜稅，咱們也幫幫忙吧？」

「你敢出頭麼？」

「只要大家幹，要出頭就出頭。」

就這樣，新元率領着一些空拳頭，一些鋤頭，木桿，一些土砲，烏槍，喊了一聲：「一齊上呀！鄉黨鄰居們！」一師帶着「日本造」洋槍底退兵，就被打成了七零八落，雙井集和許多村子屋子下，牆根和菜圃都埋起了「日本造」洋槍，新元底聲名就響開了，不久，社長這稱號就在雙井集大街上響動着了。

但是，對於新元，趙老七底兒子趙秀傑惱恨透了。——他妹妹那個「奉

軍」縣長底丈夫被趕跑了，他底財務局長於是也掉了差，隨着憤怒的兩眼看着新元作了社長，想着舊事，他都在暗暗的切着新元底響牙齒。

有一年，趙秀傑那「復仇」底黑手伸出來了。那一年是收成很壞的年成。

村落裏的樹上，大路上那「功德碑」上，廟門上，忽然都貼上那沒有貼牢的「抗捐抗稅」底傳單，於是，各種各樣的謠言飛傳開了，跟着這謠言，新元底外甥——那個大學還沒有畢業的大學生，領着一些硬骨頭的窮光蛋，組成了「布袋隊」，後來官兵就開來了，大學生底頭不久掛在大名城門上，新元被告「私通×匪」坐了獄，就那時候，社長就被縣長派成趙秀傑了。

新元鬍子白花花地從獄裏走回家去，心裏惱恨得像病過似的氣喘着，但是，一轉念，自己就覺得自己老了，從此落一個「老社長」底稱號，就不再問公事了。

可是，秋天裏人們唱着「地方戲」一樣的調子，手里抓着沁着香氣的肥碩的秋禾的穗實，耳朵里一陣野風吹過來，就這時候。是誰說日本鬼子打中國

了，秋禾剛剛收藏在墩倉裏，戰爭就打到頭上來了。村裏人慌了。有的就逃到河南去了，有的就那末嚇得沉默着，一顆心重甸甸地。老社長卻抓着他那白花花的鬍子說：

「日本鬼子來到華不會好！」他底多水的眼睛望了對方。「村裏人就該早生個辦法。」

人心是各種各樣的，回答也是各種各樣的。

後來，趙秀傑就召集村子里人，要組織抗日軍了，但是，他不動手，他在到處說着抗日底話，拿着抗日底神氣，就那來說着，叫着，日本鬼子把衛河以北的縣城都佔了，他忽然就不見了。村里人疑慮着，恐懼的心跳着，推想着，呆滯地大眼瞪着。——趙秀傑送信來了，話寫得很多很長，總之是說。

「誰抗日就殺死誰，並且，還要燒掉他底房舍。」

「好！」老社長說。他底多水的眼睛放出明亮的光亮。「我要和日本鬼子

「碰一碰！我要和那姓趙底碰一碰！誰抗日誰跟着我來吧！」

終於，有些人從嘴上拿下烟袋，在脚板上碰着說：

「在這年頭，幹就幹吧！有日本鬼子在身邊總是過不好。」

現在，老社長率領着這些土頭土腦的人，瞪着憤怒的眼睛，顫抖着興奮過火的槍枝，心在停止了活動似的，踏着過大的堅實的脚步，向着敵人猛撲着。……

老社長像一隻破爛的蟹腳的汽車似的，扭擺着有點發硬的身子跑着，他時時不忘揮動着他底洋刀，喊着被喘息分裂的破碎的聲音。

他停住沈重的脚步，發了一陣老年底咳嗽。

「上！一齊上！……」他撕着嗓子喊。洋刀在頭頂上直樹着。

夜被槍聲撕得粉碎了。……

太陽疲弱地爬到村落底樹頂上，像一隻失眠的女人底大眼似的，窺探着原野。原野彷彿寒冷地顫索着。從遙遠的遠極激動地又擴展到遙遠的遠極。

帶着潮濕的晴朗的天幕，高高的掛着，染着女人眼白一樣的淡淡的石青色，閃着星碎地葱蘢的光亮。——天空是那樣清新而闊朗。幾羣家鴿平滑地，游蕩似的飛舞着，但是，一陣槍聲的響動，牠們底安祥就被吞沒了，打一個慌張地盤旋，就向着濃鬱的村落，向着暗藍的地平線飛逝了。

原野裏飛散着一股和清新的天空不相干的苦味的啞寂。

戰鬥疲乏得睡覺了。

老社長的洋刀割着鬆柔的地面，看着那一個一個像地鼠似的退下去的伙伴，心裏湧起了一陣難熬的悲憤，彷彿一個受氣的孩子，頓着腳，喪心喪氣地

寫着，他就挪到一過糞堆底邊，沿上伏下了。

「社長！我真掛心你，你那樣大歲數，歇歇吧。」清和在離老社長約五尺遠的「地牆樑」下響着憂慮的聲音。他極力想把聲音叫響一點，但又用勁壓着嗓子，聲音響得像發鏽的鐵器。「好好歇口氣吧！再上，吸——我先上吧。」

老社長用着那厭煩的眼睛沉默着望望他，連說話的心緒都沒有了。一張時常是那末急躁的臉，沉得結實實的。清和很了解那意思似的，忽然把那一張用心力鬆弛起來的臉面扭向前方。但，他壓抑不了他底說話的心情，他好像有很多話必須向老社長談談，於是，他底眼睛向那戰鬥底地帶掃視一番，又盯注在社長底沉默的脊背上。

「看這時的風勢，上風頭還是咱們的，社長！」他說。他臉上堆積着過多的興奮。「只要大家看着社長底洋刀作事，這一回準能打好仗啦！」

老社長痛苦地點點頭。隨後響着低低的乾枯的聲音說：

「都他媽不聽號令！」他底多水的眼睛放射着沈痛的光輝。「叫不上，不叫退比兔子跑得還快！要不是，清和！還用得着這樣死纏麼？」

「那是真！都是一些能吃不能做的菜包貨！可是，社長！你聽誰說，」他用兩肘支起身子，很想爬動一下，脖子昂然伸張着。「你能說咱這裏沒有趙家底「亮帽」麼？」

老社長閉着冷笑的眼睛，搖搖頭，伏在那里不動了。

清和忽然感到一身冷落，又好像被老社長那神情感染得難過似的，慢慢地把伸着的脖子收回來，心窩裏感覺着一陣寂寞和空虛，等待的眼睛茫然地閃動着。

太陽向人們的頭頂上攀爬着。晴朗的天空，被游動的霧色的雲片和風攪亂了。

清和是那麼平靜地伏着。他那幾乎是休息狀態的思索里並沒有存在過這戰

局嚴重的影子。他不想，他只是從「桑棵」枝葉的縫隙裏拿下他底眼睛。他底目光矚視着老社長底動作。他覺得，眼看着老社長就是他底心底安慰，他願意跟着老社長底動作走——「這是沒有錯的！」他想。所以，他在剛剛過去的兩次衝鋒肉搏戰里，他都表現了他底分外地勇敢和大膽。

「天還早麼？」他心里想翻起臉來看看太陽。「老社長還不叫攻麼？」

老社長目不轉睛地叮視着敵人底方向，鎖着眉頭，扣着牙關，彷彿被艱難地思索扭壞的一張繃緊的臉沉默着，鬱鬱地堅毅的表情凍結在眼角和眉稍那重疊的像死過的蚯蚓似的皺紋里。

老社長伏着，目光繃亂的直視着前方，他不斷地用握着洋刀底手背擦擦眼睛。——在他底前方，像從地下鑽出來似的慢慢爬動着一個身影。那身影逐漸加大着，清晰着。老社長底心血忽然像沸水似的發了一陣燒，扣着的牙關嚙語着：

「好，我正碰到你趙秀傑，你趙——」

老社長猛力跳到蓋堆頂上，洋刀揮舞起來，嘶啞得像破號的顫抖的聲音喊着：

「上！——齊上！向着……」

一陣槍彈把他從蓋堆上推倒下來。他如一隻疲倦的倔強的野獸一般抽着身子，好像仍然要跳起來似的，但是，到底伏臥下來了。

「上！——他心里喊。『向着那漢好衝！』」

清和聽到了老社長底喊聲慌慌忙忙地跳起來，抓着槍正準備向前撲進時，他看到老社長跌倒了，這纔他好像受到當頭一棒似的，他底眼前忽然是一陣黑暗，喊一聲驚恐的「呀！」心裏感到一陣戰慄，馬上就又伏下來了。

他望望社長。社長把那條赤裸着的胳膊伸在頭頂上，向他打着遠遠的招呼似的，沒有聲息。

「社長！」清和在噪眼里響着哭泣的聲音。「社……長！」

他急急忙忙爬過去，抓住老社長那伸出的發着臘黃色的手，眼睛不敢望老社長底臉部，只是喊着梗塞的聲音：

「社長！……」

「不要管我，清和！」老社長用力放着聲音，擺着頭。「你向那姓趙底漢奸打！」

清和伏在糞堆上，把槍端在嘴角，閉住一隻眼睛，對着趙秀傑那好像在演說的伸着手臂底身影放了一槍，那身影就像野狗一樣躺下了。

「打死啦！」他高興着聲音。兩眼傾注在老社長身上。

老社長很想爬起身子來，但他只是擺動了一陣頭部。嘴角里積着黏性的帶着血液底唾沫，多水的眼睛圓張着，放射着蒼白色的視線。

「好，清和！你去找金寶吧。」

清和凝視着老社長，凝視着那像蟲子一樣浸潤着泥土底血液，心中是一陣
恐怖的消息。

「你，不能不管這戰事，社長！」清和閃着茫然地眼睛訴說着。他提心吊
膽着。他心裏想：「戰爭打成這個樣，你還能死麼？」他心裏覺得一陣酸楚和
空虛，他那樣祈禱似的聲音就繼續響出來了：「你可不能死，社長！……」

老社長擺了擺頭，緊緊閉住了眼睛。

清和把臉放在老社長底頭前面，呆木着。抖動的一隻手蓋在老社長底眉頭
上，慢慢用手心摸摸額角，摸摸鼻子和嘴，他底靜止的心就下沉了。他拉着槍
爬到老社長底腰際，伸手到那發暖的皮袍里摸摸心門，到處都死靜着，冷了。
「老社長死啦！」他底靜止的心言語着。抖抖顫顫的手就慢慢縮了回來。
忽然，他憶起了什麼似的。昂然注視着那死過的野狗一般的身影，一顆心默默
、打了一個寒戰，嘴唇邊響了一句苦澀的聲音：

「什麼都完啦！」

清和陷入空虛的絕望裏。他呆望着老社長底屍體，覺得一陣陣的恐怖在襲擊着他。他意識着：日本鬼子一會就會打過來的，所有的人馬上就會「完蛋」的。但是，當他那絕望的目光偶然掃視着那躺在發黑的血跡里的手槍，他底眼神忽然充溢着一股吃驚地生動，他瞭望一陣，偷偷地把那手槍拿到自己底身下，又小心翼翼地塞到懷裏去，他底心窩就感覺暖暖的了。但是，他底眼睛一正視前方，他底心弦一和戰鬥接觸，他就帶着重甸甸地心，連氣也難喘了，特別是他底目光偶然碰到老社長底痛苦扭壞的臉面時，他就更加恐駭起來，他覺得他應該早早離開這裏。

「這仗是沒法打啦！」清和想。「金寶那小子，他能擋啥事？」

清和聳動着背脊，像一枚肥硬的豆蟲似的搖擺着身子，茫然爬動着。但忽然又失神地停止了，兩眼望了敵人底方向，戰戰兢兢地瞥了老社長一眼，一隻

手拉着洋刀，一隻手緊握着大槍，恰如一只死殭的螻蛄。

「這仗火再也沒法打啦。……」

他嘆息着，沉重的身子又扭動起來了。……

四

福祥用凍結的土塊集了一個小小的城池似的藏身穴。前面，在他底頭部右方作着一個圓圓的槍洞，大槍底頸子昂然伸到外面去，眼睛一般窺探着。福祥就舒展展地躺在那穴的中央，繼續不斷地建築着和修整着穴壁。——對於這個戰鬥底陣地，他私心覺得越來越滿意了。

「只要不跳到坑外邊去，」他下意識里高興地想。「打三天三夜也不要緊。」

於是，福祥用力倦縮着身子臥伏着。兩眼從槍洞里向外瞭望了一陣。眼

外，原野是那末靜寂而沉默。遠遠的村落被油黃色的陽光包圍着。只有那一般像跑動的野兔一般的風的尾巴，打着滾似的在跳躍。

「用不着攻他，也用不着衝他，」福祥把頭枕在胳膊上，目光玩弄着槍身，好像和他底槍枝交談似的說。「就這麼死困他，還不能把日本鬼子圍死麼？」

「這真是個容易事。」他繼續着，緊閉的嘴唇把聲音壓到鼻孔裏去。「打……仗，……」他拉長着聲音抬起來頭來，不安似的把兩眼放在槍筒裏。他臉上掛滿了傲岸的神氣，皺着眉頭瞭望着。

「您看趙家那幫羔！」他忽然大聲惡罵着。看着那個遠遠的揮着一隻手的身影，聽着被風撕碎的片片絲絲地聲音，他把大槍摸索到手裏。「咱今天看吧，」他咬着嘴唇說，聲音被心底跳動壓得緊緊的。「看咱以後誰能挺着腰站在雙井集上吧！」

在平常，福祥看見趙秀傑是低着頭，用着橫掃的仇恨的眼角瞧他的。他和他底仇恨，常常使着他憤怒得抖擻着全身。提到趙秀傑，他那抖擻動手就蓋在眉頭上，聲音發着嘎啞說：

「俺兩家的仇恨算是寫滿了賬本，一下算不清的。」

「真事咧！」他總是圓張着眼睛繼續說。「他把俺底命壓到泥坑裏不說，他還叫俺子子孫孫受苦哩。」

福祥原是有過這麼一個時候的：自己有着卅幾畝地，無論如何是有積蓄的，於是，他就是在拉着鋤頭，或者揮着鐮刀的時候，他那素樸的腦子里也在盤算：幾年以後他就可以再買幾畝地，那時就該用上長工，年老的父親就要享清福了。而且，他的家業慢慢就會大起來，他也會和別的財主們一樣住着樓房。而一年到頭也不用走出村頭了。但是，縣長忽然下令要修「縣路」。福祥那十畝長條地塊，穿心插上了木牌。——福祥和他父親嚇得臉都蒼白了，狼狽

蹦蹦跑去見新任趙社長，趙社長連看都懶看一眼似的搖着頭：

「我沒有辦法。」

「求求您，社長！」福祥底父親躬身作揖的哭訴着。「俺一家人都活不成啦，捨個情吧。社長。」

趙秀傑用不耐煩地眼瞞望一下，冷冷地說：

「政府要按價發錢！」

「能叫俺子子孫孫閉住吃飯的門麼？社長？」

「那我還管得着？」

「您跟縣官都有交情，救救……」

「你說，我怎麼救你們？路能到您地邊上拐彎麼？」

兩父子哭着走出趙社長家他父親就那麼病倒了。

「不用擔心，爹。」福祥痛苦的安慰着老人。「發下錢來咱們再買吧。」

「找也找不着那好地！」老人閃着絕望的目光。「沒有像那塊地再好的啦！」老人說着，望着他底兒子底沉默的臉，沉重地搖搖頭，眼淚梭梭地從鬢角爬到耳後去了。

「等地價發下，福祥！還是買幾畝地！」老人哭着無淚的眼睛說着，喘了幾口長氣就死去了，兩家的仇恨就這麼「寫在賬本」上，後來當然就集累起來了。賬本寫滿了。

現在，福祥瞪着湧滿了仇恨的眼睛，摸索着槍栓，把槍托抵在肩膀上，用緊閉的呼吸壓緊跳躍的心房，瘦癯的嘴唇默默響着「算賬的時候可到啦！」的時候，老社長底震顫心肺底喊聲，使他慌張地機械地跳了起來，他底激動的地步不能控制的脚步向前奔撲着。失聲狂叫了一句：

「上呀！」

但是，槍彈把老社長推下叢堆，他吃了那麼驚心動魄地一驚，頭感覺一陣

暈就傻住了。呆木着了。繼續不斷地槍聲，和躍起的一串串的塵土，使他打着抖顫伏下來，慢慢又爬向他底窟穴去了。

福祥心裏亂攪攪的。是恐怖，是憤怒，是喜悅，是興趣，他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他那麼心煩意亂地把手掌蓋在眉頭上，望望老社長，心胸提得那麼緊。

「他死了麼？」他問着自己，兩條眉毛緊抖一陣。「老社長也跟俺有點仇，可是……」

他底眼睛隨着他底心意，默默地向前移動，目光忽然融到了趙秀傑底好像跳躍的身影，他底心裏就湧起了一股熱，槍托摸索到肩膀上來，顫顫抖抖的手抓住槍栓，槍身搖動着作着瞄準，可是，他底感覺水脹的目光透出「羅尺」缺口，透出「準星尖」而捕獲目標的時候，那目標像野狗似的躺下去了，他有點失望似的，抬起頭來望了望。

「他是死啦，」他想，「老天爺也算睜了眼！」

他抬着頭，他想兩手支起膀子好好瞭望一番，但是，他底腰部感覺像死一樣沉重，一陣劇烈的疼痛攢進心窩裏了，他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昂着的頭部就倒下去了。

「我能掛彩麼？」他咬着嘴唇想。一隻手摸索到屁股上。「我好生生就能掛彩麼？」

「哈！」他愕然叫着，兩隻恐怖的眼睛直望着手上的發黏的黑紫色的血液，他底心就軟了。他的呆木的眼睛湧出了兩條白綠似的眼淚，嘴唇抽搐着就哭泣起來了。

他望着那滾避了手指的血蹟，送在鼻子上去嗅一嗅。他不相信似的，頑強地目光盯住手指不動。

「我是掛彩啦……哈……」

他樸素地像女人似的哭了。但他轉一個念頭，用那帶血的手擦一下酸木的

鼻子，瘋狂似的抓起槍來，哭泣的聲音罵着：

「他娘個×！他跟俺有仇就認着俺，他臨死還叫俺掛彩，他還照着俺打！」

他向着那遠遠的野狗一般倦臥着的屍影打了一排槍。之後，他咬着牙，閉着眼睛就喪心喪氣地伏下來，默默哭泣着。他慢慢的懶懶坐起身，戰戰兢兢地手把他底腿摸索一遍，把那被槍彈撕開的棉褲腿扯掉，看到傷口心裏就起了一陣冷戰，眼淚又湧出來了。

「這俺可怎麼辦？」他用棉花試着擦着血，隨後又用着發凍的土塊填塞着傷口。「誰能救救俺？」

「老社長不記俺的仇，可是他叫趙家那龜孫打死啦！」他嗚嗚自語着。繼續堵着傷口底血流。「掉下的人都給俺作對，都給俺有仇。」他搖着頭，茫茫地眼睛向四處瞭望一陣。「可是，」他嘆息似的說。「能是俺的錯麼？金寶是小時偷俺底莊稼俺打過他，「二包皮子」那土老鼠，他光嫌人家不好；他在俺

糞堆上拾糞，俺們還不吵架麼？二昌那小子又處處用話打俺底臉，俺跟誰能合到一塊？誰肯救俺。俺家裏……」

想到家，福祥就如一個孩子似的哭起來了。他能够捨開家麼？家裏有老婆孩子，有幾輩傳下來的房屋，幾輩遺傳下來的土地，誰還不知心痛麼？福祥是哭得那麼淚汪汪地，血手不住擦着眼睛。

「唉，不能過啦，」他說。「橫豎不能過啦。」

但是，他底目光一接觸他的傷口，他的心又軟了。他把臉放在手掌裏。嗚咽起來。

「老社長死啦，福祥哥！」清和像鱗魚似的爬着，壓着聲音說。「咱們走吧！老社長一死，咱這仗就打不成啦！」

福祥忽然抬起頭來，用着生動的乞求的目光望着他。

「救救我吧，老弟！我腿上掛了彩！」

「掛了彩？唉，走吧咱們，」清和慌張着，響着平淡的聲音，無可如何地目光望着他。「這仗火越打越壞，走嗎！」

「向哪走？」福祥問。

「先退下去再說。」

「可是我掛了彩，我腿上掛了彩！」

「你掛了彩爲啥還不退？」清和着急似的。「走吧。」

福祥沉思了一會，悶悶地聲音說：

「咱能先退嗎？……唉喲！」他亡命地叫。「我的膀子又掛了彩！」他伏在地上，像魚一樣抽跳着身子叫。「日本鬼子真想和俺作對！好，我非要和
他拚一拚！我反正……」

清和嚇得連看也不敢看他一眼，慌張地喘着氣，像蛇一樣壓平着身子爬着，
「你不能先退，清和！」福祥又猛然坐起身子，聲音好像從緊扣的牙關裏

擠出來。「都要像你，日本鬼子不會把我活捉麼？」

清和被驚嚇得停止，慢慢回過頭來，用那嘲笑地然而也有些恐駭的眼睛望望福祥。福祥那憤怒的堅毅的目光和他底視線只接觸了那麼一瞬，他就被一串子彈推倒，摺曲的身子，臥成一個拐尺形，不再喘息和動彈了。

清和的一顆軟弱的心嚇碎了。望着這情景，他底牙關嚇得抖跳着，身子像貼在地面似的緊縮着，眼睛凝滯成兩個恐怖的黑點，再也不敢動一動了。

「把福祥底大槍摘下來！」遠遠的，但是聽來硬朗的金寶底聲音在喊着。
「子彈全數拿上！」

這聲音好像鐵錘一樣在錘擊着清和的心弦，他愕然張圓兩眼，心裏顫索似的望着金寶所在的方向。……

五

金寶是個農綽號「老硬頭」底兒子。

「老硬頭」是個勤謹有力的莊稼手，財主趙老七常常咬着長桿烟袋搖幌着肚子誇獎他，說他把他底地耕種得非常好，把地佃給「老硬頭」，主人是個放心事。於是，「老硬頭」和主人底感情特別好。他——「老硬頭」常常是拿主人底事當作自己的事來幹，在主人面前，他能出一向所沒有的力氣。

麥天。乾燥的太陽播射着火熱的光芒，暑熱充塞着大地，人們被臭汗包圍着，簡直喘不過氣來。——財主趙老七就選擇了這個美好的日子來「曬麥」，壯年小伙子張着狂奮的臉集滿了打穀場。

「怎麼？老硬夥計？」趙老七似笑不笑地扳着他那老皮皺臉，咬着烟袋問「老硬頭」。「還像往年獨拿五斗布袋麼？」

「當然！」老硬頭慷慨笑一笑。「不會敗給他們。」

說着，他吐一口唾沫到手掌上，揉擦着，驕傲地笑着兩隻眼睛就抓住了眼

前那樁高肥的布袋口，讓那布袋橫過自己底胸脯，想一下像揸鋤頭一樣扛到肩膊上去，但是，他心裏感覺到從來沒有的吃力，心裏暗暗嘆了一口氣。

「今年能丟人麼？」他想。他用全身力氣把那布袋扛到半空，心口感到一陣戳刺似的疼痛，一般冷汗洗過了他底身子，他不自主地又把那布袋放在地上，瞪着流淚的眼睛咳嗽着，他吐了一口鮮血。

「哎，不成啦，老梗夥計，」趙老七笑得鬍子抖動着。「你不要裝年輕啦，你眼睛就吃不到「曬麥」底飯哩。」

他搖搖頭，心窩裏悶壓似的劇痛着。

從此，他一勞動就氣喘起來。

老年，他咳嗽得兩眼流着淚工作着。濃淡一口一口吐在他底身邊。嘆息似的拉着鋤頭或者揮着鐮刀，速度是那麼遲慢，乾拆着腰部，好像永遠不跨進一步似的。

「你不行啦，老硬縣計！」趙秀傑像害怕他似的，站得遠遠的對他說。

「你種那地今年就激回來吧。」

「怎麼？大東家？……」老硬頭流淚的眼睛驚愕着。接着就咳嗽了一陣。

「你咳嗽得連路都走不動，你那金寶還沒有一腿高，您還能耕種地麼？」

「唉！救救俺，大東家！念老交情吧。……」

「你另生門吧。」

老硬頭憂憂鬱鬱，沒過半年就咳嗽死了。

金寶八歲就寄居在遠門叔叔家裏生活，儉着莊稼來打發他的日子。十三歲時，叔叔因欠老官家一筆債，就把他趕去抵債作長工，他就又和莊稼活斯混起來。

「我不願再幹這種活！」他那十七歲底硬朗的黑漢子站在老官跟前。「我

「你上哪走？」老官那吃驚的眼睛望着他。「俺待你錯麼？」

「下「老關東」去！」

「那不行！金寶！」老官顫抖着兩腳走一步。「您叔叔沒有給你說過麼？你在俺這做活，前兩年沒有工錢，後兩年算有些錢，可是，還沒有抵住您叔叔一半的賬！是不是，這時你走那怎麼能對？」

「您底事，我不管！」

他在「關外」和在家鄉一樣，整日和莊稼比着高低工作着。可是，新的不安在第二年發生了：沒有聽到一次槍響，日本鬼子把「關外」佔領了。金寶和所有的人響着鐮刀談論着。後來又坐在暖炕上談論着，一顆心提得緊緊的，疑慮堆滿在心腔裏。——不幸到底是發生了，他被日本鬼子抓去築路去了。日本鬼子像趕豬一樣趕着他們，他們揮動着沉重的鐵鍬，鉢一下土地，就像挖掘自己底心一樣難受。揮起鐵鍬，金寶就堆滿一臉愁苦，沈默着。想着：

「游擊隊會來算您小子的賬！」

夜裏，游擊隊恰巧就來襲擊了。人們是那麽慌張地向着河底邊沿摸索着跑開了，可是，金寶卻被游擊隊當作個俘虜捉去，他於是就作了游擊隊員了。

他用着有力的肩膀背着大槍，瞪着直視的眼睛聽着別人講說着戰鬥底故事，他那睡在莊稼村里的心眼裏，就苗生了一種模糊的新的期望。但是，不到幾個月，這支游擊隊就被敵人擊散了，金寶從死屍堆裏爬出來，把大槍埋在泥土裏，就坐上火車，從車窗裏難捨似地望着集滿原野，垂頭喪氣的肥碩的高糧，望着那發黑的沁着油香的土地，望着山和海，就回到家鄉來了。

對於家鄉，他感覺到一種新的親切。他用着他所知道的一切東北底災難的故事的講述，啓示着他對家鄉底新的親密的熱愛。但是，日本鬼子底罪惡的黑手把災難帶到關裏又帶到雙井集來了。金寶那一顆狂奮的心爲着這事激動着，急躁着。

「幹游擊隊吧。」

但是，他底話被老年人底搖頭搖走了，被有些人的眼白的目光擊散了，被村裏那一堆堆舊仇舊氣壓在心裏去了。

現在，抵抗災難的戰爭是在進行着了，但是，指揮這戰鬥底老社長和看一半的人戰死了，有些人在恐怖的偷偷的退着卻，局勢一步一步地壞下來，戰況沉悶得重重的壓着金寶底那顆急躁的心。

金寶那緊鎖的眉頭壓着沈毅的眼睛遙望着。心裏一陣狂打攪着一陣疼痛。要說的話，乾結在喉嚨裏了。

清和心裏惱恨着金寶而且懼怕着他。他向着金寶懶懶地爬着，一面在想：「你這小子也配把我帶到死路上去麼？」但是，他用着哭泣底聲音訴說：

「老社長死啦，金寶！……」

「把槍拿過來！」金寶冷靜地命令說。

「這不是福祥的槍和子彈麼？」清和響着抖顫的聲音。「還有誰的槍？」

「老社長底槍。」金寶說。「連子彈。」

清和憤憤地望金寶兩眼，要說的話被咬着的牙關閉在口腔裏了。他慢慢的像掏自己底心臟一樣把老社長底手槍從懷裏掏出來，那麼生氣地放在地上。他氣憤的聲音說：

「這不是！」

「好。」金寶說。他拿起手槍檢試一番。「你去告訴他們，誰也不准退。」

「告訴誰？」清和頑強地瞪着眼。「老社長一死，這仗伙還有法打下去麼？」

金寶沒有回答。他用着警覺的大眼望着前方不動。

「打下去也沒個好，金寶？」清和像解釋似的。「俺還得早回去料理家

哩。」

「就你的家要緊麼？」

「你知道，金寶！俺覺得咱這回要打勝仗，所以俺家裏人都沒有走，這能叫日本鬼子打進村殺死麼？」

「不要多說。」金寶冷峻着。「把福祥底大槍送給劉成去！」

「那劉成不是爬來了麼？」

「怎麼回事？」劉成擔心地問。「怎樣回事？」

「你來聽聽，劉成！」清和訴苦似的說。「俺說老社長一打死，咱這仗就打不成啦，打成也不會打勝啦，俺家裏噲事都得料理，俺說俺先走，金寶不行！」

「日本鬼子不會攬你村裏去麼？」

「說那，俺在漫野里等死麼？」

「不要和他多說，劉成。」金寶說。「你把福祥的槍搯上吧。」

「唉！」清和大聲大氣的嘆息着，絕望的閉上眼睛，把臉放在手掌上，再也不動彈了。

「這仗想打好，得另生個好辦法？」劉成把子彈上滿槍鏢，自語着。「不然，日本鬼子一攻咱，咱就得糟大糕。」

金寶咬着嘴唇點點頭，他底臉色嚴肅得很難看。

太陽在頭頂上站着，瞭望着。

金寶那沉毅的眼睛望着原野。望着敵方，望着那一個一個模糊着身影的伙伴，心裏是一陣沉重。

「我看，敵人很快就會攻咱們嘯，劉成！」金寶響着困苦的聲音。「敵人會來得很多來攻咱的。」

「真要攻咱，咱真是會吃大虧！」劉成說。他底機警的眼睛向着四方瞻望

一陣。「還是你另生辦法吧！」

「你怕不怕吧？劉成？」

「啥事？你叫我作作看吧。」

「好！那麼你帶十幾個人偷摸到日本鬼子屁股後邊去，等他們什麼時候攻咱，您們就什麼時候打他，去吧。……」

「對的。」劉成堅實地說。「你看，那邊又有咱的人在退了。」

「是麼？」清和忽然坐起來，四下探望著。「你說，老社長一死這仗就沒有啥打頭啦。」

金寶難過似的硬着眼睛向各處散伏着的伙伴們探望著，他底臉卻充溢著艱難和痛苦。他不說話。好像什麼咬着他底心似的，他底臉肉難受得抽搐的跳起來。

「誰也不準退！」金寶響着低啞沉毅的聲音。「我去一個一個制止他們！」

劉成被他底情緒感染得非常緊張而嚴肅。

「我就去麼？金寶？」

「是的。可是，你們任誰也不準和日本鬼子見面，不要叫他們摸出我們的底細！」

清和呆呆的望着他們兩個的匍匐前進的身影，慢慢模糊在淡黃色的田野底一邊的時候，他底緊張的心就忽然在跳動了，他向着自己那樣在冬眠着沈睡的村莊訴苦似的照望幾眼，他那慌張的彷彿打滾的殘破而急忙的爬動就開始了。……

六

高高的白楊低着頭，窺視着受難的原野。

打着顫抖似的原野上，流瀟着混濁的發臭的火藥的烟氣。

太陽滿鋪在地上，陽光底光點跳躍在金屬底武器上面，好像是蒼白而暗藍的夜的天板上閃動着破碎的星芒。

二包皮子像一個臨產的老野兔似的，盤扭着他底身段伏在一棵矗直的楊樹旁邊。他常常翻起眼睛看着太陽，太陽也總是開玩笑似的站在他底頭頂上不動。於是，一種無名的憂慮鑽進了他底心窩，他覺得太陽這麼遲慢地不肯走下去，不是一個好兆頭似的，所以，他底心始終卜卜跳個不止。他想：

「一打仗太陽也就落的慢唸麼？……」

他皺起眉頭來，像對着他那發霉的倉墩一樣，愁苦得嘆起氣來。

二包皮子是被他那彷彿有遺傳性底固執的自私心推到戰鬥中來的。在雙井集，二包皮子（意即沒有一點味道。）這稱呼所以叫得這麼普遍而響亮，也是因為他有那麼一股聰明得使人吃驚地自私心眼兒。

實際上，在雙井集二包皮子真算個一等莊稼手，他有着一身韌性牛力氣，

做起活來，就像和莊稼拚命似的，是那裏沒有間斷和休息的意思。黑刺刺的脖子上，一年四季流着臭汗。鋤頭剛剛掛在橫樑上，鐮刀就揮舞在手裏，握着犁剛把冬歇的田地翻一個身，糞筐就背在肩膀上去，自然，他底思想就連做夢也是和這些分不開家的。

夏天，他總是赤裸着肩膀，背脊被太陽蒸曬得起着油黑的閃光。冬天，卻又是那麼一件長到膝蓋底短棉襖，發着油光，記述着那件衣服底過大的年齡。但是，二包皮子卻私心自足着他底生活。在他底心靈裏，他好像始終在想着而且安撫着自己。

「莊稼人生下來，就是叫他做活的。」

所以，一到壞天氣，他就對他底長工說：

「大夥計！今個下雨，做不成重活啦，晚上不吃飯咧，你上午多吃一點吧。」

二包皮子底家業慢慢的像他所期望的田苗一樣的旺着，但是，他底眼睛卻更固執地望着莊稼，望着糧食，望着田地，望着房舍，牲畜，家俱……。

二包皮子那顆淳樸的心和他底財產牢牢推結着。

今年秋末，日本鬼子響着大砲打過來，佔領了他所聽到過的縣城了，他底眼睛望着滿滿的倉墩，心裏卻在想：

「日本鬼子不會到雙井集來。」

可是，聽到日本鬼子殺着人，燒着村莊實行「徵發」，二包皮子底心就給嚇慢了。他皺着眉頭，從牛院走到家，從家走到牛院，撫摸似的眼睛望着他底房舍，望着家俱，望着倉墩，他心裏紊亂透了。

夜裏二包皮子睡不着覺，他嘆息着，翻着身。

「你做啥呢？還不睡？」他底老婆從衣櫃角里響着聲音問，「大夥計那懶蟲，天不明就得你喊他，你快睡吧！」

「睡不着，」他翻着身說。「日本鬼子要來，咱可……」

「聽說老社長不是要抗日本鬼子麼？」他老婆問。

「村裏很多人都說抗哩。」

「那你也去抗他去咱？」

「我也去抗？」二包皮子不懂似的反問。「我……」

他老婆拍着他底腿不讓他說下去，她就慢慢摸索着沿着他底兩條腿過去，

聲音壓在嗓眼裏說：

「老社長怎麼起的家？你不知道麼？他還不是打仗得了幾桿槍？有他抗，

你也去抗吧！」

二包皮子不說話，他老婆一手按着他底胸脯，壓着嗓音說下去：

「咱不抗，日本鬼子要來也要來，你就不能跟着弄幾桿麼？不要裝傻！……」

第二天，二包皮子到老社長家裏報了名。

現在，二包皮子和每個人一樣打過兩次衝鋒面疲乏的伏在白陽樹底下了。他時時望着太陽，心裏是一陣歡喜，一陣興奮，但接着又是一股恐怖與空虛的微弱的餘波沖洗着他那一顆質撲的心。於是，他時常模模糊糊的不安起來。

當二包皮子跟着大家撲奔出村莊，而聽到老社長那信號似的喊聲的時候，他馬上就感覺到一陣充血的麻木，他底心跳得發旺，他底那抖索的腳步向前飛奔着。但是，敵人一陣火流似的槍彈打過來，他嚇得一陣頭木，沒有接近敵人就伏下來了。他喘息着，恐怖地望着槍彈所劃動的火線的飛舞。但是，槍聲忽然停止了，老社長底嘶啞的喊聲在模糊着。他心裏試探着想：

「這是在拚了。」

他顫着兩腿爬起來，就撲奔了上去。但是，他進入那個肉搏底戰鬪，他底眼睛繚亂得認不清敵人和伙伴，他覺得他無事可作似的，他被嚇呆了。他兩手平握着大槍站着，抖顫着聲音喊：

「拚他！殺他！……」

他雙腳跳着，喊叫着。但是，他突然被一具死屍絆倒了，他嚇得狂叫了一聲，可是，他又忽然覺醒了。他在那屍體四周摸索着，抓住一枝大槍就掛在肩膀上去，他底恐怖似的喊聲又在叫了、

「拚他，殺他！……」

喊着，他用腳搜索着屍體。

第二次衝鋒的時候，那已經是稀薄的黎明了。

二包皮子跳起來，肩上揹着五枝大槍前進着。在他心裏，他覺得戰爭是這麼一種單純的東西：跑到前面去就可以殺死幾個人。於是，他也抱定了拚死幾個日本鬼子的決心。他發瘋似的向前撲奔。

可是，這衝鋒很快就潰敗下來。二包皮子像脫槍的野豬一般，慌張地扭着彎曲的身子，踏着倔強的紊亂的脚步，退到這白楊樹旁邊，伏下不再動彈了。

太陽跳抖着偏斜下去，風把天空攪得愈白。

二包皮子把大槍拉到懷裏來，檢看着，用臉部像接吻似的靠一靠槍筒，接着就用袖子擦了擦槍身的各部。他把槍栓拉開，從懷裏掏出擦槍布，就安安靜靜像兔子用腳洗臉一樣擦起槍來了。

忽然，他的平靜的心一陣不安，他記起了埋在身下的四枝槍，他馬上側起身子，一枝一枝從泥土裏抓出來，他細細檢看一番，把自己底套衫撕下衣襟，把槍口塞住，把槍栓包緊，好像不肯捨離似的看了一會，又一枝一枝埋到身下去。

他心裏湧起一股喜悅的暗想，他覺得他又增加了家產的一部分。

他想着他的所有的好的心思，兩手就又做起他底掩避穴來。他在頭上和身子底兩邊堆着泥土而且加厚着。隨後，他又直起身子來把槍埋一遍，細細照望着四周，定着這槍枝所在的方位，估記了離那發楊樹底步數。他安心了，他歪

着頭躺下來，目光接觸着他臉前所堆積的新土，就用手抓了一捏，在手心裏攤
擲着了一下，不禁自語了一句：

「這地濕得很！春天不下雨，也不愁種棉花啦。」

於是，他又翻起眼睛看着太陽，看着敵人，看着自己底槍。……
太陽向西滑落着。……

金寶出現在二包皮子底身後，使二包皮子大吃了一驚。他慌張地藏着他底
一隻手把身下的大槍埋一遍，眼睛在身下機警地搜索一陣，心裏卜卜跳着想：

「金寶看出了我底破綻麼？」

他的眼睛又不安地掃視着他自己身邊。接着想：

「他也許要猜我幹別的事，這小子……」

「二包皮子！」金寶在他底身後喊。「你看咱這仗火還能打不能打？」

「怎麼不能打？」二包皮子說，用手摸摸埋着的槍枝。「不能打現在也不能退呢？」他用眼探視一下敵人底方向，馬上又轉向金寶。「咱們現在要退，日本鬼子還不對着咱們底屁股打麼？」

「是啦！」金寶說。「就對你說，你看見誰先退，你就用槍打他！」

「打自己人麼？」

「不管是誰。」

二包皮子害怕似的沉下臉來。他底眼睛茫然地閃着，回避着金寶底目光。

「咱們是吃了老社長那硬打硬上的虧，」金寶嚴肅的說。他那蘊藏着組織的欲望的眼睛望着二包皮子。「現在，咱們不能把日本鬼子打零散啦。」

「咱們再攻也不行了麼？」

「咱們不能攻！」金寶冷靜着說。「你聽着！日本鬼子一會兒就會攻咱，非等他走近，不準亂開槍。」

「你說這，咱不是要打敗仗了麼？」二包皮子提着最大的勇氣擠着聲音。

「還要真敗，咱的村子不也會完蛋麼？」

「你聽我說！」金寶憤怒了。「日本鬼子不攻咱，咱們就誰也不能去衝他，不到天黑，誰也不准退卻。」

金寶說完，就扭着身子向別處移動。二包皮子呆癡一般望着他。心裏在訴苦似的想着：

「爲啥不叫衝他？日本鬼子攻到村子裏去還得了麼？」

他想着，他害怕得戰慄起來。

「還是得衝他！」二包皮子堅決地自語着。「衝他衝不過那可沒啥話說。」

就在這時候，在敵人那個方向，遠遠的響了一陣槍聲。不久，兩個帶着很長的塵土尾巴的像巨大的爬蟲的東西，搖擺着，跳跳躍躍地爬着，橫闊過來。

敵人增援而且用着坦克開始衝鋒了。

二包皮子愕然看了一會，就猛然跳了起來，慌慌張張地在他底位置傍邊做了兩個記號，他就兩手平端着大槍，備衝上去了。

「二包皮子！」金寶用着憤怒的聲音遠遠地喊他。「你不準動，等敵人接近才動手！」

二包皮子那直瞪的眼睛四處望望：自己底伙伴一無動靜，他喪心喪氣地又伏下來，興奮的目光盯住那跳躍的爬蟲，把槍托緊貼在肩膀上，他害怕似的，那麼顫抖着兩手，向那爬蟲開起槍來。

七

黃昏了。

秋貴把身子避在一個石碑後面，像哨兵似的瞪着警戒的眼睛，盯着那個走進松林來的看也看不清的身影，他的心抖跳了一下，他放着驚恐的嗓子問道：

「那是誰？」

對方沒有回答，他馬上把大槍端平起來。

「你要再不響聲，我就要開槍啦！」

「你敢！」一支聲音暴怒着說。「你混了眼麼？」

「是二昌麼？」秋貴問，他底全身的緊張忽然鬆弛下來。槽上槍向着二昌

走了幾步。「咱們前面打得怎樣呢？」

「人都要來啦。」

「看，」秋貴得意似的。「我早看透咱這仗打不好，打也沒有啥打頭，到

底是沒出咱底眼！」

「你就有他媽的兩片嘴？」

「不是嘴不嘴，二昌！」秋貴高興得搖着他底一隻手。「咱也不是死在牛

屁股後邊的人，咱跟張大帥也跑過二年，天津衝，保定府咱也到過，咱啥事不知

道？是不是？二昌？咱一看這仗打不好，就是打到天黑也不行，所以，瞎，再打不也是白打麼？」

「別他媽放狗屁！」二昌惡罵着。「說一聲怕死就算啦。」

「咱怕死麼？二昌？」秋貴瞪着頑強地眼睛。「看哪龜孫子怕死？你說那，咱怕他還衝到日本鬼子面前去麼？」

二昌氣憤的望望他，說：

「你有種！」

「在胆量上咱總不會遜人。」

「說話，」二昌接上說。「說大話使小錢你是老手！」

「你說咱是啥，咱就是啥，二昌。」秋貴是那麼不心服似的，他想接着說下去，但是，他忽然聽到了二昌底痛苦的咬牙的聲音，他細細的望着他，向他彎着腰問：

「你掛彩了麼？二昌？」

「不利害。」

「啥時候帶的？」

「就是剛才用「鐵牛」攻咱的時候。」

「用「鐵牛」？」秋貴吃驚地叫。「日本鬼子使喚「鐵牛」咧麼？」

「日本鬼子用兩個「鐵牛」衝咱，那時你就退了麼？他媽的！」二昌兩手拉着大槍述說着。「金寶早就說過，日本鬼子不走近來不準打槍，可是，誰能按住這股勁？我看見一個「鐵牛」向我衝，我就跳起來攻它，你知道，它那上邊也有槍啦。一下就打傷了我的腿，這時候，誰還管得着掛彩不掛彩？我一勁向它衝，可是，我那隻腿又帶了彩，我倒下去了，那「鐵牛」可一直攻我，眼看它要壓在我身上，我一跳就爬到它頭頂去。」

「這回可該我打啦！」我想。

「可是，你知道，我無論如何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我著急得流熱汗。我用槍托撞那鐵皮。」

「後來，那「鐵牛」就一直向日本鬼子窩裏跑了，你聽，你想想吧，那時我不更著急麼？」

「把我帶到日本鬼子老窩裏，我可就沒法啦！」我說。

「可是，那「鐵牛」就恰從那個柳樹下過，我抓住樹枝就爬到樹上去了，就這時候，我底胳膊上又掛了彩，我就從那樹上掉下來了。……」

「唉呀！好血火！」秋貴驚恐地狂叫着，打斷了二昌底話。二昌摸摸他底傷口，想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林外響起了一陣急劇而疲乏的脚步聲與金屬底碰擊的聲音。

「咱們底人來啦。」二昌說着，兩手握著大槍站了起來。

一陣雜亂的吵叫以後，接着是一陣愕然地沉重的沉默。

「現在誰有啥話，快點說吧。」金寶催促着，「自己底事要自己拿注意啦，自己底話不要壓在心裏頭。」

「你先說吧，金寶！」二昌響着堅決的聲音。「你說上山捉老虎去，我也跟你。」

「對啦。」

金寶臉色繃得緊緊的，心裏興奮得用鼻孔喘着氣。他底透射着光輝的眼睛四射着，好像在尋覓他底獵物似的，他緊扣着牙關。

「據我看，咱們不打游擊，就到村裏去送死，只有這兩條路子，大家挑挑吧。」

「打游擊？」一個老年底喘氣的聲音恐懼着問。「咱們現在共有幾個人？」
「不管有幾個人，哪怕是十個八個，只要願意就可以幹起來。人多少倒不

要緊。」

「光那樣說吧，金寶！咱可不能不想一想，」那個老年底聲音好像在生氣似的。「咱們都是莊稼人，都有個家，家裏也都有些東西，咱們怎麼好打游擊？誰肯忍心離開那家不要？」

有幾個人悄悄地嘆了口氣，壓着聲音說：

「也有理！眼睜睜能把家丟開麼？誰不指望着家過日子？」

「可是，聽着！」金寶說。他感覺非常痛苦而且激憤。「日本鬼子到了村裏，咱可還有家麼？家裏的東西還會保住麼？日本鬼子打不走，還能過安生日子麼？」

一片悲哀的嘆息。

「現在，大家說吧。」

「我就幹游擊隊去！」劉成站起來，捏着槍走到金寶面前；一隻手拍着胸

臉。

「不幹不是人，金寶！俺們就推你當頭目，你說怎麼就怎麼辦吧。」

「對啦！」二昌說。「你說吧。」他跛着腿也站了起來。「誰他媽不能幹，就他媽滾蛋？」

「你爲啥罵人？」老年底聲音激怒着問。

「我就這樣罵人！」二昌倔強着。「我帶了彩，有氣！」

「咱們走吧！」金寶說。但是，接着這聲音，林外有騾喊叫了！

「咱們人都在哪？打！噲噲，這牛！金寶……」

「二包皮子來啦！」金寶說。「去一個人對他說，不準大家吵叫。」

二包皮子連口氣也喘不過來的，趕着他那頭大黃牛站在松林外邊，牛背上堆放着很多的東西，老牛底帶水音的鼻子分分的喘着氣。

「他小妹子！日本鬼子進村我出村，差點沒有碰上頭。」他歡喜的叫。

「你都帶些啥東西？」金寶問他。

「啥東西都有，」他喘氣說。「俺「家裏人」走，沒有把東西帶完，都叫我帶出來啦。」說罷，他走到他跟前細心地摸着，好一會才放開手。

「你要跟我們走。你這東西都得丟掉！」

「我放到親戚家去不行麼？」

「不行。」

「唉，」他嘆着氣，很着急。「我對你說實話吧，金寶！吡這東西有槍有子彈，還能丟麼？」

「那當然不去！」

「還有，這上邊有五斗高粱種。」

「呵！」金寶叫着。「這也不丟。」

「唉，聽我說，金寶！都不丟吧；大小都有用處，我叫這牛走快點就是啦。」

「咱們走吧！」二昌叫。「說不定日本鬼……」

「火！」是誰底驚狂的尖銳得刺耳的叫聲。

許多隻眼睛愕然呆望着。一陣憤恨和驚駭爬上了人們的臉部。

火舌像噴射似的，撕裂着黑暗。……

「唉呀！」噪眼裏響出了深長的失魄的嘆息。接着，幾個人響着腳步聲向

村莊裏跑去了。……

「離開這裏！」金寶那堅毅的聲音喊。「咱們走！……」

二包皮子呆望着，木然自語着：

「俺家那五百斤棉花還沒弄出來！……他小妮子！……」

夜把原野塗染成濃密的黑色。

急促，沉毅，堅決的腳步聲，向着新的生命底道途上走去。……

一九四一，八，廿八日在渝。

區長的兒子

一

王學儒一走進來，大家忽然不說話了。

空氣發冷下來，眼看就會凍結似的，僵住了。

一陣發黏的黑暗滾進來了，燈光給嚇驚了：光亮使勁的抖索着，使勁的（）白着，喘着。

「我真是事情多，」王學儒說。他彎着腰，緊緊的壓着眉頭，鶴鷹一般向大家聽着。他恐怕別人責備他似的。「繼續談，同志們！」他拿着吃過書的文

明的派頭。「時品貴重呵！……接着談吧！」

他摸一下那個歪腳的板凳，掏出手帕，小心地鋪在板凳上，坐下來。喘着氣。

王學儒咳嗽一下，搓一搓手，想說話。但是，他偏過臉去，向王大傑說：「已經宣佈開會咧麼？」

王大傑點一點頭，說：

「是的。」

王學儒又咳嗽了一下，又搓一搓手。臉上笑欣欣的，滿不在乎地說：

「談呵！」他的眼睛精靈靈的閃着。「用不着等呀！……」

大家拿着不願意望他的神氣，望望他。都不說話。都托着腮膀，壓着眉頭，收斂的，生氣的，疲倦的坐着。不斷的，不放心王學儒似的，——討厭他，奇怪他，氣勾勾的白楞他一下子。

「奇怪呵！」王學儒心里說。他笑一笑，高興地說道：

「爲啥不活躍了呢？談怕？開會怕！」

大家像啞巴一般，不說話。誰也不望誰。好像，誰都很敗勁，誰會在心里嘆着氣說：

「還有啥可說呢？這，還能幹出點啥事來哦？」

「真少見呵！」王學儒疑心地想着。

王學儒忽然問心虛了，他的心顫了一下子就跳起來，他像喝過一場冷酒，而現在全身發着燒。他耐不住，他的心跳得發慌。他站起來咳嗽着搓一搓手，臉肉緊緊的抽跳着，鼻子一跳一跳的說：

「憑我的良心說，同志們！」他的鼻子狠狠的跳一陣。「你們都知道我，——咱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咱們抗日，反漢奸。咱們是同志！我，」他的左眼角收縮兩下子。「我有良心！我不會出賣工作！不會出賣同志！不會出

賈國家族！我不會反動！」

王學儒好像混身都在跳着。

「這是爲什麼呢？學儒？」王大傑說。他很着急的站起來。「這又是發什麼牢騷呢？」

王學儒咬住嘴唇不說話，眼珠子死硬硬的瞪着，眼看就會睜出血絲來。

「是哇！」二碰說。他兩手抱住旱烟袋，點着下巴。「你這話是從哪說起？」

「我不能忍受冷淡！」王學儒憤憤的說。

「你說誰冷眼看你呢？」老賈說。

「沒有那事，學儒！」王老法說。「您大爺我在這，沒有一個人說您一個破字！」

王大傑氣憤憤的望住王學儒，鼻眼裏不住地粗聲粗氣的出着悶氣，好像

說：

「這是領導工作的態度麼？這是方法麼？」

王大傑感覺苦悶和焦躁。說道：

「算啦！這是爲啥呢？……」

王學儒慢慢消着氣：如果大家真不是對他，唉，他有點後悔。馬上，他又覺得這是一種頂大的錯誤，差點會造成一種罪過。他默默搖搖頭，心裏難過似的，沉重地說道：

「同志們，……」

「你還有什麼話說呢？」王大傑不說理似的，生氣地打斷他的話。「坐下吧，正式開會吧！」

王學儒服從的，後悔的坐下來。

王學儒把臉歪到王大大傑的肩膀上，說：

「我的脾氣真不好，……咳。」

燈光不安身地跳盪着，屋里混暗得像是飛滿了塵土。

大家像納悶一般，托着頸膀，坐着。

這些天，大家對王學儒忽然不贊成了，好像商量過一樣，誰都不肯像以前那樣信服他，誰都看他小不順眼，他那種神氣，那種勁頭，那種說話的口氣，那種行事的路條，總不像莊稼人一邊的人。他是富家浪子出身，他有幾頃地和樓房瓦院。並且，他爹王大個子是區長。——從十幾年以前，直到現在，王大個子都是當着區長。

王大個子很心愛他這個單傳獨根的兒子，他只有王學儒這一個兒子，他的大家大業要傳留給他。而王學儒，他不贊成他爹，他反對他爹。他常常惹他爹生氣和發惱，他爹不斷嚇嚇虎虎的說：

「你再胡來，就送「皇軍」憲兵隊裏去！」

「那有啥？」他好像很倔強。「你要願意叫我死，我也很願意死掉咧。」

王大個子氣得眼珠瞪得發愁。心裏好像說：

「你要不是我的親生孩子，我早就槍斃你三回啦。」

王學儒對他爹他娘，和對他媳婦，孩子一樣，他不掩藏他的前進，不掩藏他是個革命人物。在他家，他的思想，行動，幾乎是明火執杖。幾年前他那個小小的孩子剛剛會嚙嚙話的時候，他總是教他說：

「革命好。哈哈，他笑了，」他向他親個嘴。「長大要獻身革命事業呵！我的好寶寶！」

他對他的心愛的孩子立下過一個大志願，並且，他把這個志願不止千百次的向他娘和他媳婦說着。那就是：他已經拿定主意叫他的孩子作個革命軍總司令啦。

「好呵，我的總司令——好寶寶！你真做拿破崙第二哪！」

他的眼角跳着，把全臉上的笑紋都拉到一堆去了。

諸玉璞的軍隊在各村貼着告示、要捉殺革命黨的時候，王學儒正從學堂裏回到村上。——那時候，唸書人真是要瘋呵！軍隊在學堂里抓着人，學生們就叫着「到鄉村去！」各人回到各人家裏，對那愁眉苦眼的莊稼人說：

「革命軍不要苛捐雜稅！……」

有一夜，王學儒睡在床上，還覺得興奮。是呵！革命，打倒軍閥剷除土劣，這是多麼叫人心渴得耐不住的事呵！莊稼人又是那樣傻，那樣笨，體不心焦呢？王學儒越想越睡不着。他用腳蹬蹬他媳婦的腋窩，扭她的大腿。他又興奮，又無聊。

「你想幹啥咧？」她媳婦蹣蹣的嬌柔柔地說。

「我想和你說說話。」王學儒說。

「你說咱！」她說。

「我是革命黨！」他說。

忽閃，被子打了一個戰，好像，她向床下閃了一下子。

「啥？你是啥？」她慌張地連連問。

王學儒得意地笑一笑。

「你說革命好不好？」

「軍隊要殺頭啊！」她駭聲駭氣地說。好像還在打着抖一般。「人家要殺

你的頭呵！」

第二天，他媳婦偷偷告訴了他娘說。他娘駭得兩眼直發呆。擰着嘴唇，拉他的衣角，把他叫到裏間屋里去，手扶住衣櫃，說：

「我問你，學儒，你要對您娘說實話！」

「啥事？」

「啥事？」她的臉蒼白着。「你不要瞞我，我知道。」她向門外望一望。

「你說，你是啥革命黨麼？」

「說說怕啥？」王學儒笑笑，說。「你不是也說『奉軍』壞，革命軍好麼？」

「可是，革命軍要被殺頭哇？」她裂着嘴角。「這可不是玩的事！這可要剿家滅門呵！」

「那怕啥？」王學儒不在乎似的。

「嚟，傻孩子！你怎麼越唸書越糊塗了？你怎麼不分辨個利害呵？」她生着氣。「人家都說革命軍不分男女，不分妻兒，那像個啥世界呵！」

「那是胡說！」王學儒說。

「可是，你傻，孩子！你說過革命軍不分窮富咧！」她抓着道理似的。

「你想想，學儒！咱家里過得還壞麼？咱還想多要啥？咱還用跟誰家爭？」她

死盯住他。「別裝、啦！你要叫您爹知道，……唉！」

她總在掛慮着這事。她病倒了。

王大個子一聽到這件事，真要氣死了。他不準許他出門，不准王大傑、宋玉山，和劉寶田到他家去。他罵他們，他說他們把他的兒子領壞了。他對他們說：

「您跟俺學儒從小是老同窗，您比他大！您不領他多唸點書，您光領他胡鬧！您都想死麼？」他楞一楞眼珠子，很有威風地又說：「不准您再找他！不准您再踩我的大門！」

王大個子恨心恨肺地罵着王學儒，他把他罵得掉淚，罵得哭。——這種兒子！要毀他的家，敗他的產，絕他的後，滅他的族！這種兒子！他想死！王大個子越想越惱，越說氣越衝他的心。

「把您娘都嚇病啦！給我滾！」他罵道。「給我滾到您娘床前邊，給我跪

下去！」

王學儒心里又痛又寬的流着淚，跪在床前腳蹬板上，對他娘說：

「娘！我不是，……」

他娘翻過身來，把臉拿到床邊上，又恐懼又激動，眼睛擦也擦不盡似的，裏珠晶晶亮亮的，成串的流下來。聲音噎噎的說，

「傻孩子！你，……傻……」

「我不是，娘！」

「你不是，孩子？」

王學儒像個孩子一般，埋着臉，搖搖頭。

他娘費心費力地伸出一條胳膊，摀住他一個肩頭。

「孩子！小學儒！你起來吧！咱家只有你，您爹您娘可都是把你疼在心上
哦！」

「是的。」他站起來，嚙嚙着，「可是，以後怎麼叫我再見人呵！」

他娘唉了一聲。

屋裏充滿了蛙蟲嚼木的聲音。

「這算啥？同志們？」王大傑氣憤憤的說。他氣壞了。看樣子，他有很多話說，並且，他想發脾氣。但是，他一時說不出。彷彿他激動得全身發跳。他帶着利害的氣喘站起來，他望望那些熟習的像雨大一樣陰沉的同志們的臉，眼睛里漫漫濛濛一層陰濕。——他懂得他們，他彷彿能夠摸到他們的心，他感動。

「同志們！……」

「你歇歇，大傑！先別生氣！」老賈義擔心說，他拿着烟袋站起來。「這個會咱能開就開，不能開，咱就在一塊坐坐，拉拉閑話算啦！」

「那爲什麼呢？」于學儒帶着淡棧棧的臉，說。

「那能爲啥呢？」老賈義說。「爲不叫大傑生氣，不叫他難受，您都看他，他一生氣，他那身體還能受得住不？」

「同志們！」王學儒咳嗽一下，眼睛慌亂的望望王大傑。「我已經公開承認了我的錯誤，還有什麼呢？」他轉臉向王大傑笑一下。「王大傑同志了解我最清楚，最深！我是絕對接受批評的呵！如果我有錯誤，我希望批評，那怕罵我，我都肯接收的！」

「這你又說哪去咧？」老賈義說。

「這事情不是爲我麼？」王學儒說。

「不！」老賈義歪着臉，點了點頭。「不是爲你！」

「沒有。」王老法也說。「您大爺我在場，這事不是爲你，學儒！」

「那爲什麼不開會呢？」王學儒又說。

「爲了這，」二碰站起來說。「爲了趁王大傑同志在這，咱得重新定定咱

的規矩！」

「是呀！」許多人都說。

燈光嚇得狠狠的顫了幾下子。

馬上，亂轟轟的聲音，又把這個屋子填滿了。

「同志們！」王大傑慢吞吞的，沉重的說。「當我這一次從游擊隊回來的時候，關於咱們這兒的一切事情，我聽到過宋玉山同志，劉寶田同志和王學儒同志的報告，也可以說，我知道得差不多了！」他氣喘得不能繼續似的，停了一會。「我知道，咱這兒的情形不好。」

「這是實在話，大傑！」老賈義說，他兩手抱抱烟袋。

「壞透啦！」二碰說。他站起來，氣虎虎的喘一陣，又說：「你先別說，大傑哥！咱這到底算哪一回事呢？咱離縣城近，是交通大路，咱莊稼人又不能都不在家，不能明火執杖的幹！可是，」他停一下。「咱偷偷幹點事，大家還

不是一個心眼，這算啥呢？」

「是呵！」老賈義說。「咱以前說過：不給漢奸、鬼子作事，單這件事，作到咧麼？」

大家沒有說話。

「這應該在今天作一嚴格的檢討！」宋玉山說。

老賈義望望他，默默搖搖頭，說：

「不，玉山！還有啥可檢討？」他頑固着，像一個硬脖子老秀才一樣。

「這我不是不贊成你，玉山！我和賈成人傑一樣贊成你呢！可是，」他向玉山伸着嘴巴，像跟他說理一般。「咱不檢討！咱只當以前沒有這回事，咱只當從現在開頭，咱得好好立個規矩，咱得臉向北盟個誓！」

「盟個誓？」王大傑好像沒有聽清似的。

「對啦！」二德說。

「死！得臉向北盟個誓！」老賈義倔強着。

「爲啥盟誓？」王學儒淡淡笑着，眼睛輕輕地瞧一下王大傑，瞧一瞧大家。顯然，他反對這事，並且，他還有很多話說的樣子。

「爲不給漢奸和鬼子作事。」老賈義截住他。「爲了不能給漢奸和鬼子作一個尿泥錢的事！」

「賈義叔！」王大傑說，他的聲音很艱難，好像很爲難似的。「同志們……」

「我知道，大傑！」老賈義說。「我沒有說這話以前，我就想過：您會不贊成這事！您不會贊成磕頭盟誓！大傑！」老賈義說得很有勁，好像，他的臉被火烤過，他的全身叫火燒着，他的眼睛，他的顫動的鬚鬚，他的嘴唇，他的聲音，他的握着烟袋的手，都像帶着熱氣似的。「可是，這不是對你，大傑！要是只有你，說一句話就算一句話，盟誓不盟誓都是一個樣，可是，咱們有十個村子，咱們這，就有十個村子的人，咱們的人，又是啥樣的，啥家們都有，

誰能保定誰呢？說白話還能算事麼？」

「那真！」二碰說。「看臉誰都會笑，要看心，可有人是黑的呀！」

「對，要不盟誓，咱不來！」黃土色的，燈光的邊沿上，有人吵叫着。

「咱們有咱們的紀律，」王學儒說。「爲啥？……」

「別說那話，」二碰氣鼓鼓的說。「那都不當事！」

「呃！」老賈義同聲同氣的叫道。「二碰說的對！誰也不能保定誰的心！」

性急又生氣的劉寶田，再也忍不住他的沉默了！從他和王學儒一道進來，從他看到這情形，他就氣得發慌。他坐在牆角里的板凳上，納悶似的，一聲不響。但是，現在，他忽然站起來，向燈亮裏邁幾步，說：

「盟誓咱就盟誓！」他撲通一下，跪下去。「誰要背叛國家，誰要出賣同志，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上！」

「不！」老賈義向前走兩步，說。他的抓着烟袋的手，打着胸脯。「誰要

出賣誰，誰要有三心二意，叫他後輩男盜女娼！」

「誰不一心，男盜女娼！」大家都說。

王大傑極力想管束自己，極力想使自己心清意靜，但是，一點也辦不到。他的心拚命的衝打着心門，血像熱開水一般發燒。他氣喘得利害。

王大傑想說話。但是，他的胸脯上像壓着一塊大石頭一樣沉重，嗓子覺得又乾又噁，他一句話也說不成。

淚水忽然像衝破血管的血液一般，從他的眼角裏湧流到鼻窪裏，站在他的嘴角上。

他跪下來。彷彿，他是哭泣一般，說：

「同志們！……」

大家像風刮倒的「桿草」一般，跪滿在地上。

「二句話別說啦，大傑！」老賈義說。他向地上磕着頭。「咱誰不幹……」

王學儒孤寂地游豫地站着。他很無聊，沒勢打拉的，不安的說：

「大傑！這能算革命的行動麼？」

王大傑磕了磕頭，沒有聽見似的，一聲不響。

王學儒冷落的，輕淡的跪下去。他心裏有點氣，也有點怨。他反復地想道：

「這也值得贊同麼？」

此刻，老賈義兩手把旱烟袋抱在鼻尖上，啞嚙啞的聲音說道：

「咱誰不拚，……誰不幹，……誰要說了不做，咱叫他死得絕門絕

戶！……」

他的頭猛力向地上栽了一下。

土色的燈光靜着，靜着，——空氣一般的一無聲息的靜着。只有淚水攪動它。

「你又跑走一夜不回來！」王大個子氣恨恨的說。他背着手在房子裏納着悶，走着。「你，」他扭轉臉來，生氣生得幾乎沒有話說。「你總不會明白您爹的苦心！」

「我幹啥啦？」王學儒帶着生氣的樣子問。

「你自己的事情，」王大個子又說。「你應該知道。」

「我到城裏去一輪也不行啦？」王學儒冤枉似的。「我一步也不能動啦！」

「你啥時候到城裏去啦？」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是哇？」王學儒倔強着。「我還是在合興隆家，你去問問看？」

「我不用問。」王大個子武斷着。「你，學儒，」他傷心似的。「你啥事都哄您爹！」

「你說吧，」王學儒說。「你願說啥你說啥吧！」

「你當我不知道你的心眼麼？」

「你知道你就知道吧！」王學儒生氣一般。「反正你不會信我的說，反正作兒子的都不是人！」王學儒撒潑似的。「我早知道是這樣，我可不如一走不回來啦！」

「不回來！」王大個子重說着。「你就這麼說。」他的鼻子哼兩下子。

「你要不是我管的緊，你還不跟大傑那孩子一樣，去當雜牌游擊隊去？」

「這樣子好，」王學儒說。「你把我叫回來，就是爲的看管我，就是爲的禁閉我！」

「學儒！」王大個子聲氣沉重着，瞪瞪眼珠子。

「我這樣就作一個好人，我這樣就可以作一個好兒子！你就可以作個好區長！」

「學儒！」王大個子的聲氣陰沉着。

王學儒兩眼望住桌子，一聲不響。

他有一肚子的難過和冤屈。他，在他這樣的地位，他多麼困難呵！而他的同志們，他的老朋友，都不能原諒他和他了解他。他們常常批評他：柔弱，感情濃，富家子弟氣大。他們有時候懷疑他，有時候冷淡他，有時候又嘲笑他。他只有生氣和傷心。

「父子們，一刀兩斷，反臉成爲仇敵是可能的麼？」他想。

他嘆一口氣。

他覺得，他對他爹的態度，已經够強硬的了，並且，他也盡到了他作兒子的，作一個抗日人民的責任了。他曾經勸過他爹，說服過他爹，而他爹是一個

武斷，頑固，和強橫的人，誰不知道呢？他不聽他的話，他有什麼辦法呢？並且，他和他爹不對勁，不是這幾天的事啊！從他上師範，從他作事，從革命軍沒有來到北方以前，他和他爹就是頂頭的槓子手，對頭和冤家。但是，他是他的親生兒子呵。

「父子難道和革命事業是不能統一的麼？」他常常苦苦的自己反問自己。
王大個子曾經對他兒子說過：

「啥叫革命反革命！啥叫漢奸不漢奸？反正能够叫鄉裏少受點害，能够叫鄉里人少吃點苦頭，這就是好！不管日本人是啥，我這區長我就得當！」

這話是確確實實的。王學儒只能反對這話的前半截，這話的後半截，任誰也找不出毛病來啊！他爹有一半是對的！他有什麼辦法反對他呢？

「單單是名義問題。」王學儒反復的想着。「漢奸和漢奸也有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用心！」

但是，每一想到這問題，王學儒接着就是一陣發燒和臉紅。他的心熱騰騰的跳着，而他的身子卻有些發冷似的。因為，他有一點感覺不安，就是：他只百十回對王大傑說：他要爭取他爹，他要說服他爹。但是，他沒有作到，反倒，他爹越來越妨礙他，越管束他，而這，這怎麼叫他站在別人面前說硬氣話啊！這怎麼叫他得到地位和尊敬啊！他心裏氣得全身發着脹木，眼珠子瞪得也有點發酸了。

他氣鼓鼓的望望他爹，憤憤說道：

「你不要管我行不？」

「我不管你？」王大個子要氣死了。「我管誰？」他利害的氣喘着。「從今天起，你一步也不能走出去！你不聽我的話，我要打斷你的腿！」

王學儒氣死了。他跳起來，咬咬牙，閉閉眼睛，他想哭。他兩手抓住自己的頭髮，說：

「你叫我瘋了吧，你叫我死了吧！你不叫我當個人，你殺了我吧！」王大個子裝滿了一肚子氣，鼻子分分的響着，白眼珠子楞着他的兒子，不理他了。

王學儒躺在椅子上，托住顴骨，氣惱地說：

「不是我，哼，以後看咱！」

「看啥？」

「看你的兒子發瘋！」王學儒說。「您兒子一發瘋，一死，您就好啦！」他感到冤屈了。「呵！我爲啥呵！」他幾乎哭起來似的。「不叫我作一個人！……」

「唉！」王大個子恨恨的嘆了口氣，納悶似的沉默一會。「你總不會懂得爹的心。」他一下顯得沉痛了。「滾吧！看看您娘去吧！」他的聲調變得溫和而沉悶。「您娘病成那個樣子，你應該去守着她去咧。」

他像個解脫的鳥似的，一下飛走了。

「多麼自由而鬆快呵！」他心裏感覺。

王學儒始終有這麼一種感覺：他在他爹面前，就好像是進了牢獄，好像是進了陰森的古洞，好像是放進了狹仄的夾道，鬱悶，苦惱而發冷呵。並且，他彷彿沒有一點辦法來征服這些，彷彿連要說的話也說不出。他惱憤而恐懼，而他，離開了他爹，呵！是這麼一個美麗而遼闊的世界，新鮮和輕盈充溢着他，他覺得歡欣。

「呵！」他喘着氣，想着。「我可以反對他！我必須反對他！他絲毫不能阻止我的！」

他每一想到他的地位，他的處境，他的心就咳頓一下子。不能想呵！這樣的一個父親把他弄壞了。他有着多大的志願，多麼大的才幹和毅力！但是，通通是因為他的父親，使他成爲這個樣子！而他父親沒有他，沒有他這個兒子，他不是早就掉差了麼？而他父親不念及這些，而他父親總在管束着他，妨礙着

他！他氣憤透了。他幾乎是在仇恨他！

很久以前，當革命軍要來的時候，他罵他，阻止他，不准他像王大傑，宋玉山，劉寶田一樣的作反軍閥的工作，不准他們來往，他並且還把宋玉山和王大傑送到牢獄裏去！但是，後來，他還是因為他的兒子，又當了區長！

抗戰開始了，兒子王學儒是完全小學的校長，他多麼需要像以前一樣的工作，像以前一樣把那些農民組織起來，武裝保衛家鄉呵！並且，他是有聲望和名譽的人，只要他爹王大個子能允許和贊助，那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王大個子總是搖頭，輕卑地用鼻子笑着。王學儒氣壞了！當保定還在作戰的時候，王學儒逃難到鄭州去了。

王大個子好像寂寞的苦惱的等着這戰爭的臨頭，這戰爭就很快的打來了。而那紛紛飛傳的種種的消息，眼見的種種的景象，又使他感到了不安和恐懼。他想像他兒子一樣的逃難走，但是，他捨不得他的田地，捨不得他的區長，而

他想跟着軍隊幹起來，他又是那麼一個大年紀，他沒有那樣的心勁，苦惱和焦燥埋着他。

他寫信給他的兒子，叫他兒子回來，想把區裏的槍支交給他的兒子，任憑他怎麼幹一回吧！但是，王學儒不回來。王學儒兩手按住信紙，沉思着說：

「一定弄不好的。」

王大傑從遙遠的南方回家鄉來，把王學儒邀回來了。

情勢變了。

王大個子和他的幾個老朋友，準備着迎接日本兵，官職內定了！

於是，王大個子又當起區長來。

於是，王學儒又像走進了牢獄裏了。

王學儒每一想到他爹，想到他爹威嚴的管束，想到過去和眼前的事實，他怕得發冷似的連連打着寒戰。

他伏在他娘的床頭上，看着他娘的病樣子，心裏一陣冤枉一陣沉痛的哭了起來。

「娘！」他心裏說。「只有你愛您的兒子！」

王學儒的遠門二叔全才，慌慌亂亂的衝到靈棚底下，沒有辦法似的顫着兩手，說：

「哎，哎，這算啥？……」

這彷彿是二全才的老毛病似的，幾天以來，他總是這麼慌亂而焦灼的吵着。自從王學儒他娘「倒頭」，穿衣，移靈床，停靈，開吊，直到今天要出殯了，他常常是這麼吵着。他是領香和管事，他正是代表着主人。在他，他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王大個子是十里九鄉的大家，是這一帶地方的「人頭」，管管他的事，是一種榮耀呵。並且，他們有着不少闊氣的親戚和朋友，有着這

一區的鄉民，家家都會來吊喪和送殯的。而他，他是管事，他代表着主人，此刻，他可以出人一頭了。但是，他想錯了，他大大的吃着驚，心裏沒有辦法地着急起來了。

王大個子家的客人很少，吊孝的人，數名子也可以數得出來的。

「哎，哎，這是爲啥？」他開始叫着。

今天是出殯的日子，太陽爬到正午的時候，待客棚裏還沒有客人。

應該熱鬧而忙亂的村莊和街道，靜靜的。

黑油油的大門前邊，一對高大的石獅子前邊，應該擺好的棺材架子，沒有。

應該預備的一切出殯的東西，特別是人，一個也沒有。

風在街道上來回打着滾。

二全才急燥得從街上躡到家，躡到靈棚裏，躡到待客棚裏，躡到堂屋裏，

躍到王快個子面前，叫着：

「哎，哎，這算啥？……」

「啥？」王大個子氣悶悶的問。幾天以來，他都在納着悶。他沒有客，丟臉呵。他知道這事，他比二全才心焦得多呵！但是他傻傻的問着：「啥？」

「沒有人給咱幫忙，大哥！」二全才連連閉閉眼，說。「抬架子，沒有人，送紙扎，沒有人，出殯沒有人，大哥！」

王大個子一聲不響。

二全才顫着手，跺着腳，唉一聲，又走到街上去了。街上，只有風在撒着歡，跳舞似的濺着。

二全才走到大頭碰家，大頭碰說：

「光俺一個人白打！大家不去，俺不去。」

二全才冒着一頭熱汗跑到王老法家，王老法說：

「咱是近門，論理，俺該到場，」他拿着烟袋的手上下劃着。「可是，全才，這不是一個人的事！」

二全才搖頭嘆氣地走到靈棚底下，用煙袋敲着靈桌，對大孝子王學儒說：

「哎，哎，這算啥？」他氣喘着。「你在村裏弄這弄那，學儒！事到你頭上來啦，你說怎麼辦吧，學儒？」

大孝子王學儒抬起淚汪汪的眼睛，驚慌失措地望住他，心裏不知道怎麼好，心裏摸不清是一股什麼味道，默默的搖搖頭，糊糊塗塗的說：

「人家不給漢，……唉，合作，……」

「不管啥，」二全才糊塗的說。「您娘不能停屍在家裏呀！」

「那是俺爹的錯。」王學儒說。「那怨俺爹。」

「唉！」二全才恨恨的嘆了一聲。他忽然覺得，王學儒，這樣一個唸書的文明人，一點人事都不懂了。他氣得煙袋在靈桌上一敲，走了。

「憑這家門，」二全才反復的想着，糊裏糊塗的生着氣，埋怨着。走着，搖着頭和嘆氣。

「這算啥？大哥！」他對王大個子說。「俺大嫂子的殯不能出，殯出不去，這算啥？」

王大個子像鎖在房裏的狗一樣，在堂屋裏來回的走着，鼻子裏粗粗的喘着氣，說：

「誰搗蛋，我抓他！」

一句話，抓他！這叫二全才聽着多麼刺耳啊！抓人，呵，像巡警和衙役，像日本兵一樣的抓人！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他一生見不得這種事。他彷彿給駭呆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二全才慢慢，慢慢的搖搖頭。

「那不行，大哥。」他說。

「他們要給我難堪哩。」

二全才又搖搖頭，說：

「也不是。咱也有對不住人的事麼？」

王大個子氣憤憤的走着，走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喪氣的樣子說：

「咱用大車拉。」

「那不好看。」

「叫區丁來抬。」

「那也算丟臉，大哥。」

王大個子兩只鼻孔像跑氣似的，噓噓響着，仰臉躺在椅背上，兩眼發死的
盯在房頂上去。

「我說，大哥，」二全才顫索着煙袋說。「還是你出出頭，你能說一句
話，那，……」

王大個子不動。一聲不響。

「大哥，……」

「叫我向他們低頭？」

「不是。大哥，」二全才說。「是咱有喪事。」

「叫我。……」

「爲了咱能出殯。」二全才說。「咱死人，就是咱倒運。」

「噲……」

堂屋裏連空氣都凝結了。

王大個子死板的坐着，死板的想着，氣憤着。咬着牙關反復着：

「我抓他！」

他的拳頭在椅把手上，連連擂幾下。

大孝子王學儒心裏，沉鬱鬱的不安着。他感覺慚愧，特別是想到他的母親，他一生愛他母親，而最後還不能向她盡到孝心。她，心愛的兒子看着，不能讓他出殯，看着黑油油的大棺材也有點傷心似的。並且，這事和他有關，他同意過大家的決議，而如果他娘有靈的話，她該是怎麼的埋怨他呵！

王學儒心裏深深的打了一個抖顫。

王學儒覺得，他爹對這回事決不會干心的。一個有勢力的區長，決不願意丟這個臉，如果鬧起了衝突，如果有一方失敗得不能收拾，這個責任，王學儒可該怎麼處呵？並且，衝突從這裏公鬧起來，王學儒該作怎樣的決定呢？偏向誰呢？困難對於王學儒越來越多起來，王學儒擔心得簡直想冒熱汗哩。

他暗暗的嘆了口氣，搥了搥後腦。

王學儒作着難，彷彿，所有的一切事，都是專門叫他作難，叫他難堪似的。他默默的在靈棚裏走着，埋着頭，焦灼的腦子凝固似的想着。

「給他一個教訓，也好咧。」他最後想。

給他爹——王大個子一個教訓，就是王學儒的勝利。他並不是沒有勸過他，並不是沒有爭取過他，而他，不但沒有接受他的意見，反倒更阻礙他，管束他，使他不能得到應得的信任，使他的名聲垮台，使他左右為難。而現在，他——王大個子應該知道兒子是對的，兒子的眼見是遠的，他，在這方面也是衛護他呵。

「現實的教訓，是最好的。」王學儒又想。

他扶着棺材站着，想着。二全才忽然降臨了。他慌張得像一條失迷的狗，氣喘着。煙袋狠狠在靈棹上一柱，一手向臉上擦一把，說：

「走吧，見您爹去吧！」他喘着氣。「這事，你是怎麼弄的？」

王學儒好吃一驚呵！這事是他弄的。他必須去見他爹，他爹會有什麼話說呢？會對他怎樣呢？他有點膽怯，他發了楞。說：

「怎麼？二叔？」

「到現在，你還像在鼓裏囉？」二全才說。「不是您娘停着靈不能出殯，我到這家說好話，到那家磕頭，沒有誰肯出來抬架子，您爹，唉，……」

「出事了麼？」王學儒擔心的問。

「沒有出事，可是您爹也算丟了臉！」二全才生着氣。「他要動武，我勸住了他，他出去說好，沒人理！」二全才向王學儒死死的望了一會。「現在算好啦，走吧，見您爹去吧！」

王學儒走進客屋裏，王大個子喪心喪氣的坐着，理也不理他。

二全才哼喚着。焦燥得躁着腳，叫道：

「這算啥事呵！」

客屋裏，半天半天的死寂着。

「學儒，你是我的兒子，」王大個子聲音嘶啞的說。「你要成全您爹，還

是要拆您爹的台？」

「別說那話，大哥！」二全才說。

「不說，我難受。」王大個子說。「現在咱有喪事，啥氣我都能受，可是，村裏這些王八蛋要卡咱的頭皮。」

「是呀！」二全才叫。

「爹！……」王學儒說。

「不，學儒，」王大個子說。「爲了您娘，我啥氣都能受，就給他們說好話，只要能把您娘抬到坟上去，我給他每家磕頭都願意。」

王學儒死板板的沉着臉，埋着頭。

「好話說够千萬遍，——不行！當爹的是壞蛋，兒子是好人，人家叫你去說一句話！」王大個子望望王學儒。「爲了您娘，你肯去麼？」

半天，半天，王學儒一句話也沒有。

「你不麼？」王大個子又說。他的聲音沉痛着。

「爹，……」

「在這世道裏，當爹的不是人！」王大個子兩眼忽然湧滿了淚水，聲音一下響不成了。「當爹的可以給兒子磕頭。」

「爹！」

王學儒撲到地上，父子倆抱頭哭了起來。

「我去，爹。」

太陽一陣一陣的向西偏着。

出喪纜從靈棚底下響到街上，罵人似的，荒，荒的響着。

大孝子王學儒攔着棺材哭着，彷彿他不能離開棺材，彷彿不想讓棺材走動一步，彷彿他自己總在作難，總在冤枉，再也沒有臉面活下去似的，從黑油油的大門底下哭出來了。

荒，荒的鐘聲中間，一支壓倒一切的，彷彿憤怒的聲音大喊道：

「小心腳下！小心撒手！」

三

王學儒和他爹中間，越來奔得越壞了。他爹氣得要禁閉他，他才帶着滿心的痛苦，離開了他的家，參加到游擊隊裏去了。

他爹王大個子氣憤着，並且，疑心地恐懼着。他不能好好的睡覺和進食。他不斷地做着惡夢，嚶語着，罵着，哭着和哀哀的訴說着。他愁苦的在房裏踱步和躺在牀上嘆氣。

王大個子，那個威嚴的區長，心裏打了一個結，臉上被愁苦佔據了。他竟有這樣一個毀家忘祖的兒子，他感覺傷心呵。他決定不要他的兒子，他想公開聲明和王學儒脫離父子關係。

「叫日本人一知道，會更壞。」他苦苦的想着，搖了搖頭，他後悔起來。他不該強逼自己的兒子，使自己的兒子沒路走。而現在，他走了，這樣會對一個作區長的父親有益麼？如果，他真正關起了他，又有什麼好處？終歸，自己的兒子和自己是親近的，分不開的。難道，世界真會有兒子傷害父親的麼？

他搖搖頭。

「錯了。」他自己說。「如果他回來，他就到四川、雲南去，啥事也不會有了！憑我，唉，」他連連嘆息着。搖搖頭。「我自己，不管怎麼幹，……」王大個子沒有辦法想下去。他也沒有膽量再想下去了。他的腦筋只要接觸到他的兒子，他就後悔和恐怖。是的，一切事情都怨他，他都有責任，特別是在這時候和這個地方，他失掉了擔負責任的勇氣，他害怕透了。

王大個子帶着駭懼的心情，和他的老朋友和同僚商量着這件事。他，是個威武的然而渺小的區長，爲了他的兒子，他該怎麼對付日本人和莊稼人。

「這種兒子，要他做啥？」張瞎子區長說。許多朋友最初都是這樣說，而後來，慢慢的想一想，翻翻眼珠，啞啞嘴唇，意見就分家了。大家也都是和王大個子一樣，覺得怎樣都是爲難了。後來，大家都感覺，這事情不簡單了，沒有話說了。

「你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吧。」

「您老兄幫忙呵！」王大個子哀怨地說。

「那沒有第二句話說。」張瞎子說。「你只要拿定主意，老弟兄誰還會拆台麼？」

王大個子心裏沉沉重重的，愁眉苦眼的沉默一會，說：

「我請老兄不要說這事。」

「藏起來麼？」

「蓋一蓋，好。」

但是，終於，王大個子叫日本人抓走了。他帶着烙鐵烙焦的背脊，燒糊的腋窩，打開的屁股和腿，走進了牢獄裏去。

「老混蛋是通匪的。」日本人忽然大悟似的想着和罵着。

「日本鬼子不通人情，」王太個子頭枕着鐵樑想着，感覺着。心也恨恨的扭結似的紊亂一陣。

「嘩，日本鬼子！……」

王學儒自從參加到游擊隊裏來，就彷彿感覺到一種失望似的寂寞，並且，他覺得，他不適合於這些事。這感覺，特別是在人對人的關係上，和人對事的態度上，顯得很清楚。但是，他想不出這種原因來。

「這些人，從上到下，好像都是瘋子。」他暗暗的想。於是，他淡淡的笑

一下。

他心裏埋藏着一種苦惱，而這種苦惱自己一點也說不出來。並且，在慢慢增長着。自然，他的精神和生活鬧得很無聊。

「不習慣麼？學儒？」王大傑問他。

「我好像覺得這裏有一種力量，」他說。「而這種力量，」他想一想。「這種力量真叫我吃驚咧。」

「是的。」王大傑說。「你以前的生活和這裏的生活差得很遠的原因。」
「能這樣說麼？」王學儒不同意似的，問。

「你的感情和你的行動還沒有化爲一個。」王大傑又說。

「怎麼沒有呢？」王學儒生氣而恐懼似的吃驚的問。「我並沒留戀我的家
咧。」

王大傑笑一笑。說：

「那麼，過幾天，你會好的，」

王學儒一心覺得王大傑是冤枉了他。他很生氣。十幾年的老伙伴，他了解他，並且，他好像是諷刺和嘲笑他。他的感情和思想不能一致，他怎麼能到這裏來呢？而他，爲了抗日，撇開了一切，並且，和自己的父親作對，這不是一種值得同情的偉大行動麼？王大傑不能了解到這一點麼？——他好像不了解似的。

「這裏同志都很好，」王學儒想。「就是沒有同情心。」

王學儒一天天覺得，好像是從空中掉下來，永遠不能着地似的空虛，他一點也沒有捉摸，彷彿，連活動一下的可能也沒有。冷落和無聊，永遠跟隨着他。幾天以來，一個個緊張得沒有日夜，而他清閒得無聊，無聊到苦惱。

一下，王學儒好像連談話的興趣都失掉了。

這一天，王學儒決定找王大傑去作一次他的工作的會談。當他走進王大傑的住室裏，老賈義正興奮得沉默的坐着，好像，他在緊張的等着什麼。他看到

他的時候，興沖沖的叫道：

「呵，學儒，你來啦，我知道，我問過你，很好咧。」

「你一個人來的麼？」王學儒拘謹的問。

「我單個。」老賈義答。「你能離開您家，真是一件好事，」他興奮着。

「正給您爹算賬咧！」

「算賬？」王學儒驚訝一下。馬上，他又說：「早就應該的。」

「是咧，」老賈義說。「你知道，學儒，咱們替日本人修汽車路、修碉堡、攪勞役、納糧、派捐、您爹，憑他是日本鬼子的區長，他打了多些拐呵！」他得意地望望他。「這時候，就要叫他拿出來了！他一定得賠給咱區裏人咧。」

王學儒連連的不得已似的點着頭，說不出話來。他沒有話。在他的臉上，他也覺得沒有辦法表示他的意思，只是感覺一陣發乾，接着，就燒起來。

他支唔了幾聲。說：

「和他作這樣的鬭爭行麼？」

「怎麼不行？」老賈義強硬的說。「他現在不像以前啦，」老賈義勝利的笑一下。「以前，他是日本人的區長，日本人揹他的腰，現在，嚟，你不知道麼？」

「什麼事？」

「你一離開，日本人把他抓到獄裏去啦。」

竟有這種事呵！從他起意要離開家，從他到游擊隊上來，他無時無刻不在擔心着這件事，而這件事就發生了。呵，天！日本人是那樣的慘酷，而他是那麼大的年紀，並且，是爲了他，好像，不是爲了他是抗日，而是爲了他離開家，爲了他到游擊隊裏來！

他滿身糜爛着，躺着，嘆息着。

他哭泣地指着他，罵着，淚水把土地濕透了。

他的帶着花白頭髮的人頭，掛在城門去了。

呵！天！

王學儒傻傻的楞着，彷彿是在夢裏了。

忽然間，他打了一個冷戰，清醒了。他想說話，但是，說不出來，一支聲音也響不成了。

他的一片發着青灰的樓房和瓦院，熊籠的燒起來。

他的妻子、兒女，他的全家都手抓着鐵欄杆，淚水堆滿了嘴角和鼻窪，望着，埋怨着，期待着，對高高的，遠遠的天空呼救一般。

村裏人，區裏人，成羣結隊，衝天破地的喊着：

「給他算賬！叫他賠錢！分他的家產！」

呵，天！

王學儒打一個抖。他的發黑的眼睛，望一下老實報，乾澀的聲音，說：

「這是他的下場，他的下場！……」

「那是真，」老賈義說。「日本人也不把漢奸放在手心裏咧！」他高興着。「像您爹，……」

「他應該，」王學儒沉思的，死板的說。

「真咧。」老賈義又說。「賬已經算住啦！您爹該賠三十萬塊錢！」

「他應該。」王學儒發憊的又說。

「那不錯。」老賈義說，「我來叫大傑回去，商量這件事。」

「他，呵！」王學儒睡醒似的。「大傑到哪裏去啦？」

「找隊長去咧。」老賈義說。「你在這，還不錯麼？」

「是的，是的。」王學儒無心的答着，坐下來。

沉靜把這房子一下填滿了。

太陽從窗洞裏曬進來，像幾隻眼睛似的，默默的，小心的窺探着。

太陽在樹梢上，半死不活的掛着。

他們向村外走着。走到村邊的時候，王大傑說：

「回去休息吧，學儒！」

「不。」王學儒慌亂的答。「我覺得很好。」

王大傑無可如何的向前走了。

他們默默的走着。老賈義手拿着烟袋，很有勁的走在前邊，他們兩個並排着。一句話也沒有。

沉默着，脚步唵唵的響着。

「我總希望你順利完成這件事，」王學儒沉悶得發苦似的說。「我送你們到岔路口。」

「太激動了，你，學儒！」王大傑說。

王學儒沉重的搖搖頭，

「不。」

「爲什麼不回去呢？」

「送你到那個高坟那裏。」

「那會就誤我們的。」

「我覺得應該再送送的。」

他們沉默着。走着。

半天，半天，王學儒彷彿是無緣無故的，彷彿是在心裏想似的。說：

「大傑，我們是同村，同族，……」

「是的。」王大傑機械的說，然後望他一眼，想道：

「這傢伙又陷到矛盾裏去了。」

忽然間，好像誰都想到了一件事似的，都沒有話了。

太陽，從遠遠的地球的邊沿上向外望着。好像王學儒似的不捨離開似的，空虛的望着。

脚步紊亂的駝駝着。

王學儒心裏亂哄哄的想着，想着。嘴唇和嘴角抽動了幾下子，又說話了：「咱們是老同學，朋友，和老同志，……」

王大傑覺得嚴重的停住步，熱切的握住他的手，擔心地說道：

「你一定有意見貢獻我的，學儒。」

「是的。」王學儒沉重的，坦白的說。「這一下，俺家不是完蛋了麼？」

「瞎，」王大傑嚇得一跳似的，暗暗的叫道。王學儒糊塗到這裏來，動搖到這裏來！王大傑警覺得自己寒戰了一下。但是，他說：

「有我在的，學儒，我會處理得合理呵！」

「是呵！」王學儒說。「只要你能說一句話，他們是信任你的。」他望望

他。「你會不肯援救俺家一下麼？」

「當然會，」王大傑說。「你回去休息，聽我回來的報告，你一定會滿意的。」

他拍拍他的肩膀，趕快離開了他，走了。

王學儒站在高墳上望着，盯着，兩眼瞪得發花，發黑，而他，在一動不動的，眼不轉睛的盯着。

他發死的盯着。——那兩個模糊的身影，兩個滾動一般的黑線圈，兩個黑點。忽然間，那是靜靜的遠遠的地平線，冷寂寂的田野，模糊了的村莊和墳場。

黃昏一陣一陣的落着，滾動着，黃昏一陣一陣的染着顏色，一陣一陣的包圍着他。

他忽然覺得害怕起來。

他兩手緊緊捧住他的臉，重重的埋下頭來。

「呵，慘酷的世界！」他咒罵着。

他從墳頂上跳下來，暈暈沉沉的走了幾步。

「呵，慘酷的世界！」

他站着。混身發着燒，而心裏打着戰。臉上，從嘴角到眉毛，一陣一陣的抽跳着。心窩亂湯湯的，身上焦刺刺的，頭腦脹得作痛。

他扣住牙關，恨恨的向自己的臉上打了幾下子。

「我對不起您。」聲音從牙縫裏向外擠着，嘶嘶的響着。「我要對不起您！」

夜，好像按得着的，黏手的膠質的黑暗，一下，把他吞食了。
稀落的星星們，膽小的打起抖來了。